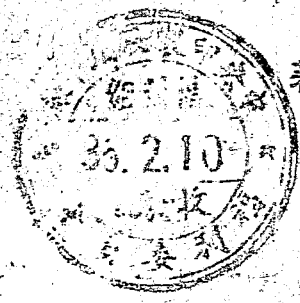


小竹園集



著 荒 稿



116
I 296.57
118



少女懺悔錄外集



拓荒著
上海新地書店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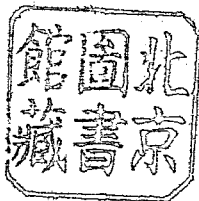
序

——寫在少女懺悔錄外集之前——

我是感得非常地慶幸愉快——當我握筆寫這篇敘文的時候。

三年前，我爲少女懺悔錄整理全稿，動手寫敘文的時候，心裏是充滿了無窮的悲憫與憐惜；女主人格麗太怯懦成性，缺乏鬥爭的勇氣，終於爲萬惡的社會所吞噬了。我曾爲她掬過同情之淚——要是她能夠透徹於「人生卽是鬥爭」的那條真理，何至於會遭遇那可怕的命運所支配呢？

現在，我爲這部懺悔錄的外集作敘，一種緊張的，積極的情緒被振發起來。女主角琳的堅忍苦鬥，又一度自陷的魔障裏重復解脫開來，懺悔她過去的罪行，期望她未來的光明，覺得滿溢着積極的氣氛，於是我的心便不自覺地感到興奮起來了。我想，親愛的讀者，與其同情於懺悔錄正集裏的格麗，倒不如熱烈地來同情於此書中的琳，這原由，只要你讀完全書，你便可以自我解答了的。



我真可以說是幸運之極！獲得了格麗的那本生活記錄，使我得以整理成爲少女懺悔錄；而今又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上，又取得了琳的一部厚厚的手記，得以成爲懺悔錄的續集，天下之巧遇，我想無過於此的了。爲了內容的發展，雖有狄資那個人物作連繫，然而與正集的故事，根本成了兩根路線，所以我決然以外集稱此書，雖然她們寫的都是懺悔的記錄。

關於獲取此書的經過，我想不妨有個簡單的報告——這對於熱情的讀者，百分之八十是會得樂意聽聞的。

是一個風風雨雨的晚上，在一家燈紅酒綠的高等食堂之內，我遇到了一位跟楊可亭交談頗篤的朋友。他知道我雖爲格麗的靈魂，留下一個紀念物在這茫茫的人間，於是便說出了一段極端有味的關於可亭跟狄資夫人（後來是離婚了與黃士波結合的）琳的故事，博得了全席的人們會嘖嘖稱異。我爲好奇心動，立刻跟他作了個詳細的問答，並希望他能介紹我去見見那位清苦自持的琳小姐。他便盤問我：

「爲什麼你如此着急呀？」

「我想親自來寫一部懺悔錄的續集呀！」我微哭着，張大了醉意醺然的眼晴。

可是他却拍着我的肩，說是不消我化費汗血，那位琳小姐是有着一部厚厚的手記在手頭，

只要你願望替她潤飾整理，那她是會樂願問世的。

我一聽之下，當時的快感，真不是這支禿筆所能描繪呢！

經過了一個多星期的努力，我終於拜見了那位蒼瘦的，却不減俏麗豐韻的琳小姐。她知道我願意為她的手記出版，並願你義務的修潤之勞，便慷慨地從她的硬棉絮的被胎之中，搜出了一卷厚厚的字跡端秀的原稿，給予了我，而且說：

「以後如續有所記，只等先生肯出版，我是很樂意的。」

我當時的雀躍之情，比發現了一顆環寶還要興奮得多呢！

感謝過她的善意之後，爲了急於要一睹內容之故，我便匆匆地辭別了她，閉門深居，讀着她的這部手記。我發誓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將牠整理完成，以貢獻於我的熱情的讀者，使先睹爲快。

人事要大，經過了半戴的光陰，方克藏事，然而親自留下這手記的琳，却已經離開了上海，不及見她自己的手蹟在此間出世了。不過可以告慰於讀者的是：她和她的出獄了的愛人，投到了祖國的心臟之區，掙起了衣袖去幹着爲大眾謀福利的工作去了。

她的願望實現了，——這願望是深受着她的愛人士波之感化的，她們的燦爛的生活，在此

書出版時，怕已產生了曙光了吧？

我但願我的猜想是不致於會落空的。

這兒，我想得對於這部手稿的內容，作個說明。

貫徹以往的宗旨，像編印少女懺悔錄的稿本一樣，對原著，我除了予以標題的確立，與潤飾文字之外，絕不加以任何的更動與補充，這點，我是可以向原作者及讀者坦白聲明的。

整部書籍的結構是散漫的，然而由於所記全是忠實於事蹟，所以依舊有着一貫的線索；而故事的展開，處處隨着事實的演進而演進，所以牠處處能獲得讀者的注意，而手不釋卷了。

作者的筆觸是樸素的，簡深的，自然如有許多地方犯了文情上的訛誤，這些差不多都需以更正及修飾，所以本質上全是作者的風格，聰明的讀者是可以體會得出來的。

故事的輪廓是這樣的：

富有反抗意志的琳小姐，在舊禮教的壓迫之下，她嫁給了那位曾經熱意過格麗的狄資，可是第一件不幸降臨了；原以為純潔的狄資，由於發着祖產的雄厚，恣情放任，結果墮落進不可救藥的地方；於是她忍痛離婚，跟資的友人黃士清結合，希望到大都市中去找尋光明的出路。

第二個不幸又開始襲擊到她的身上，初生的愛子天亡，惟一的愛人士波失業，結果不得不還適重洋，以謀生活，於是原本的光明的期望，消失到陰霾的層霧之中去了。

緊接着又飛來了第三個不幸，爲了士清友人楊可亭的瘋狂追求，在一時的迷惘之下，她墮入了悲劇的陷阱。雖幾次想跳脫開去，然而給情的魔掌所緊握，便弄得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域中了。

隨後不幸的苦惱接踵而來，士清突然回滬，感情破裂，忿然決絕。她在苦苦地搜索之餘，忽聞士清因工潮而入獄，她的心碎了，幾乎至於消滅自盡。幸虧那天賦的反抗鬥爭的堅強的性格將她拯救了。最後由於彼此的諒解，她便決然的清苦自持的生活，來報答她的愛人，來期約她的愛人出獄，同找光明的樂土。

這便是全書無可再簡的梗概，中間描繪着舊式大家庭的腐化，表姊妹的轉變，狄資的自戕（由墮落及家道驟變之故而夭亡）可亭的多情，形式式，錯綜交織成一偉大而生動的故事，以視少女懺悔錄正集的簡單平凡，是大有天壤的差別了。

也許我對於本書的內容方面的話說得太多了，反而會減弱了讀者閱讀正真的熱忱。所以，在這是我決計就此帶住了。

我吁着口氣，完成了這部外集的編緝工作，似乎釋了一種重負。對於琳，我可以向她說一聲，可告無過的話，因為她會再三叮嚀我別弄糟了書中的一滴一點的事實；然而一個意外的麻煩，却找上我的身上來了。

那位雖經瘋狂戀慕琳的楊可亭先生，他知道了我預備把琳的手記全部公開，而且探悉我絕端地保存了原著的內容，便「的篤」着那根琳所時常寫到的粗黑手杖，跑上我的寓處，以小心謹敬的話聲，向我作商榷。

「對不起，我想你或許能夠答應我的請求吧？對於書中關涉到我的那一部分。」

我含着笑，以沈默向他作答。

在他陪走的時候，我再三抱歉，致我的不能遵從他的請求的意見；這年青人在絕望的懊傷之中，只好退出我的狹隘的寓屋去了。

說實話，我却實是對它具有無限的歉意，然而，爲了尊重原作者的意見，我只能在這裏請他原諒我的一些了。

我想，對於楊可亭先生，琳小姐並沒有什麼褻瀆或破壞他的地方，他只是爲實地報道他們

之間的波折與不幸，這種坦白率直，毫不虛飾的精神，實足以警惕世上的浮滑之輩，所以我想楊先生對於我的拒絕，不至於會生起嫉憤仇視的心理吧？」

此書三校樣送到我的案頭來時，我已在埋首青燈之下，趕寫這篇雜亂的序文；突然一封從遠道遞寄的信件，飛到我的案頭的一角。

——嘿！我驚躍了起來，這是琳小姐的信呀！

擱下筆，我虔誠地讀着來信的每字每句。

「××先生」

闊別了多時，臨走又未能面辭，至今引以為憾！

自我們走後，——遠離污濁的海市以後，世面是變了，這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我跟我的士清除了這為大眾服役外，每天上××學院讀幾點鐘書，興趣之濃，不減當年在中學時代。

罪惡的過去的生活，我已將牠看作另一個人的了，我絕不懷念牠。然而昨天得到楊可亭來信，要我轉要求你把內容加以更改，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初我雖說過我絕不願

有所更動，現在也抱着這個信願，便是「士清」也是如此。先生，這是「懺悔錄」，如果失真，還成爲懺悔錄嗎？恐怕也許可亭會向你來纏繞不清，所以急發此信，請別因爲他的要求而使你餒了刊行此書的勇氣。放心吧！一旦此書問世，便是可亭私心不愜，爲了我，他決不至於會使你有爲難的。

假使此書問世而博得社會上的好譽，無數青年的熱烈愛好，那是你的成功，藝術的表見的成功，我是決不敢沾一份光的，——我根本不是一個文學家，連說聲愛好文藝也夠不上呢。

你能把印就的初版本給我幾册，這是無上的欣感，因爲這裏的同志們都在渴望閱讀此稿呢。

我們是生疎的朋友，但我不會客氣，說些恭維頌禱的廢話，就此煩你

筆健

琳於××縣

到此，我想我的敘文可以結束了。我敬向琳小姐以及楊先生行一個敬禮。

二九一，廿，於滬上

少女懺悔錄外集目次

序

引子

自我的供狀

(一)深夜中(二)懺悔(三)嫁前的生活(四)父親的逼嫁(五)婚後的回憶(六)一心
期待着土清

懺悔錄

第一部

婚後的生活

(一)婚後(二)中央公園的春遊(三)對於狄資的真認識

墮落

(一)對狄資生起了怨恨(二)狄資變了我要反抗(三)發見了丈夫的墮落(四)拆
穿了土清的行徑

無窮的惱怒

(一)孤寂的寒夜裏(二)對於婚姻的憎惡(三)初度跟狄資的衝突(四)我預備離開狄家了

禮教者的真面目

(一)感情益發破裂了(二)受翁姑的侮辱(三)和士清作商討(四)撞破了婆婆的祕密

鬥爭的開始

(一)懷念士清(二)聖誕之夜(三)聖誕節的衝突(四)沒有愛毋甯死(五)狄資會有救嗎?(六)和婆婆的談判(七)士清的約談

痛苦的解除

(一)冷香閣的幽會(二)途遇狄資(三)準備離開狄家(四)無條件的離異(五)父女的決絕未來的期望

第二部

投入了都會中

光明的幻滅
(一)離開故鄉(二)初到上海(三)有了小生命(四)工作、遷家、平靜的生活

愛人的遠別與誘惑
(一)手記暫停(二)孩子的夭亡、可亭的殷勤(三)不幸的失業(四)光明幻滅了
(五)沒有再獲職業的希望

悔恨
(一)生活艱苦(二)士清決定到星加坡去(三)芳姊想找工作(四)可亭的追求

逃避與重歸
(一)失身後期望芳姊庖代(二)狂歡之夜(三)芳姊到上海(四)願望他們能發生愛
(五)我已經種下了悔恨的根(六)芳姊得業

姊真愛上了可亭
(一)與芳姊敘晤決離可亭(二)實行潛離(三)不徹底的逃避、重歸可亭處(四)芳

第三部

士清的回歸

(一)一個驚惶(二)士清驟歸(三)悲劇實現了

秋風秋雨裏

(一)在堂兄處暫度時日(二)巧遇垂死的狄資(三)拂了堂兄介紹工作的美意

(四)離開堂兄的家

痛苦的生活

(一)芳姊離開了學校(二)獲得了援助(三)狄資死了(四)可亭的悔罪

駭人的消息

(一)可怕的幻想(二)士清入獄了(三)途遇老同學瑩(四)可亭報告了一些士清的消息(五)善心的房東老太

瑩的援助

(一)瑩的拜訪(二)和可亭恢復了友誼(三)瑩的熱忱的援助

探監

(一)給可亭瞧見了當票(二)向探視士清(三)讓痛苦的生活來磨練我

光明的期待

出獄
(一)甯願做工度日 (二)土清母親的傷感 (三)送走了老人家 (四)期待着土清

自我的供狀（引子）

從一個夢似的生活裏過來的我，清夜，淒涼的寒風在窗外刮，暗澹的燈光，照着我的顛顛的孤影，瞧着擱在窗前小几上的活心，如止水的一般，回首前塵，「唉！人生真如一夢哪！」我不禁悽然地叫出這個呼聲。

現在我是在一心一意懺悔我過去的生活，同時，我期望我惟一的，將來還不失是一個有為的青年，的丈夫，能夠早日刑期告滿，脫離那地獄般的監房苦海，重回到光明的大地，浴着愛慈的陽光，振作起精神來，重新做一個人，——做一個有着人生意義的人吧！

唉！我天天是在拓展着雙臂，攤開了黎暈的兩手，仰起了菜色的臉膛，為我的親愛的士清祈禱，為我這個一度墮落的魂靈祈禱，復活的一天，早遲總會來降臨於我們的身上的。

讓過去的一切，成爲一個真實的夢吧！我咀咒牠，永遠不願牠再闖進我的意識界來。

我願望過去的琳跟着過去的陳迹，一齊葬送進沒有回憶的墓穴。同時，我的士清能夠原恕



我，赦免我。未來的琳，未來的士清，將是兩個新的人，兩顆新的靈魂，有一種新的生活。

風在窗外無情地刮得起勁，衝破了的窗格子闖進了銳不可當的寒氣。本來白日就現得冷清的馬路，現在更加死城般的靜寂。偶而從寒風裏飄來一聲「析析」的負販者的叫賣聲，這不像是人的呼號，而像是魔鬼的哀鳴，想起自己的一個孤單的女性，居然也雖在這樣的情景裏討了多少時間的生活，不禁淒然。

要是沒有善心善腸大慈大悲的房東太太，那也許會墮落下去，更因為生活的艱辛，而自己又不願再受可亭的津助，那也許會走上如狄資過去所首先戀過的愛人格麗一樣的境地啊！想起這些，真是漫漫長夜，怎樣也爬不進夢鄉中去了。

披起薄薄的棉衣，把熄滅了的燈光重復掀亮了，抓起那擱在小几上的活，「讓我再多做一些工吧！明天我得再送一點可口的東西去給我的士清。」然而拿起引針，思潮在針頭尖上兔起鶻落的躡來跳去，我再也不能多縫一針，我跌入沉思的境界中了。

漫長的夜，在空間裏滑走，攔樓上的皮匠們的鼾聲，如野牛的喘息，我想：一旦士清能從無情的獄門中回到大地的面上，夫婦兩口兒靠自身的勞力，像皮匠們的換取一天的生活，那定然也會有這樣的喘息，在我們愛的擁抱中交流，這將是怎樣的愉悅啊！

從于歸到書香門第，三代縉紳的狄氏家中以後，我沒有爲自我留下一點值得使人記憶的事蹟。只有一件，啊，僅僅的一件，我們把我從新爲新嫁娘後的經歷，留下了一份手記，雖然這是一文不值的，然而在我的枯澀的心目中，却是一件無比的瓌寶了。現在，我的過去的生活是告一段落了，是死去了。這一份厚厚的手記，我幾回想從把牠丟進燐爐裏，跟過去的陳迹一齊毀滅，然而終於因爲牠是我的唯一的瓌寶。而至於吝嗇地不肯燬滅了。

這自然是一種矛盾，矛盾的心理。人生誰會得沒有這種矛盾的心理現象啊？於是，我終於又塞在我的永遠依偎的枕底之下了。

今晚，爲了不能入睡，想到未來的光明不久將探出頭來，（因爲士清再有兩個月便將刑滿出獄了）我重又捧出了這份瓌寶，一頁一頁地走馬看花地翻閱下去，我彷彿成了一個客觀的讀者。我驚奇於自己僅只經過二十五的青春少婦，却竟然經了如許的波折，歷盡如許的滄桑，啊！說來真有些自己也會不相信的。

這原是我全部的真實生活的記錄，我原來就沒有想以之貢獻於世上的青年男女，因此這

裏沒有一點虛飾，也沒有半絲的造作。現在既然承關懷於我的萍水相逢的友人們慫恿，也就率直地預備拿牠出來見見世面，我不要刪改隻字，也不想予以修飾，使牠成爲我的真實的懺悔錄吧！

我根本不會寫作，而且也從來沒有讀過多少作品，所以假使讀我的這份生活紀實的東西的親愛的讀者，千萬別以爲這是一種什麼文學作物——因爲，這樣會使你們大失所望的！

這兒亂七八糟的嚙嚙，只能算是一種多餘的自我供狀而已。

手記裏我沒有述及自己嫁前的一切，這不免是個遺憾，讓這篇供狀來彌補牠吧！我想這對於親愛的讀者也許是會歡迎的吧？

三

算起來，也不過是六年前的事，可是現在回憶起來，却恍如隔世一般似的，真個是不勝今昔之感的。

那是純潔的處女的時代，要說人生是有黃金時代的話，那二十歲之前，自然是我的黃金時代了。

父親是一個老頑固，頭腦冬烘得不堪加以繼母是個舊社會裏所鑄煉的人物，因此我的姑

娘時代的生活，實在說不上黃金兩個字，不過較之嫁後的那種顛沛波折，自然，現在想來那總算在已往的生活之歷程上，是差強人意算得上我的黃金時代。

爲了父親的頑固，而且繼母又不時暗中處處在煽動父親對於我的歧視，所以初中一畢業，我便成了個閨中的少女，被關在家裏，再也別想跨進較高的學府之中。

我曾經幾回偷偷地向我的至交朋友們流過痛心的淚，還記得有一次我向瑩（現在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流着巨大的淚珠說：

「瑩我想偷偷地離開家庭，一個初中畢業的人，將來怎能到社會上去謀生活呢？父親不允許我，我只有偷走的一法。好在學費等項，我總可以在親朋處想法的。」

瑩是一個善心的胆怯的人，她聽了我的說明，連連地搖手掉頭說：

「不，琳我的妹妹，你不能這樣打算，這樣，你會被整個縣城裏的人們講翻的。前年汪芬跟別人談戀愛，還不是在本縣的小報上載得一塌糊塗嗎？琳你要明白，這裡是個什麼地方？一個閉塞的，野蠻的，頑固的社會，倘使你這樣毅然的做出來，人家不會肯相信你是爲了求學而出走，而一定會捏造你有了什麼情人而私奔的，琳你何苦自討這個罪狀呢？」

我聽了不禁涕淚交迸了，我不能反對她的好意的勸告，然而想到將來的前途，覺得只是一

片的漆黑，我相信一個女性決不能靠她的丈夫來維持她的生活，應該有自立的能力，這才是一個新女性所應該有的精神，然而像我這樣的一個初中畢業的女性，連一點求學的根基都沒有打好，那將來即使嫁了人，也只是「一個寄生的動物而已」！唉！我想到這一層，簡直是有好幾天沒有能夠熟睡呢！

我一面同情於李華的勸告，一面却暗中還是在企圖想法出去，不知是誰在我的繼母面前洩漏了消息，終於有一天她把這消息傳到了我的父親的耳中，你想，一個曾經中過秀才的老人家，一聽得這個非常的祕密，他還能忍耐得住那份怒火嗎？他自己慣常說他是個禮教的維護者，古虞縣的民情風俗還能不失質樸的本色，那是全靠他跟他的一批同年們的維護之功啊！所以他當時使用凶殘的目光，喚呼我到他的書房裏去，一壁擊着桌，一壁恨恨地說：

「琳！你好，你想淫奔！你不想你是怎樣的人家的女兒，難道你會比販夫走卒家的姑娘都不如嗎？真是！讓你讀了三年初中，別的沒有學好，倒虧洋派的先生們傳授你這個本領！聽着，哼！放我做父親的一天生在世上，你別想……」他說的時候，那些花花白白的鬚鬚，幾乎完全翻了起來。我嚶嚶地啜泣着，我聲辨，我請求父親別誤會了女兒的心，可是固執的老人家，他是跟他的女兒處在兩個時代裏，他怎麼肯相信他的女兒呢？

從此，我便無形中被閻家的人們所監視起來。我的弟妹們（那是繼母所生的）不時追躡着我的蹤跡，——當我偶而到親戚或朋友家去的時候，他們明裏算是陪伴我，實際還不是在監視我嗎？

甚至那個陳媽也成了我的監守者，他給太太訓練得真好，有時竟會向我來誦教，說是有人跟着男人潛逃，結果弄得名譽掃地，而且成了被遺棄的一個可憐的活寡婦。雖然她講的是故事，但暗中不是明明在譏諷我嗎？

我自知自己生性是個好勝的固執的人，有了委屈我就非報復不可，因為他們委屈我，加以「私奔」、「偷走」的罪名，而把我的正當的求學熱忱，反而撇過不談，這能夠使我忍受得下去嗎？

說實話，我那時是個楚楚綽綽的女郎，然而我沒有一個男性的朋友，也會偶而為青春的情慾所困擾，企求結交一個信實的伴侶，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但是想到學業未成，我便終於拒絕了許多追求我的朋友的热情了！

可是，父親跟繼母們竟硬派我這個罪名，這怎能使我不燃起反抗的烈燄呢？

我的反抗還沒有開始，可是卻已給頑固的家庭，將我安排上一個新的途程，從此生活的波折，便由此而發動了。

說起來，我終究是個爲舊社會所戰勝的人，我終究是一切舊社會中不幸的女性中之一個，我墮入了相同的命運，而且將來的變端，更比她們要惡劣萬倍呢！

四

那是一個陰謀，主謀者還不是我的面善心凶的繼母？

爲了防範我也許終于有一天會跳出他們的樊籠，會敗壞他們的家聲，所以在半年之內，他們竟把我的終身擅自作主地兜售給別人了。自然，這苦心是一則可以使我有個歸宿，二則即使有什麼變故，他們也可以有所卸責了。

當年老的父親，用做作的仁慈的目光，向我說明他們的善意，並且表面上算是徵求我的同意的時光，我抬起無限怨屈的眼睛說：

「爸爸！我還沒有到需要結婚的年齡呢！我想爸爸還是答應我繼續求學。」

然而他搖着白髮的頭，（他的毛髮是很早便已斑白的了）琳你已是近二十歲的人了呀！

虧說還不大，男大當娶，女大當嫁，唔唔，古有明訓，現在的孩子，連女孝經也不讀，真一點也不懂得爹娘的苦心！告訴你，琳這份人家跟我們真門當戶對，而且那孩子又是個英俊的小伙子，雖說他一度在外頭荒唐過，可是現在已經收心了，再說，他們家裏有的是錢，你過去還怕愁吃愁穿？讀書讀一輩子也不過是個女學生，出來做個教師，倒比坐在有錢人家快活嗎？

我一聽之下，真是氣得兩眼發黑，想不到平日裏滿口「仁義道德」，「詩云子曰」的父親，不但是個頑固的人，而且又是個熱衷於金錢的人物，唉！像這樣的父親，還會跟子女們有什麼情感呢？

當時我堅決地拒絕道：

「不，爸爸！我甯可……但決不能隨隨便便跟一個素未謀面的人結合！」我的心碎裂得連淚也流不出來了。

「你不聽你……」

「爸爸，你至少該給予女兒以這點自由爸爸！」我蒼白着臉說，完全失去了一種天真的紅暈，因為我為自己的前途着想，我不能不毅然反抗。

父親終究是我的親生的父親，在盛怒之下，在女兒的拒絕之下，他最後漸漸地軟下去了。握

着我的手——這是他所難得有的對女兒的溫存——他說：

「不過事情已經差不多了，既然你這麼說，那末，便這樣吧！過天，我跟狄翁說明之後，讓你們先見見面，也好使你證明父親所說的，並沒有欺騙他的女兒。」說吧，他不等我答覆，便逕自走出書房去了。

我用無可奈何的眼睛，望着他的背影，心裏想，且試試看吧！也許那姓狄是個英俊有爲的人，有個精神的寄托，也便算了，總比在這頑固的家庭之中好些。

唉！豈料狄翁竟是那樣的一個墮落的傢伙，要是初交的時候，我能夠透徹他的內心，那當然不至於會生出這一段波折來了。

「哦！難道這是運命所注定的嗎？」

據婚後狄翁告訴我，他曾在上海戀慕過一個女人，叫做格麗娜，爲了老父的壓迫，他便拋棄了她，唉！他忍心讓一個可憐的女人，仍去過痛苦的生活，而一點也沒有惻隱的心腸，這樣的男子，這能算是一個有人心的人嗎？

我真深悔我不該憑幾次的晤面，憑幾次的他的許僞的誘惑，而竟同他結合呀！

五

自從父親跟狄家說明那層意思之後，我便和狄資這年青人碰了幾次面，乍見時的親匿，顯示了他的甚大的誘惑，我只感到他熱情，他體貼，他的資質表示着相當的聰慧。於是我竟然忘了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賣買式的婚姻了。

然而，仁慈的主，一個沒有跟男性發生過接觸的人，受了他的騙，這能說是女性的自我的過失嗎？

自此以後，我便成了未過門的狄資的愛人，我的繼母一點也沒有三言兩語的暗嘲熱調她，巴不得我們早一天結婚，而讓她達到了嫁出我這個不是她親生的女兒的目的。

三個月之後，我總於坐起了八人擯抬的紅呢大轎，而成爲了古虞縣狄家的新婦了。

婚前的三天，狄資會半跪在我的跟前，低低地伸訴他是如何地熱戀着我，並不是爲了我的姿色的可人，而是我的學問不在他之下，將來琴瑟和鳴，相互琢磨，「這真是人間所最最難得的幸福。」他說：「琳，我將以最高度的熱情，來愛我的婚後的妻！」

這句話，現在似乎還在耳中，可是狄資已經是毀滅了，而我的至愛的真正愛人士清又因爲我的錯過而仳離而入獄了；而我自己呢，惟一的期望，只有禱祝他早日脫離苦海的一法。

唉！這些，真是個遙長遙長的夢境啊！

六

風似乎小一點了，瞧着積在小檯上的草稿，已是一疊了，趕緊收拾起我的自供，讓親愛的讀者，來檢閱我的手記吧！

收拾起未縫一針的活，把披在身上的那套破舊的棉衣褪下來，橫身鑽入那冰冷的被窩，閉起乾枯的雙眼，彷彿士清在伸臂搭上我的肩頭。手是枯黃的，如乾硬的柴，然而他展着笑。

「琳，我們更生吧！」

我的腦中專神盤旋着這句他在黑獄中所重複的話語。

於是，我在半夜的黑暗中，開始默默的笑了。

婚後的生活

一

今天是婚後的第十三朝，在滿室生香的新房中，我還是有些着答答的嬌態，這真是一種奇怪的心情，自己也有點不明白——唔，我不是同資已經有了多時的交誼嗎？然而我卻還是不脫少女的嬌態。

陽光射着醉人的暖意，流遍於這個小巧玲瓏的房內，致使一切都現出了溫和、優美。

我輕輕地緩步踱到台之徑前，對着那明朗的大着衣鏡，梳理那燙得鬆曲的，成爲波浪形的短髮，我發見自己比從前更加富有嬌媚的姿態了，雖然我已失去少女的豐韻，然而因爲三天以來，浴在資的愛的暖流裏，却更似乎增加了我的美態——尤其那雙動人的秋波，越發顯得俏麗了。

資是個年青的美男子，他懂得體貼，他懂得愛情，他有一種贏得人愛戀的手腕，在他的身上，只有優點而沒有些微的缺陷，我非常地自慶——總算我沒有白白地葬送我的青春！

不過想到我變成了新嫁娘之後，我將永沒有再求深造，重新踏進學府的希望了，這就不免有點傷心。

——唉這有什麼辦法呢？我是個懦弱的人，我終於做了個舊社會的俘虜，向他投降了！

想到資他是愛着我的，而且近來更似乎越發增添了愛的力量，那末，我想，只要他肯同意我的提議，同時，他也能脫開家庭，再求深造，那末彼此的前途，不是有大大的光明嗎？

說句實話，資的家庭，雖是很富裕的，然而我却根本不讚成公婆兩個人的性格，表面上都是滿口斯文，仁義道德，活像個尊嚴的人物，實際上呢，我怕他們的內心，不會如他們的外貌一個樣兒吧？

無聊得很，我隨手拿起那擲在床枕邊的夜未央想讀，又沒有心緒，惱人的春色，在窗外撩亂着我的情緒，我不能繼續胡思下去，我希望資早一點兒回來，他在早上出去的時候，說是不消兩個鐘點便回來的，可是現在已經近十點鐘了，還沒有他的影蹤。

娘姨陳媽從房門外條地走過來，帶着滿臉的油滑的笑容，先是滿口的阿諛奉承，新奶奶長新奶奶短的叫了一陣子，隨後她才說：

「新奶奶，太太今天不知怎的有點頭痛，睡到這時還沒有起身呢！」

當然這意思是要我問問她的安，於是我略略地整一整粧，便向着裏邊的內廳中跑去。顯然，我的婆婆並沒有什麼病的現象，只是在昨晚打了通夜的麻雀，所以有點頭疼腦脹的不舒適了。

問過了安，我不耐久坐於她的房中，便立起身，辭別了她，回進自家的房中。

小丫頭阿紅（這是我給她取的名字，因為她的嫩腦蛋永遠紅暈如玫瑰）正在那兒打掃新房，瞧見我跨進去，便露出天真的笑容說：

「新奶奶！怎麼少爺還不回來呢？」她只是個十一歲的女孩子，然而從這句話上也可以見得她是很解人事的了。

我點點頭，「唔！」

坐到那張沙發，隨手又拿起一本小說，正想瞧他一頁半頁，資却跳跳躍躍地跨進房來了。筆挺的西裝，穿在他的身上，顯得再匹配沒有的，他微笑着，橫送了一個含情的微笑，等小丫頭識相地退出去後，立刻擁住了我的腰肢，蜜蜜地吻了我幾下，隨後又握住了我的手，坐到我的一旁。

「琳你寂寞了多時了。」

「這回你上那兒去的資？」

「嘎！我去瞧一個朋友，多時沒碰面，大家談談天。」

「唔。」我頓了一回，然後正經地向資說：「資！我想成年成月關在家庭裏無聊的生活，那，那不是蹉跎了我們的青春嗎？」

「這，你說得對，說得對。」他連連地讚成說。

「所以我想過了暑假，我們還是一同做升學的準備吧！婆婆跟公公想來總不會反對我們的吧？」我說得很正經，但一壁却又立刻依偎到他的胸前去。

「我想是不會反對的，不過爸有點頑固，讓我們多用些功夫去跟他要求吧！」

「只要有決心，那總不怕……」

「唔，是的，琳！現在時間還早，我們且慢計劃這個，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們別讓大好的春光，馬虎虎過去了。」

我點點頭，不過覺得有點不大如意，因為資對於再求深造的意思是並不真誠的，這，我從他的面部的表情上是可以觀察得出的。不過我想只要我慢慢地化點功夫來勸導他，那總不會得不生效的。

資站起身，提議到中央公園去散步，順便欣賞醉人的春色，我同意了，於是彼此略略地整裝

一回，便挽起了手臂，離開了家門。

這是我們新婚後的第一次暢遊，回來時資摘了一枝濃豔香馥的玫瑰，插上我的血芽色的花緞衣襟上，「琳你真如玫瑰的嬌豔，尤其你的婉約多姿，決不是一朵易凋的玫瑰所能及得上呢！」

我嫣然地一笑，他的讚美不免有點太過了。

他提議要在回歸的途上，順便到我的娘家去一次，可是我反對，我不願多見繼母一眼，我把這意思說明了，資便也同意了，就此雙雙地又回歸到我們的醉人的新房中去了。

二

正是春色惱人的佳節，那靠近山畔的粉蝶，在蜜戀着雜生的野花，紫地丁露出幽雅的面色，靜靜地在山的一角裏開着。遊女如雲，不時有三三兩兩的戀人們在那兒迴環賞鑑，精神飽滿的黃鶯偶而唱起可愛的歌聲，這是一種讚美，讚美浴在春光中的快樂的人們，在消度他們的旖旎的生活。

我今天是很早便同資到廬山的麓下來的，春風拂着我倆的散髮，並着肩，低唱着春回大地

的歌聲，我們用的是最低音階差不多只有彼此的耳官中是聽得到的。

森森的柏樹，圓穹似的遮蔽在我們的頂上，陽光如萬道金線在針葉叢中透射下來，一條條，一條條，滿散在我們的身上。

碰到了不少的友人，彼此因為都沒有深厚的交誼，所以不過打了個招呼，便又彼此含笑地離開了。

當人們退到我們背後去的時候，我依稀聽得一種實實的私議，發自他們的行列之中。

「李琳真是個幸福的人，瞧，狄資多末愛她呀！過去她在繼母的手中，那裏有這種快活的生
活呢？」

聽着，我的心中微微地掀起了一陣微波，

——真的我是幸福的人嗎？這種幸福的生活能永久保持嗎？

資似乎瞧見了我內心的疑問，他說：

「琳別管他們的，玩我們的吧！別讓春光在我們身旁躍過，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真的我們過的是幸福的生活嗎？」我終於開口了。

「你難道以為不嗎？琳你真是多愁善感的人兒。」

資用他的手臂更緊緊地擁住了我的瘦腰，面上似乎有點不愉之色。

「不，我是說說玩兒的，資。」我開解地說。

緩緩地走到一條長的鐵欄凳上，我懶懶地坐下去，把摺在手中的一朵紫地丁玩弄着，一縷陽光在塗吻我的額角，致使反映出一些晶瑩的光彩。

資在留神地欣賞着我的面上的光彩，突然一個呼聲從山麓的橫斜裏飛過來，那是資的朋友黃士清，堅硬的身材，纖長的頭髮，一雙黝黑的大眼睛，流露出誠摯的光芒。他是資的同學，是全班中的高材生，在如中讀過兩年書，爲了家境的困難，所以便中途失學了。他跟資是友朋相當密切的，婚後會到過我家中好幾次，因此我早已跟他熟悉的了。當時我們便招呼他一同坐下，談了不少的話，他的目光老是時不時射到我的身上，致使我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不過知道他並沒有什麼別種意義，他的所以如此的瞧着我，無非是豔羨我們的生活而已。我記得婚後的第八天，他曾跟我們作了一次長談，他勸我們升學，勸我們將來替社會幹點事情，別專靠家庭的富裕，而忘了年青人的責任。這話兒我是深深地記牢在心中，一點也沒有模糊。

現在他跟我們談了好一回，而且又一同在福記的餐店裏吃了些茶點，並且還送我倆回家，他真是不失爲一個夠友誼的朋友呢！

我在疲倦地躺到沙發上的時候，我對資說道：「資！清倒是個有爲的朋友，不像你的別個朋友油頭光棍的。」

「是的，可惜他太窮了點，否則他早已畢業，早已升入高中去了。」

「這真是多麼的可惜啊！」我嗟嘆了一聲。

「可是有什麼法子呢？」

我想說：難道我們不好幫幫他的忙嗎？但是結果却沒有開口，因為我知道資對於家庭的財產是沒有一點顧問之權的，說了還不是等於白說一般嗎？

三

我的手記已經間斷了好多天，今天必得續記才行。

煩惱似乎在我的心中在長起根苗，可也說不出什麼理由。

被關在家庭裏，我感到煩悶，已經兩個多月了，我覺得一點事也沒有做；唉！做一個媳婦，難道便一輩子過這樣生活嗎？

資並不能夠了解我的苦悶，他只是說：「難道你還不滿意這種舒適的生活嗎？」

我聽了，便再也回答不出什麼來。

爲了不能解除我的煩悶，資便到縣立圖書館裏去借了幾本書來，然而這對於我有什麼用呢？

小丫頭阿紅，在資離開我的時候，她總陪伴着我，天真的小臉蛋上，有時會想起人世的憂鬱。這孩子過去也是個良家的子女，只是爲了鄉下三年的荒欠，便落到了這個命運。我問起她的家况來，她總是說：

「媽媽並不要賣了我，只是爸爸爲了要省口子吃用，這才賣到我這裏來的啊！」

我非常可憐她，從來不當她作爲丫頭看待，因此她對於我也便像對她媽一般的親膩了。

士清在今天的下午又來拜望我們，爲了資去赴一個宴會，他因此不敢久留，因爲恐怕頑固的公公知道了，甚至會當面給予難堪的顏色呢。

我殷勤地留他坐了近十分鐘，終於他急速地走了。不過在他短短的談話之中，我知道他是在努力自修，希望已往的學業不致荒疎，而一見有了求學的機會，便可以不致有投考失敗的危險。像士清這樣的青年，我覺得他是比狄資要有意志得多；一個富貴家庭的子弟，終是甘心自暴的居多數，我對於資認爲有鼓勵他感化他的必要啊！

對於士清，我希望他能夠不時上我們這裏來，一壁他可以同我們談閒天，消遣無聊的時間，一壁他可以多少鼓勵鼓勵狄資呢。

晚上，資吃得醺醺然回來酒，精灌得他昏昏沉沉的，一眼瞧見我晚粧初卸，露出隱約的雪嫩的乳臆，便如狂蜂浪蝶般的攙住我狂吻不已。我感得一陣難受，那濃厚的酒糟氣，幾乎使我作嘔了。

我忍受着摸他的長髮，我說：

「資，你別終日這般的胡亂地消磨時日，我們應當爲我們的前途打算打算。」

可是他却含糊糊地說：「不，親愛的，我的心肝，你怎麼老是說這個話？過天……我帶你到上海去玩跳舞，琳那彷彿天仙勝雲一般的，嘻嘻琳……」

我真想不到他的計劃是想到上海去玩，而不是去找求學的場所。唉……

墮落

窗外颺起了瑟瑟的秋風，飄得那懸掛在窗檻上的帘布捲了起來。

啊！一年容易又秋風，時光真如白駒過隙一般的飛逝。

近來我如同染着了憂鬱病似的身軀消瘦得連自己也吃驚了。瞧着鏡中人的我，幾乎疑心這是另外的一個新娘子了。唉！這是我在過去所能意料的嗎？早知道資是那樣的——一個寡情少義的人，悔不該當初貿然地不加深切的觀察，而便馬虎地結合了。——說起來，我怎能不怨艾於我的家庭，我的繼母，以及這個不合理的封建社會啊？

風聲更加增進了愁人的調子，外加夾着點淅淅的秋雨，細珠似的雨點，敲打着通明的玻璃窗葉，宇宙現得昏黯，慘澹，一片愁氛籠罩在房間的四圍，「秋風秋雨愁殺人」我幽微地吟起了這個詩句。

滿身慵懶，漸漸地斜倚到粧台的一角，橫睨着窗外的萬千雨綫，把一堆枯黃的蕉葉，淋得全

部濕潤，啊！彷彿我的整個的心房，也給陰濕的雨水淋得溼淋淋的。黝黃的盆菊已經顛覆得什麼似的，牠，過去是芬芳，豔美，而今却全部消失了，牠的豐采，我的生命不是在跟他一般地枯萎下去嗎？

本來滿望資能如我的希冀，一到秋季開學，我們便踏上升學的路，然而自從夏末以來，他非但隻字不肯提到升學兩字，而且情^意怨冷淡，彷彿被誰擄去了。魂魄一似的，我真攪不明白他近來是在幹些什麼生活，每天一早離開了我，非到深晚不肯回家。公公不能管束他，反而把管束的責任推到我的身上，說什麼這都是我放任他如此的，這使人怎麼不要氣惱呢？

「狄資本來是很好的，自從上海回來之後，他就很守本分，一點也不想幹敗壞家聲的事情；可是結了婚以後，反而變了，這不是媳婦的不善奉侍，便是她的命太壞了！」

這話聲我是從陳媽的嘴裏所探出來的，當場我氣得幾乎暈厥了過去。我想：我是很有點反抗精神的女人，我決不能舊封建的家庭所傷害，然而我要反抗，可怎麼反抗呢？

諫勸資感化資要是他竟成了塊頑石，那跟他……然而在這舊式的家庭中能實現的嗎？何況資的行徑我還沒有澈底探查仔細，我怎能貿然向他下警告與勸化呢？

惟一的辦法，我現在是先要探查他的祕密，這是必須的！

晚上，資不知怎的特別回來得早，帶着一些忿忿之色。一坐下來，就用那雙抱憾的目光，注視了我一眼，不說話，光用手帕拭着上裝的水漬。

我耐不住這種緘默，我忍不住他的對我的冷淡。

「資這幾天你老是在那兒呀？」我說。

「還不是在朋友處玩兒嗎？」他不愉快地說。

「是在士清那兒嗎？」

「不！」

「那末？」

「你不知道也不妨的，爲什麼老盤詰着我呀？」

你想，他這樣的回答，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暗暗地嘆了一口氣，我沉默了半響，便向臥榻邊走去，橫身躺了下來。

資不是蠢材，當然他知道我的難受，然而他却一些慰安也沒有，兀自蹇在那兒，彷彿受了什麼委屈。

資是變了，無疑的，我雖然不能確定他有什麼事故，但至少他有着別一種際遇，那是一定的。

風雨在窗外不覺愁慘的調子，兩個人繼續沉默下去，闃寂的房間內，只充塞着愁慘的風雨之聲。

二

資近來越弄越變了，跟從前的他漸漸地變成爲兩個性格了，我悲傷，同時却生起了忿恨，我沒有虐待過他分毫，爲什麼我要遭受他的奚落呢？

公公和婆婆非但不了解我的苦，反而老是擺出長輩的架子，說是他們都是大賢大德的人，只因爲娶了我這個媳婦，使他們的兒子又墮落下去了。

今天午飯的時候，資不在廳上，（他早已多天不在家中午餐了）等到午飯完畢之後，公公用冷嘲的態度問我說：

「資近來到底在幹些什麼呢？」

這叫我怎樣回答呢？我只能說：「公公，原諒我不知道，我幾回問他，他又不肯說。」

「哈，」他冷笑了一下，「你也不知道，這又有什麼說呢？」停了一下，他接着說：「不過，我告訴你，狄家是累代詩書傳家，清白門第，決不容不肖的子孫，幹出非禮的行動的！」

我真不明白這位近五十歲的老人家是在教訓兒子呢還是在教訓我！要說是教訓兒子，那資又不在這兒，要說教訓我，那難道我有無恥的，敗家毀名的行徑嗎？

含着幾乎掛下眼瞼的淚水，忍住一肚子的氣惱，我退進了房間。

阿紅這小丫頭舉起同情的小圓眼睛，說道：「奶奶！奶奶有點不好過嗎？」

「不，阿紅，你奶奶心裏不好過，你別多管事，瞧你的少爺回來沒有！」

「是的，奶奶，我去瞧瞧。」她的小身軀便離開了房間。

我却便再也忍不住的抽噎起來了。

當我悲切的怨憤發洩了一陣之後，睜眼一瞧，資卻油頭光棍的立在我的面前了，面上佈滿了嘻笑，好像遇到了什麼爽心悅意的事件似的。

「琳爲什麼哭呀？」

「……………」

「說呀！一定不，那我有什麼辦法呀？」他一毫也沒有慰安的意思，竟想轉身離開我了。

「資」我不能用緘默來對付他，噙住了悲噎說：「你到底近來在幹些什麼？你害得我替你挨受公公的氣，你想，你想這你應該讓做妻子的替你受罪過嗎？」

我想他聽了這些說話至少總有些真誠的表示誰知道他來了這麼一個答覆。

「別理他，琳資總是他們的兒子，他們只有我一個，倒怕他們會拿我怎麼樣呢？」

「可是……」

「唉！琳你是聰明人，你只要守住你的本分，別去管他就是了。」

「資你瞧，你連妻子的面前都沒有什麼真情話呢，你同過去是太不同了，你難道自己沒有覺到嗎？」

「廢話，哦，琳你起來，過天我陪你上海去玩兒。」

說吧，似有要緊的公幹似的，便條地離開了我，離開了家，不知又上那兒去了。

我的心幾乎碎裂了，我忍不住，受不了，我要反抗，跟他鬥爭；我不能在他的手裏，在他的頑固的家庭中，犧牲我的青春，做一個受人歡喜便歡喜，不歡喜便笑落的妻子。

關於再求深造的意念，我現在是全部丟棄了，我再沒有心緒去顧到這一點了。我只有把這個希望擱到將來再說。

我收住了淚珠，呆呆地思索：我需要探知資的祕密，然後諄諄地感化他，恢復夫婦的情愛，要是他固執不化的話，那我是會用非常的手段來對付他的。我是個受過新思潮洗禮的人，我不會

愚到那樣，守住什麼「從一而終」「三從四德」的吃人禮教的教條，而白白地犧牲我的青春，我的一生的幸福的。

三

「同床異夢」過去我只在小說裏體味這個意味，那是並沒有什麼切膚之感的。現在身歷其境，卻深深地感到了這個苦味了。

家庭彷彿成了資的逆旅，罷不得他只好回來過度一宵，沒有幾句話，便一聲不作地上床睡去了。

過去他是多末的溫存，而現在這分溫存却不知飛到那兒去了。

資也似乎跟我一般地消瘦下去，他的顴骨逐漸高凸起來，眼眶往着深處陷，一圈隱約的淡青色圍繞了眼的四周。肌肉全不如從前的豐腴，而且失去了紅潤。這樣一個養尊處優的人，竟會得瘦弱下去，使我真不免有點攪不明白了。

入睡之先，我打起了勇氣，扭亮了那盞高吊在床前的五十支光電燈，用力地撼着資的身軀。

「資，讓我跟你談一句話」。

他睜着朦朧的睡眼，突出了紅洋洋的眼珠，一種無以復加的倦怠之色，流露在他的整個的面部之上。他癩癩地斜蹶起半截身子說：

「琳，什麼？你要說什麼？我倦得要命了。」

「我問你，到底你近來在幹什麼呀？」

「沒有什麼，琳你疑心我會幹什麼？」

忽然我嗅到他的一陣異樣的臭味，從他的嘴裏透露出來，「勃」的心頭一大跳，我幾乎失神地狂叫起來，我明白所以近來資要跟我分頭各睡的原委了。我立刻握住他的手，驚惶得那樣的激越地說：

「資啊！你難道在葬送你自己？你怎麼可以吸那種東西？」

「不，琳，你過敏了，我會去吸那種殺人不見血的鴉片嗎？別胡說吧！」他恨恨地瞟了我一眼，大概因為我發見了他的祕密，所以發出那種憎惡的眼光。

「可是……」

「你別胡鬧吧！琳你不能侮辱你的丈夫。」

我走過去，橫歛到沙發上，再也不願跟他多說什麼了。他還在那樣掩飾，我對他有什麼辦法

呀？

料不到我會嫁於這樣的一個墮落的丈夫，我暗暗地流了一大包的眼淚，可是資却只做沒有瞧見的，重復「呼呼」地睡下去了。

現在，我明白他之所以消瘦下去的原因了。不過，單單染上了鴉片，也不會得對於妻的感情便冷淡下去，這里一定還有別的緣故。我這樣地思索着，最後我決定明天起偷偷地去探聽他的行蹤，務求一個水落石出，既可告知我的公婆，而且也可以決定我對於資的對策——我決不能做一個荏弱的人，我決不能因為嫁了，便跟着別人的毀滅而毀滅。

今天的手記寫到這里，我預感我的生活上將有不可臆測的波濤掀發起來了，不禁心頭爲之怦怦不已。

四

自從那天發見資的隱私以後，我便成了資的眼中之釘一般了。

每天我們沒有幾句話交談，我們之間，顯然已經築起了一道鐵壁了。

他並不接受我的諫勸，依舊是往日的樣子，婆婆很怪他的行動，可是爲了疼愛過甚，所以始

終不願加以嚴厲的斥責。那個滿面仁義，滿口道德的公公，爲了他自身因爲兼營一點企業的關係，也便不能多所顧慮他的兒子的行動了。因此資便肆無忌憚的依然在向墮落的沉淵裏陷。

爲了要探察資的其他的祕密，便在今日的下午，我一個人披起了件紫貂大衣，在寒風的侵襲中，離開了家，跨上報恩坊的街道，拜望那位年青誠實的士清去。

路人們以驚異的目光注視我，大概他們是在考慮爲什麼資却沒有跟我攜手同行吧？他們要知道資已經墮落到煙窟裏去，那他們——那批認識的以及不認識的同鄉們——將要如何地爲我嘆息啊！

寒冬的景色。一切是淒涼的，風，夾着一些黃的沙，在天空裏迴旋，陽光淡淡地，失去了明淨的光芒，我把緊裹着大衣的身軀，投進了士清的簡陋的寓宅。承他殷勤地招待，並且以至誠的心，毫不隱瞞地告訴我資的近來的行動的梗概，他的圓黑的眼珠裏發射出同情的光芒說：

「雖然資已別有所戀，但是只要你慢慢地予以感化，那他決計仍舊是你的丈夫！」

聽了這話，當時我內心的痛哭，猶如烈火在焚炙一般的難熬。我咬緊了悲愴的傷感，當離開士清家的時候，緊握了握這英俊的士清的手說：

「謝謝你，我知道我應當怎麼幹。」

「可是你別向資說明是我所告訴你的，否則我們的友誼會……」

「我明白，士清我明白你的好意，而且我決不願意你跟資斷絕友誼，因為你是資的朋友中最懇摯的一位。」

士清執意要我用一些點心才回去，可是我知道他的家境困難，（僅靠他母親做工度日）心領着他的厚意之後，便立即告辭回家了。

士清流露出嘆息的目光送着我，從這目光裏我已體感到他的真誠的，爲我扼腕之情了。啊！像士清這樣的人，爲什麼老天徧徧要派他生活在一個沒有斗石之儲的家庭裏呀？

一回轉家中，我有點恍恍惚惚，猶豫莫決了——究竟我該跟狄資提出嚴重的問題，還是暫且先用感化的方法？

爲了過去幾個月裏，我們的確彼此有過真切的愛情，我想便使用嚴厲的對策，那是太殘酷的，我應當有一個相當的時間來施以感化，諫勸，才是正理。我不能瞧一個人（而且這是我的丈夫）的墮落，讓他一直陷下去，而不加以善意的阻止呀！

阿紅陪伴我到深晚人定，資兀自沒有回來，公婆跟我彷彿是兩戶人家，也不見來問問兒子的下落。但是只要他們偶而一旦想起了時，却又會把責任專向我的頭上壓下來，我的天哪！

我萬分惱恨我成爲貴族之家的媳婦，想算起來，我又要怨恨我那封建的家庭，使我陷入了
一個可悲的命運。我咀咒我的父親，我咀咒我的繼母，自然我更咀咒這封建的社會，——他們都是
這個矛盾的，腐化的，不合理的社會中的產物啊！

無窮的惱怒

心緒是惡劣到極點了！

往常我是，很喜裝點自己，保持一種我所固有的豐韻，然而近來，我却全然失去了這種情緻

每天我蓬亂着頭，呆坐在那張靜靜的寫字桌上，我在內心中起着急促的思潮——我將運用怎樣的手段來對付我的丈夫，那墮落的資呢？

我想起去年冬天，嫁前三天，父親所告訴我的一席訓誡——

「琳狄家什麼都不缺少，而且又是只有資一個人，你過去了還怕一生一世享受不到幸福嗎？」

哼！幸福！自命爲維持道義的老人家所說的幸福，除了錢還有什麼是「幸福」？多謝他老人家的親子的厚愛，把他的女兒葬送在幸福的墓中了！

不過我是個不乏反抗性的女人，我決不願白生生的讓自己毀了。

幾回我預備跟資坦白談判，要是他能夠力自改過，更圖上進，那琳究竟是他的妻子；可是沒有機會，說起來不是使人會不敢深信嗎？而事實却是如此，每天他非到深晚不回家來，甚至有幾晚爽性叫我孤衾獨眠了，我氣惱得只是發恨，眼淚早已不流了，流淚痛哭，只是弱軟的羔羊才幹的，我不能使自己成爲被人殘害，挨人安排的羔羊呀！

那個一向爲我所欽佩的士清曾經來過兩次，他的態度非常憂鬱，說是爲了無法勸諫資無法使一個跳進火坑去的朋友，急離險境，引爲無限的遺憾。

「真料不到狄資會墮落到如此，說起來，倒不是爲了生長在資產階級的家庭之中，才使他走上那條自絕的路嗎？」

這是士清的論斷，一點也不差。

唉！我想他們都是同樣的青年，爲什麼士清却這樣的頭腦清晰，認識正確，而我的資却那樣的昏慵呢？

我越思越覺得資的可憎，可惱，甚至咬緊了牙關，恨恨地罵了起來；一壁對於士清，却漸漸地在我的淒苦的心中，生起了一線光明，我從實的招供吧，在主的面前，我坦白地承認我對於他是

生起了一縷的溫情了。

除了士清體感到我對於他有所愛戀之外，那只有阿紅這小丫頭，是知道我在用熱忱款待着士清。因為昨天士清臨走的時候，他熱烈地握着我的柔膩的手臂，而這一刹那，恰巧給阿紅所瞥見了。然而我一向是以自己的孩子一般地待遇她，當然她決不至於會揭發我的祕密，我相信資已經兩天沒有回家，今晚大概又不會回來了。時鐘上已經指着十二點另八分，天冷得使人發抖，而他，一定在狂抽之後，早已鑽進那淫蕩的荷香家的被窩中去了！

怒火從心頭狼勁地上升，我的雙頰全紅暈了，我怎能再忍受得了這種忿怒呢？

被窩冷得像冰窖，呵着寒，丟下了筆，把「手記」向箱子裏一丟，我睡了下去。

似乎窗外在飄着雪，一層耀目的白光映上窗格，及至定睛看時，原來是子夜的寒月的皎光，想到自己現在的生活，如孤月似的淒清，不覺黯然。

二

默然地坐在粧台前略為梳整一下幾天來蓬亂的頭髮，對鏡自照，想起「人比黃花瘦」的詞句，這情味不是在為我寫照嗎？

雙手不自覺地停止了工作，呆得幾乎成了隻木鷄似的。

一晚未曾熟睡，眼圍的青色，益發加濃了不少，終於淚珠兒又壓止不住地滾了下來。

突然，小丫頭從外邊跑進來，她說：

「老爺在廳上等你，奶奶快去吧！」

「什麼事呀？」我立即拭乾了淚水問。

「好像是很發怒的樣子，奶奶不是幾天沒有回來了嗎？」

我點點頭，覺得這小丫頭雖然不過十多歲的孩子，可是却倒很有些心眼兒的。

草草地梳理好了頭髮，我急速地走到廳堂上，一個發怒的老年人的面孔現到我的眼前來了。廳堂中顯得非常圓寂，只有陳媽在那兒收拾用具。

公公瞧了我一下，忍住了很大的怒氣，用嚴肅的神態問我說道：

「琳怎麼這幾天資老是在外邊住宿？這孩子變了，唔！料不到家門不幸，一至於此！」

「這我怎麼知道呢？」我鎮靜地說：「聽說他現在有了女人，而且又吸上了煙。」

「真的？真的？」他再也忍不住地跳起來說，「爲什麼你不早點告訴吾！」突然他又改變了聲調說：「哼！我明白了，這一定是你不能善待你的丈夫，所以他才走上墮落的路。」

世界上還有比這更豈有此理的公公嗎？虧他是個知書達理的人，竟會昏憤得說出這樣的話來，我簡直想罵他一場，然而隔於彼此是翁媳的身份，只有忍住了一肚皮的烏氣，我晶瑩着淚眼說：

「要是公公一定要這末說，把罪狀都推在我的身上，那我還有什麼說的呢？」

「我沒有多大的時間跟你爭論，不過資既然一下子墮落到這個樣子，那你至少不能夠卸却你的管束他的責任！」

「管束公公，要是公公去管束他，那是最最合理的辦法，要我也許不會有什麼效果的。」

「自然，這還用你說，不過你們是整日整晚在一塊兒的小夫妻，你應當負八分的責任！」

他簡直是使用了做長輩的命令，我死瞧住他的臉，再也不願意說下去了。

不願意在這位無理的公公面前，平白地多受氣憤，我立刻離開了廳堂，回進房間裏了。

料不到資會墮落到如此，而他的父親，又是頑固無理到如此的人物，想到茫茫的未來，我感到這家庭決不是我的歸宿之處。

這一個早晨，我點水未進，陳媽勸我多少用一點東西，「餓出病來不是好玩的，何況少奶奶近來消瘦得有像新婚時候的樣子了啊！」

陳媽的確是深知我的，然而受着那樣的氣，便是目不識丁，毫無知識的人，怕也會氣得不能忍受得了吧？

讓早膳在桌上冷得發冰。我叫陳媽仍舊搬回廚房間去。

婆婆和公公真是匹配的一對，打了一晚麻雀，一回家來，聽說我得罪（其實這能說是得罪嗎？）了公公，便如潑婦罵街般的喧鬧了一陣：

「家裏討了個敗家精，管不好男人，還要得罪公公，也稱是狄家的灰氣，倒了十七八年的霉，娶到這樣的一個好媳婦哪！」

我想衝撞她一番，要她知道媳婦不是個可以隨便欺的女人，然而想到我遲早不會久居這種富貴的家庭裏（我根本憎惡富貴，富貴只會葬送人的青春），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我反覆地思索了半天，最後還是取決了前幾天所定的主見，——萬一資沒有幡然悔改的心，那我決計用斷然的手段，和他解決我們的這一幕萬惡的姻媾。

三

今天的上午十時半，我同狄資直截了當地舉行了一個嚴重的談判。

他滿面煙容，睜開了嫌惡的目光，注視着我的臉門，唔，想不到結婚不到一年，我竟成了他的眼中之釘一般了。

他既然沒有情，自然我也不應有什麼義了，雖然我的心中還有一點希冀挽回愛的情緒在苗長着，是我努力遏止牠，不讓牠流露到我的面部上來。

「賚」我一直逼近他的跟前，「我已經同你不知說過多少次了。爲了你的墮落，我受夠了公婆的氣，替我設想一下，你也應該立刻覺悟轉來呀！要是這樣的墮落下去，你將來能有自拔的一天嗎？別以爲家中有的錢，可以永久過愉快的歲月！賚一個年青的人，難道可以不替自己的前途尋求一點光明，反而去自己毀滅自己嗎？」

「琳你到底是教訓我，還是勸解我？」

「我怎麼好教訓你？」

「那末，閉住你的嘴吧！我不願意聽這種話，老實說，荷香那女人，他便始終沒有一句不是奉承我的，而你……嘿！他射了個鄙夷的目光，隨即閉上眼，瞧也不再瞧我了。」

我的心簡直要飛奔出來了，露着發顫的語音，臉部的神色達到了再緊張沒有的程度，聲浪高而尖銳，一字一句都變成了經受壓迫之後的叫喚。

「資，難道你再也不留戀於我們過去的情愛嗎？」

「……………」

「你以為我成了你的妻子，便一輩子當服從你，隨你怎麼安排？」

「那你預備怎麼樣呢？」他受了刺激似地睜開眼來說。

「資，我坦白地告訴你吧！你別以為琳是像一般羔羊的女子樣的，只需要富貴而不需要別的的人！」

「別說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想跟我離婚？老實說吧！像格麗那樣的溫柔體貼，懂得真摯的愛情的女人，我要離開她，便離開她了！」

「好！」我恨恨地說。關於資跟格麗的關係，我在婚後便聽他說過的，那是一個可憐的，不幸的，受盡人間蹂躪欺騙的女人，聽說她現在已受着非人的生活了，想到這，我幾乎為她掉下淚來。啊！想不到我竟也會走上同她一樣的被遺棄的命運裏去，不過，我決不能受人家的壓迫欺騙，我要奮鬥，跟萬惡的環境戰鬥。

「資想不到在今天我才明白你的心，算是我受了你的一度的騙好吧！還有什麼可以跟你說的呢？」

說吧，我忿忿地面對着玻璃窗格，望着屋外的天，幾乎想馬上奔赴出去。

過了半頓飯功夫，資懶洋洋地站起來，一個僅僅二十來歲的青年，一點精神也沒有的打了一個呵欠，隨即走近我的身邊，更變了緩和的聲調說：

「琳好吧！別胡鬧吧！我們總究是夫妻啊！我聽你的，這還不好嗎？」

「真的？」我轉過臉去說。

「爲什麼不真呢？」

「那末，你應該用行動來證明你的改過自新。」我嚴防地說。

「好的，你可以息你的氣了，我的琳。」

又是一個呵欠升起來，我知道他的煙隱已在作祟了，果然，不到三分鐘，他便點點頭，像赴緊要的事會似地，趕緊走了出去。

陳媽來叫他，說是太太有話跟他說，可是他已跑了老遠的一段路，趕也趕不上了。

我坐下來，雙手支住兩頰，又跌入沉思的境界中去了。

——真的他會改過自新嗎？難道他並不欺騙我嗎？

一個突兀的思潮鑽上眉頭，我忽然發見了一個奇妙的對策。我想這也許可以使資真的能

夠悔悟，而因為悔悟，便下決心戒除那萬劫不復的癖嗜；萬一不，那我便斷然跟他解決，以求取精神上的安適。

我是個需要愛情，純潔的愛情的人啊！我寧過困苦的生活，可不願失去了寶貴的「愛」的珍寶。

四

果然，資所說的全是詭詐，他還是天天上煙館，玩私娼，人腐化得不成個樣兒，連從前所重視整潔的那根領帶，現在也不願意去注意他了。瞰着這一壁使我難過，一壁却更增進了我的憎惡！當然我們還是夫婦，然而彼此的內心，却在天天起着劇烈的鬥爭，他不願意同我多說話，我也同樣的對他無話可說了。

不願守住這空寂的房間，我也做做起資的行徑，三天兩頭向着外邊走動。自然，這是公公所最反對的行動，然而我已準備不想做夫家的家奴，所以也便一些都沒有什麼畏忌了。

娘家我不回去，實在我無所戀於出生的娘家。父親聽着繼母的嘍叨，早已沒有好感，那我爲什麼要去瞧這位只會出賣女兒的靈魂的父親呢？也許有人要說我是不孝，那隨他們說吧！反正

他們都是封建社會中的寶貨，只會替封建的思想習慣作護士而已。

我走動的地方並不多，除了幾個同學處以外，那便是報恩坊士清那兒，他那兒只有一個耳聾的母親，所以你去是一點也不會感到拘束與不安的。

士清全不像資那樣，他多情，他溫存，他懂得愛，體貼，然而並不如資那樣的色情狂似的狂愛。他處處關懷我，同情我，而且不時搬出一些新的知識，予以指示。人只得十九歲，然而却像一個頗具世故的漢子了，使我感覺到大有相見恨晚之概了。

明知近來有不少人在注意我的行動，然而我何忌憚，我要跟資戰鬥，我非如此不可！

我的感情激越起來時，甚至想跟士清一走了之，因為對於資我已全不希望他能改過自新了。

然而不知怎的，一陣過後，激情又退決下去了，我依舊在痛苦的狄家生活，做着一個墮落的丈夫的妻子。

哦！終有一天我會跳出去，這一天，一定距離不遠的！

阿紅告訴我，公公跟婆婆已在嚴密注意我的行動，並且還說公婆並不竭力要少爺革除抽煙的惡癖，却第一要他注意我，別讓我毀壞了狄家的家聲。

我只報以一笑，「阿紅，你別急，我會得對付他們！」

這孩子含着奇異的目光，便不再開口了。

一整晚我做了個好夢，我已經是士清的人了，醒來後，笑容還是很豐富的留在臉上呢！變了，的確的，我在很快的轉變了。我要充分發揮我的個性，我非變不可！

禮教者的真面目

一

什麼時候，琳才能脫離苦海呢？

差不多我每天在自問着我的碎裂的心，睜着失神的眼，久久終於沒有個答案。

冬在宇宙裏更佈起了酷寒，窗外滿目的淒涼，秋海棠的殘枝敗葉，象徵了整個世界的凋零景象。

資跟我成了陌路人一般似的，家成了他的牢獄，每次回來，除了咀咒便沒有話說，我成了他的眼中的一支釘，晚上他的眼簾，便會將增進了他的氣惱，除了悲傷與憤怒之外，沒有第三種情緒在我的心頭茁長。

小丫頭阿紅，鬍鬚也成了他的敵人，不是頤指氣使，便是指骨頭擊到他的頂樑上。

「小娼婦，少爺回來，看你的哭喪屎臉！」

這不是在明明地當着和尚罵禿驢嗎？

忍着氣，用沈默對待他，我想，這痛苦的，錯誤的結合，遲早要破裂了，我又何必不能忍耐一時的忿怒呢？

想起了我們的結合，當然是自怪年齡太小，認識力薄弱，那糊糊塗塗受了爹媽的騙，受了資的騙，而致於遭受這種創痛。大概這是主所命定的吧？那末讓我暫時容忍一些，以贖取我的罪愆吧！

火爐裏的旺旺的炭火，嬾動着青燎燎的火舌，想起初結婚的時候，天氣也不亞於這末樣的酷寒，我跟資並肩坐在火爐的一旁，資擁着我，剝着粒粒的榛子，送進我的口裏，渾然沉醉於交流的愛河之中。

此情此景，恍如隔昨，然而會幾何時，資却變了，全變了，他墮落自戕，非但不肯容納我的誠意的勸告，反能變本加厲，墮入萬劫不復的魔窟中去了。

鴉片成了他的好友，荷香那私娼成了他的愛人，可憐！一個曾經受過初中教育，出身在自以為書香門第，高人一等的詩禮之家的青年，居然會墮落到伊于胡底，這能說全是他個人的錯嗎？不，當然不，封建的家庭，封建的社會，是殘害他的劊子手。我會經諄諄地把他陳訴時，滿以為他會醒悟，（我相信他決不是個蠢材，因為他的頭腦一向是不愚鈍）而豁然悔改，跪在

「覺悟」的神前，至誠地懺悔，那知我的期望全掉空了，他中的封建的餘毒太深了，自以為憑着家中有十多萬的資財，即使荒唐得再利害一點，這有什麼憂愁呢？

唉！你想對於這樣的一位丈夫，我還有什麼留戀呢？我應該做個像樣的人，我不能夠效學賢母良妻的懿範，而不替我自己求一道新的出路。

潑了一回炭火，資總於披起大衣預備離家了，我心不在焉的瞧着那冊傀儡家庭的劇本，只當做沒有瞧見一般的。

阿紅低聲地說道：

「少爺！天又晚了，外面又在刮北風，別出去吧！」

一個呵欠（自然是煙隱發作了）才從他的口中打完，他怒目直視的說：

「要你管！你幾時留心過少爺，幫你的奶奶去吧！」

於是他頭也不回地走了。

「阿紅，別多嘴，討少爺的罵。」我說。

「奶奶！少爺從前不是同你像一個人兒一樣嗎？」這丫頭露出懷疑的，訝異的目光說，

「可是現在不是從前了呀！阿紅，你年紀小，太小了，你不懂得。」

「唔……」

二

不怪兒子的墮落，却怪媳婦的不能勸化；不怪兒子的不能悔罪改過，却怪媳婦的有意放任，這不是可笑的怪事嗎？然而天下却竟有這樣的公婆。

公公狄殷，總算是縣城裏頭夙負聲望的紳士，可是他的私生活是這樣的蠻橫無理，誰又能料得到呢？

已經有幾次他運用了那種蠻橫無理的作風，對待着我，然而終沒有今天這一次的利害。

十時不到的時候，陳媽正在把一束從暖室裏購來的鮮花，插到那小廂房中的白磁花瓶裏的時候，我走進去，湊巧公公也在那兒，一瞧見我，眉頭便皺得像龜背紋。

「琳，我正想跟你談談。」

「唔，公公。」我說，從容地站在他的對面，動也不動的。

他把繡花錦緞的馬褂袖拍了一下，等陳媽跑出小廂房，便陰沉地說道：

「資近來怎麼樣了？」

「還不是跟過去一樣嗎？」

「一樣？」

「而且恐怕比過去更要壞些呢！」

「哼！這敗家子！」彷彿他十分惱怒似的，「真是家門不幸！」

「我想公公跟婆婆也該管束管束他！」

「管束他？」

我想這不致於會引起他的怒火，那知竟又觸動了他的肝火。

頓了頓，他便道：

「管束他，還用你媳婦說，琳告訴你，請你自己也檢點一下吧！」一陣冷笑，露在他的面部，我不禁心頭一凜，但是想到反正我不會得永久在狄家過一輩子精神上的痛苦的生活，也便立即平靜起來了。

「公公，這個意思，我不大懂，簡直是莫測高深。」

「說亮話吧！我們是累代詩禮之家，討個媳婦可不能不要她明白『三從四德』狄家是有數的人家，男的在外頭胡鬧，總還是無傷禮教，要是女的也……這一家的清白，可就糟了。琳你是

聰明人，尊大人跟我是年兄，你無論如何得自己多多檢點。再說句亮話吧，那個常來的窮小子姓黃的，我早就有些數了。」

「公公，」我激越地緊張着臉說：「那是資的朋友，你不能侮辱我！」我的聲音有些顫動了
起來，已失却鎮持的能力了。

「大家都是明白人，只要他以後不多來，別人倒敢撥什麼是非嗎？」說吧，他把團龍花錦緞的馬褂，重又劈拍了一回，便揚長地離開了小廂房間。

我呆了近十分鐘，一切我已明白，這不會是別人，一準是那個揚州快嘴娘姨陳媽的嚼舌。

老實說，他放着兒子墮落，不去顧問，反而對於媳婦責備得這麼嚴防，還像是個知書達禮，維護封建禮教的人嗎？對士清這朋友，我不忌諱地說，的確我是發生了愛了，倒怕他拿我怎麼樣呢？我意識到我在狄家的生活的結束的一天是不會得遠了。

從小廂房裏退出來的時候，隱約聽到後邊套房間（婆婆所住的）裏，揚起了很大的聲音，明明是要我聽見才故意如此的。

「真好個媳婦，敲穿了木魚才討得着的，自己管不好，還會管男人？也算狄家倒了十七八年的霉，唉，灰氣，那個狐狸精，敗家精！」

一聽，這分明是婆婆的口吻，我氣得兩眼發黑，一回到房間內，便倒栽到沙發上去了。

陳媽正在收拾椅桌，朝我瞟了一眼，像笑不笑的，活活的一個難看的鬼臉，我現在明白他是婆婆的一個大探子。

忍着滿腹的氣，我加速地在搜求脫離的方法。

敲索他們一筆贍養費，這我決不幹，我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純潔的愛的的生活，錢，只有像我父親，繼母，以及那滿面道德的公公才愛那種臭氣薰天的勞什子。

三

並不因為家裏有着大探子，而我便畏怯氣餒，我依然在約定的時間裏，去會見我的士清。他聽了我的率直的陳述，（公公的一番斥責）很同情地說道：

「琳，你要是願意犧牲那種生活，決心打破舊禮教的桎梏，那末勇敢地幹吧！我會做你的後援。」

「謝謝你！」

我在他的房間內走前一步，緊緊地握了握他的手，一股熾熱流盪到我的腕間，我體感到了

他的衷情了。

「要是資真個成了永遠不會懺悔的人，那我是有毅力這樣幹的！」末了我說。

「你還希望資有覺悟的一天吧？」士清的壯闊的肩膀聳了聳說。

我微點了一點頭。

「琳你真是個可敬的情深的人！」士清感動地說：「可惜資太墮落了，太不了解你的苦心了！」

我爲他的言語所激動，幾乎泫然了。——士清真是深知我的衷腸的人啊！

臨別的時候，我瞧見他今天比往常更寒酸了，盤詰之下，知道他近來的經濟太拮据了，他的母親預備不久將再賣掉幾畝僅餘的租田，於是我慷慨地把隨身所帶的十多元錢一起交給了他。爲了我的態度懇切，他便坦直地接受了，並說：「田畝賣掉之後，他將提出一部分的款項，作爲路費，到上海的繁市去找取職業，以謀遠大的出路。我很同情他的意見，不過想到他將遠離故土，便有點悽然了。」

同轉家中，突然小丫頭阿紅把房門緊閉了，向我低聲說：

「奶奶，方才少爺回來，太太特地叫他到後房去，講了一點多鐘的話。」

「講些什麼，你可聽到嗎？」

「聽得不清楚，只聽見說什麼姓黃的，姓哈的。」

我立刻明白所講的內容是如何了。

「阿紅，那末現在少爺往那裏去了？」

「又出門了，說是今晚也許又不回來了。」

「好吧！我還希望他覺悟，他倒……」我自語着。

我意識到明天或後天資回來，一定有什麼波浪發作起來，好吧！發作便早一些發作，反正我已經有了打算啦！

晚上又是失眠，眼睜睜望着天明。

鏡中的狀態更覺消瘦了不少，那面上的兩顆不深不淺的笑渦，似乎一下子突陷了許多，完全失却了過去時代一切同學們所艷羨的豐韻了。

記得男同學汪本雖批評過我的美態全在兩顆笑渦的深淺有度，恰到好處，而今結婚才只一年，美，已在我的肉體上消逝了，不禁深為悵然！

四

午後，正在後面的那個荒涼的庭園中去看臘梅含苞，聊解胸愁的當兒，阿紅，慌慌張張地跑近我的跟前，低聲低氣地抽了抽我的衣袖，直拉我到那扇木門的後面，我預測又有什麼特殊的消息給這小丫頭探到吧？同時我感到這小丫頭不枉我化了一番善心的恩待。

「奶奶今天太太沒有出去打牌，那個常來的鬍子呂先生，在太太的房間裏坐了老半天，現在還沒有去。」

「呂先生，是呂伯韜那老公嗎？」

「一點也不錯，奶奶，我雖經到窗外去張過一下，從窗帘的稀縫裏，嘻嘻，」這小丫頭笑了笑，而且臉也飛紅起來。

「什麼？你說。」

「那個呂相公坐在太太的鋪上，握着拳，替太太捶大腿。」

「真的？」我衝動得幾乎叫了起來。

「小丫頭那裏敢謊說。」

我立刻冷笑地自語道：「好個詩禮之家，累代書香，嚇嚇！虧他還說仁義道德，原來禮教的真面目便是這個，哼！以後看他當公公的還有面目說禮教二字嗎？」

「阿紅，你別聲張，」我說，「你去到裏邊去，我要到那里去探一探。」

「奶奶，當心給太太看見了。」

「唔。」

我如同探求新大陸般的，打起輕緩的步子，避過陳媽那探子的耳目，蹣手蹣足地偷過了正廳，便折入後埭到達套房間的暗廊中。心頭不免有點勃突——萬一撞穿了，婆婆扳起臉孔來，那我最好用什麼對策來抨擊她呢？

正當思潮洶湧的時候，忽然靴聲禿禿，那滿領鬍子的呂伯韜，却已從後邊的廊裏踱了過來。在他發現我向前進的時候，退又不是，進又不是，一陣尷尬的顏色露出於他的眉宇之間，而我呢，也立刻感到有點尷尬的僵局擺在面前。

終于他搭訕地開口了，「新奶奶。」

「呂先生找公公嗎？」

「是的，」他也意識到找老友不該找上內房中去，但除了承認這個又有什麼方法掩飾呢？

「真不巧，他出去了。」

「唔，那末婆婆在家呀！我故意再進攻一下說。

「是的，因為她有點不大舒適，所以我順便替她診脈。」虧他那末機警，想出了這個答案。在他，自以為學過醫，（雖然現在是早不懸壺了）可以瞞過我，其實吾會信他的謊嗎？我不便多追問他，他跟我沒有仇讎，爲什麼一定要當面揭穿他呢？

這樣，我便讓他退出去，而自己也便隨後退回了自己的房間內。

好要是墮落的狄資向有所斥責，那我倒先要他明白明白家裏的腐敗！我心裏這末想，似乎我得了個勝仗似的驕矜了起來。

「想不到這個詩禮之家的腐敗到如此地步，這真是封建家庭的一種殘落的表見。虧他做公公的，口口聲聲把道德廉恥的口號，永遠掛在嘴上。

晚飯之後，陳媽又當起了探子的工作了，她走到我的房裏來，微笑地說：

「奶奶今天沒有出去嗎？」

「沒有。」

「方才奶奶到太太那邊去嗎？」

「沒有。」

「那末，我好像看見你向後墜屋裏走。」

「哇！那是我找阿紅。」

「唔！」她點了點頭，然後改換了題目說：「少爺這幾天沒有回來過？」

「兩天了。」

「少爺真是變了，連家也忘記了！年輕人總是喜歡胡鬧。」

「唔！」

「奶奶也該勸勸他。」

「他爹媽都管不了他，何況我！」我冷冷地說。

「這……」

他接不上腔，於是便又搭訕了幾句走開了。

我一陣好笑，這女探子終究枉費心機了。

我在期待資向我挑釁，及期望公公的向我嘲諷，好讓我有力地反攻他們一下，使他們知道琳不是一個可以隨便欺侮的壓迫的人。

鬥爭的開始

期待資對於我也許會提出一種嚴厲的責問，然而已經三天過去了，還沒有他回來的影子，這自然使我感得不免有些蹊蹺。

「難道他因為聽了婆婆的唆使，而不願跟我同居了嗎？」我時時在掀起這個疑問。

陳媽不時合起笑臉，（這是她的新近的變態，本來是只有在太太跟前，才整天的春風滿面的。）偷着空，跟我閒談一陣，我知道這探子的用心——她是預備探聽我對於婆婆有沒有流言，以便去報告她的上司。其實我又不是三歲的娃娃，倒會上她的當嗎？

「新奶奶，近來太太的賭興不及從前了。」

「是嗎？」我有意無意地回答，神情是極端的冷淡。

「你瞧，太太不是接連幾天不出去打牌了？」

「唔。」

「聽說前幾天太太一場輸了八百多。」

「怕沒有這個數目吧？」

「不，也許她還少說些呢！她怕老爺知道了會心疼。」

「輸這末幾個錢算什麼一回事呢？人家誰不知道狄家是城裏的一隻鼎！」我冷笑一下。隨即瞟了她一眼，抓起那本沒有看得多少頁的傀儡家庭，胡亂地翻着。

「奶奶，可是錢輸多了到底是心疼的啦！」

瞧着我冷言冷語的對待她，這女探子再也不好意思多搭訕了，便蹣跚地退了回去。

我預料她一定要到婆婆跟前去搬是非，然而我已經替自己的前途打算了，怕他們什麼呢？

果然，一刻鐘之後，阿紅偷偷地伏到我的膝前，「奶奶！奶奶！」她的小圓臉孔微仰着，天真的顏色，流遍了她的整個的臉部。

把傀儡家庭丟到了寫字桌上，我拉起她的一隻手，用略帶驚奇的目光，注視這孩子的嘴巴，我想一定會有什麼新奇消息，從她的小嘴巴裏吐露出來吧？

「阿紅聽到什麼閒話吧？」

「奶奶，剛才陳媽在擰嘴舌，說奶奶說太太濫賭錢，太太一聽了便罵奶奶是賤娼婦。」

「這女人，哼！下作的女人！」我咬緊牙根罵了。「好吧！全宅的人都成了我的敵人！」

「奶奶，阿紅可不是呀！小了頭有些怨艾地說，因為她自知她並非是他們的一黨。」

「乖孩子，奶奶挺明白，你是我的好孩子，下次再替你奶奶多留神點他們的閒言閒語。」

她立刻轉變得欣快了起來，「奶奶，我會，我會的。」

天空又垂下了沉沉的黑幕，歸巢的烏鴉，又在打起陣陣的嘈亂的叫聲，竇大概又不會轉回家來了。

今天是一整天沒有離開過我的房間，不，狄家的房間；想着士清也許在失望地期待着我的降臨，心便掀起了一陣的譴責。

本來士清可以以上這兒來談談天，然而公公既有那種慎防的用心，自然，我以勸他不來爲是了。

士清說起他的田產已有脫手的希望了，我十分地爲他欣慰，不過想到他也許會實現到海

上大都會的願望，便有點不如意起來——我將失去一個知音的朋友，我將失去一個有所歸宿的人物了。

想到士清的樸實，深沉，磊落，敏慧，那種出言吐語的精細審慎。舉止行動的端莊豪爽，對於女性的溫順敬愛，要是把資來跟他做個對照，那末，一個是完美的富有光明的前途的青年，一個是腐化的，日趨沒落的魔窟的青年。唉！主太降罰得我利害了，偏生教我嫁於那個一輩子墮落的純袴之輩；我雖是一個曾經受過浸禮的人，然而我却由於心頭的憤激而不能不咀咒他了。

中夜，呼嘯的北風在屋外發吼，片片的銀杏上的落葉，撒起了「嘶瑟」之聲，提起筆，做了一首幼稚的詩。

艱難困苦，

薰陶着我的愛人哪，

成爲一顆堅強的種子。

知否我的愛，

創傷的心，在日夜爲你祈禱；

未來的你，將成爲我的天使。

魔障在困擾你，也困擾我；

舉起斫魔的利斧，

攜起手，奮鬥，勝利可期。

知否？

我的顛覆的心，

將重振起，克服一切艱辛。

擲下筆，再三地複讀了幾遍，覺得太幼稚，太淺薄，這一定會給士清哂笑的，怕羞的心一起，便決意不讓他呈奉於士清的眼前了。

二

聖誕節在中國的一般家庭裏，是絕端不會引起一種小小的騷動的，然而在信教者的家庭



中，可就不同了。

前兩天，那個劉牧師，留着一撮長鬍鬚的劉碧澄，送了不少的禮品；還有那個聖安德小姐，送了幾盆幽幽清香的水仙花兒，還有其他的幾位親友，也成規地致送了一些聖誕禮品，這就引起了家庭中的騷動了。

去年，資和我度着聖誕節時，我是那樣的充斥了滿懷的喜氣，跟他招待着那批來到家中的親友；然而今年，我那裏再有這份情興呢？

說起我的公公，真是一個你無論如何不容易弄明白的人。他是個老頑固，保守禮教的，老前輩，然而却又是一個信着基督教的教徒。從資的過去的談話中，我知道他早年雖對於基督教信得五體投地，現在雖說完全放棄了那種信念，可是對於教友們，還是繼續往來的。

一個虔信過基督教，再深信國粹的孔孟大道的老人家，該是至少成爲和靄誠摯的人物，實際上却只是一個頑固、無理、刻薄的家主，縱任兒子墮落，縱任妻子胡鬧的怪物，這又誰能料得到呢？

我受他的無理壓迫夠了，我看透了所謂士紳先生的真面目了！

今天，是聖誕節的正日，公公特意要我像去年一般的爲他招待來賓，招待成規的敘餐，我一

時找不出拒絕的理由，便只有勉強答應的一法了。——心裏是老是乏味，惱悶。

賓總算在晚上的五時過後回家了，好久沒有洗換的西裝，領帶上都是油垢，面貌更消瘦了，差點兒成了骷髏樣的，一瞧見他，我就心裏作嘔，

——他還配作爲我的丈夫嗎？

我恨恨地在心中咕嚕着。

客人都到齊了，大廳上一些也沒有點綴起什麼聖誕節的景物，這大概是公公的掙節開支的表示吧？大概是爲了婆婆的開支太大，不能不在這種小節上也打算打算了。

席間，婆婆常以嫉忌的目光注視我，賓也以異樣的面色，不時瞟我一眼，客人們誰都有些感覺到了，可是誰也不便探問。只有那位爽直的天真的聖安德小姐，却握住我的手說：

「琳似乎你沒有過去的活潑了，爲什麼煩惱呢？可以常常到堂裏來走走呀！」

「唔，是的，我很好，謝謝你！」

說實話，對宗教，我從來就沒有好感也絕無惡感，宗教是一種良心引動，一切對得住自己的心，那便是做一個真正的人了。

「別騙我，我看得出你精神上的變動的。」這位小姐隨着便說。

我只有支吾的一法，我怎能在今天的餐桌上跟她赤裸裸的說明一切呢？

爲了我的與緞全無，同時公公和婆婆又似乎暗中心事重重，再加以資的神思不甯，呵欠頻頻，因此，這個狂歡的敘餐，便在掃興中過去了。

草草地餐畢之後，客人們都陸續地散走，聖安德小姐臨行時還頻囑我到堂裏走走，是可以多多地贖罪的，我點着頭。

「我會來的，聖安德小姐。」我說。其實我是聊盡敷衍而已！爲了自己的前途，我難道可以去求主給我以幫助嗎？

餐席收拾過後，資作了個想離家的姿態，可是在幾回內心的衝突之下，却賈起勇氣，忍受了快將發作的煙癮，跟在我的後邊，向房間中走進去了。

我覺得有點怪，可是決不問他，我跟他還有什麼話可以談呢？

三

坐在相對的兩張沙發上，暫時彼此沉默着，靜聆着那唯一的桌上「滴答」的鐘擺聲。

資把半身子漸漸地斜靠在沙發背上，噴着濃烈的雪茄煙霧，一圈一圈地噴了老半天，終於緊閉着窗戶的房間內，騰得滿室氣。這味道倒很好受，我覺得還不至於窒息。

阿紅倒了一盃雨前綠茶給資，隨即退到我的一旁，資虎視了她一眼，陰沉地說道：

「阿紅，出去。」

「是的，少爺。」

這小丫頭便轉身走開了。

半枝的雪茄燒過了，資轉過頭，瞧了我一眼，泛出一大團眼白。

「琳，讓我跟你談一回吧！我覺得我們彷彿成了仇敵似的，這不是個好現象。我歡喜說真話，你說我墮落，不求上進，把自己埋葬進坑裏，不差，我承認，我全不反對。不過，你，琳，你也不見得循規蹈矩，守着婦道呀！」

我緊盯着他的面門，一般忿火燃燒了起來，我說：

「資，你說話應得留神一點，一切我全知道了，不過你要明白，士清是你的朋友，他比你苦，比你窮。然而比你有志氣，有未來的抱負，我想我跟他交朋友，決不會辱沒了自己。要是你以為我跟他有什麼關係，那隨你去想像吧！」

「哼！你好！你竟還敢說出這樣的話來，真氣死我也！」

我早已預備跟他鬧決裂的，因此也就怒氣沖天地說：

「資！你不是個沒有知識的蠢貨，你不知道冷待你的妻子，她心裏會怎樣苦痛？你倒非但不自省惕，不加安慰，反而聽了公婆的唆使，責怪你的妻，懷疑你的妻！」

「豈有此理，真豈有此理！想不到一個受過教育的女人，竟會說出這個話來。」他把茶盃在小茶几上重重的一擊，以致潑濺了不少的茶水。

「聽我的，資！」我故意嚴肅萬分地說：「當然，我知道你對於我的一種心情，你不會再愛我，因為我在你的心中，是已經成爲一個叛逆的，不貞不淑的女人了。好吧！我願意你這樣，赤裸地告訴我吧！我不是一般可以做牛馬我以賢母良妻的人，我不希罕府上的大財，讓我們爽爽快快地各人走各人的路。」我巴望這個提議，不會得到他的反抗，因為他有的是錢，只要我今天跟他離婚，明天他不是可以把荷香那女人接進門來嗎？」

然而他却似乎刺激得太深了，突然站起來，以一種驚異的目光望着我，彷彿一頭發怒的狼，可以一下子張開大口，將我一口吞嚥下去似的。

「琳！你想離婚？」

「是的」我冷冷地說

「不……」突然地頹廢地坐下去，「不，我不能答應你，」隨即又湧起了一種惡狠狠的顏色，「我希望你做一個克盡婦道的妻，我決不願讓你離開我，——使我們的家庭給外人譏笑。」這真是一種惡毒的手腕，我料不到墮落的資。有這種萬惡的心計。

「資既然我們的愛已經枯竭了，那爲什麼定要使我們的精神做痛苦的結合呢？」我一點也不衝動地說。「何況你們是清白的，詩書門第，當然是以和我這個不守婦道的女人離婚爲是呀！」

「你狠，你利害，琳我想不到，我受不了，可是……」

迅速地站起身，他向我仔細地注視了一下，三分鐘過後，他丟了那根雪茄蒂頭，

「琳好吧！我了解你，我知道我有許多不是，可是你跟士清那窮小子去混，這總究竟是……好的你聽敏，你明白，你清楚。」

「你一定要我倆痛苦地結合下去嗎？資」我冷笑了一聲，我想，我既然決斷地提出我的意見，我應當鬥爭，非達到我的目的不可！好在士清還沒有走，我可以跟他一同去找光明的快活的路。

「可是我不能答應。」

「讓多情的荷香做你的妻子倒不更好嗎？我情願她來替代我的地位，我決不會如一般女人似的表面上說得好，內心裏却另有一番作用，你放心吧！」

「荷香？她只是一個蕩婦，哦！」他苦痛地說道。

「別糟塌別人！」我譏刺地說。

「琳，你是不是早已立定了和我離婚的心意嗎？」

「是的。」我立刻回答。

「你難道不希望你的丈夫重新振作，做一個有爲的人嗎？」

「我再不願聽你這些欺哄！」

「啊！」他失望地又坐倒了下去。

愈是他這樣說，愈增進了我的深忿，我繼續進攻說：

「資，一個會自新的青年人，決不會把自新改過等好聽名詞放在嘴巴上的！」

「唔，你簡直是在宰割我！」

一個呵欠又現出了他的醜態，一點點的淚水，從他的眼梢頭掛下來，我知道他的老毛病又

發作了。

「快去過你的癮吧！資！」

「……………」他愁然地瞥了我一下，一種難受的生理上的作用，在作祟他漸漸地缺少說話的精神；終于一言不發地，他披起了大衣，退出了房間。

「琳你決不能你！」

聽了，他回頭說着這一句，不容我答覆他，便走了。

我感得我是鬥爭勝利了，我暗自笑着，我想我應當努力繼續鬥爭，以求取全盤的勝利。

資走了，房間內顯得很空寂，我漸漸地鎮定起來，我要推求一下：爲什麼他要反對我的提議呢？這裏當然不會得沒有緣故。

我想，第一，他不會真個相信我跟士清是愛上了，他一定以爲我是一個戀財愛錢，過不來苦生活的人，決不會真如他們所說的，我會去真正和士清發生關係。第二，他一定以爲萬一真的離婚，我不會不敲索他一筆很大的贍養費，這將在他的財產上受到一個很大損失。

可惜的資呀！你全盤弄錯了，你的心思却跟我主意成了個反比了！爲了要獲取離婚的成功，我想我有加緊鬥爭的必要。

忽地小丫頭從外邊跑進來說：

「奶奶少爺不會回來了。」

「隨他。」

「他方才跟太太說今天有事不能回來，太太也沒說什麼。太太總是這樣，背後說他撒爛污，當面又疼得要命。」

「嗯！」我點了點頭。

今天，這個聖誕節，是我的重大的紀念日，我跟賚的實際破裂，是從這天開始的。我要在手記裏大書一筆，留作後日的永久的紀念。

四

天氣踏進了嚴寒的領域，憚於出門，因此已經三天沒有跟士清會面了。

想到這年青人也許在期望得生起狐疑來吧，我就決意在今天的下午，去探望他一下。

天張着一幅陰沉的臉，陽光給冰凍了起來，老是躲在密密的彤雲裏，不肯露出一絲光芒，街上顯得冷淒，只有很少的人在躑躅着。

撲了個空，——士清到他的朋友處去了，說不定要到晚上才回來，於是只得捧住了失望的心，回轉自己的家。

——怎麼他會得不在呢？難道他在準備離開老家，到憧憬已久的地方去嗎？

我呆呆地思索着，致於回歸時的步子變得遲鈍異常了。

——對於資我非達到我的目的不可！悔過，自新，決不會在他的心頭真正茁長的。我不能隨着這樣的一個丈夫，把自己毀了。我要做一個人。一個像像樣樣的，有愉快生活的人！我應該鬥爭，需要鬥爭，以求取新的出路。

這樣地一番思索之後，我總於決定了：

——我應當趕緊解決我們的痛苦的生活！

關於資的不肯斷然答應我的提議，最大的原委，無疑地是怕他的書香門第上染上了污點，而怕支出一筆很可觀的婚離費用，也是個次要原因之一，其實對於後者，他實在是過慮的，也可見他是根本沒有了解我的性格。

人家說「不自由，毋甯死」，而我則是「沒有愛，毋甯死」。一個妙齡的少女，他怎麼能夠沒有純潔的愛的的生活？

一想到這，對於我那根本無愛情可言的丈夫，我簡直把他看成了一個劊子手似的，他不讓我脫離這個苦海，我是遲早會判作他的刀下之鬼的。

忘記了寒風的砭入骨髓的酷冷，我終於失望地拖着疲倦的身子，回進了我的家。——這個可咀咒的家。

五

出乎意料之外的，狄資却突然出見在我的目前，這使我倒有些吃驚不小的，——怎麼他會這末早回來呢？難道荷香那私娼奚落了他嗎？難道有什麼突然發生的事故嗎？

我含着驚異的目光瞧了他一眼，他的面色鐵青着。他的黃橙橙的眼珠彷彿凸出了一些，當他的視線正巧跟我的視線接觸時，立刻他又把眼珠的方向故意兜轉到別的地方去，一大口，一大口雪茄煙霧從他的口中冒出來，他裝得絕端沒有刺激的樣子。

褪下長毛駝絨的大衣，我一聲不响地坐到轉椅上，料到資一定會跟我談到什麼的，所以就忍耐着讓他先開尊口。

幾分鐘之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琳那兒去從……那兒回來嗎？」他說。雖然他並沒有指明士清兩字，只是在含糊中過去，然而我却早已敏感到這言之骨了。

「是的，真如你所想像的正確。」

「唔！我不過隨便問問，琳你別太認真！我們過去不是沒有過愛情，不是如一般封建家庭的子弟們，憑媒妁之言才結合的呀！好吧，我不會相信你是到那兒去的。個把窮小子，決不會給琳所愛慕的。」

這是個尖刻的諷刺，我早感覺到了，他別的一毫也沒有進步，只有這個聰敏，他倒會發展得最好的。

「可是我却真的從他那兒來！」我嚴肅地說。

「無論你怎麼說，我不會相信，我不能相信我的琳真會丟棄她的家，她的丈夫！」

「嘿！太甜蜜的詞句了！」

「琳讓我們重溫起昔日的舊夢吧！告訴你，我也自知太墮落了，我已自我悔罪了！不久我將開始戒煙了，相信我吧。我還年輕，我會得自新更生，不再糟塌我的前程的。」

我能相信他的此種甘言蜜語嗎？他已經再三再四地重複了不下十多遍，我不是個孩子，我

簡直連聽也不願意再聽。

「資別說這些吧，我勸你最好的辦法，是我們雙方愈早脫離，愈爲美妙。」

「你怎麼老是想這樣的念頭呢？」他似乎有點痛苦起來的樣子。

「是的，是事實迫我這樣。」

「難道你真以爲資是個永遠墮落的人嗎？」

「唔！」

「嘿嘿！」他冷笑一聲。

然而這却更增加了我的憎惡。

「資徹底地告訴你吧，封建的貴族家庭是壓服不了我的，錢財的魔鬼是沒有勸誘我的力量的，所以我是決不留戀富貴的家庭而甯去過苦痛的生活。只要精神上是愉快的，這就所得足償所失了。所以你放心吧！我跟你提出離婚，是決不會要求你付一個錢的贍養費的。」

聽着這，資向我瞥了一眼，大概這意見使他大大地吃驚不淺的緣故吧？

「請你別說吧！我決不願意跟你離婚，琳！」

「爲什麼你一定要延續這個痛苦的結合？」

他乏神地搖了搖頭，痛苦地抬起身，勉強把那件在煙舖上騎得髒黑的大衣披上身。

「琳我馬上便去瞧醫生，回來再報告你吧！」

我一聲不作地，連頭也不點動的讓他走去了。

——他真個會去戒除嗎？他真個不讓我跟他離婚嗎？他會自救嗎？

一種不免動搖的意念震撼了我的心旌，我幾乎不能堅持我的決定了。

終究我們是有過愛的生活的，前塵影事兜上心來，我不知怎的，一縷微微的靈光在心頭閃爍了。

瞧着資的背影，遠離了房前的那個庭心，折過一道的廊，於是立刻消失於我的眼簾了。

我呆呆地直立在窗前，決不定我應該怎麼樣才好。

想起挪拉這位女主人，有毅然擺脫家庭的決心，我難道就沒有這份毅力嗎？

我跌入了沉思默想的幽微境界裏去了。

六

當意識清楚轉來的時候，陳媽這女探打着嘻嘻的笑臉，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新奶奶！太太說要你過去談談。」

「唔！」

我不免莫名其妙起來，太太爲什麼要叫我去？她將跟我說些什麼話呢？想到她前天所給我發見的隱私。我心裏微笑了，——這種書香門第招牌的富貴人家，誰能料到是醜態百出的啊？

「快一點去吧！新奶奶。」陳媽瞧我不卽動身，便催促說。

「知道，我立刻便去。」

陳媽遠走了不久，我吩咐阿紅看好房間，便打着迂緩的步子向後埭的大套房間裏跨進去。「新奶奶坐。」她特別客套地說，隨即目視了陳媽一下說，意思要她避開去，別妨礙了我們的談話。

「唔，婆婆！」我坐到她的對面。

等陳媽離開房間，婆婆的那隻凶相的臉門上掛下一絲笑容，——猙獰的，含有蔑視的笑容。「新奶奶，資說你要跟他……我想不會的吧？狄家沒有虧待過你，公公又沒有苛待了他的媳婦，可不是？」

「是的，婆婆，我的確跟資提出過！」我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說。

「不好媳婦，你不能這末做，要是給你的公公知道了，這將把我們的門風敗到怎樣的地步呢！」

我心裏立刻反抗道：像你婆婆這樣過了「徐娘半老」的年齡，還在玩戀愛的把戲，倒會不影響了狄家的門風嗎？但是我終于沒有出口。

「婆婆，便是公公知道，也沒有什麼……我是純正的提出，這提出是可以為法律所許可的。因為資已經是個無藥可救的人了。政府裏正在雷厲風行的禁煙，而他偏會染上這種自殺的嗜好，單憑這一點，我已夠作為提出離婚的根據了。」

我想我這樣堅強辛辣的答復，一定會引起她的反抗，用長輩的身份來壓迫，然而他却益發放低了聲音說。

「不好媳婦，你不能這樣說，你得知道公公是個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你不能讓他丟臉，而且令尊和你公公是世交……」

我不管她怎麼說，只加強地說：

「婆婆，假如你們愛媳婦的話，那還是答應媳婦的提議吧！」

「不！」

「實在你們答應我是最好不過的，你們一定可以獲得一個更順從孝敬的媳婦。」

「爲什麼你一點也不肯聽我的勸導呢？」婆婆顯得有些憤激起來了。

「因爲我感得需要新的，有意味的生活。」

「我不懂這些話。」

「那有什麼辦法呢？」

「我沒有辦法了，等，你公公作主吧！我想你父親決不會願意聽見這種消息的，他是個曾經在衙門裏幹過差使的人啊！」

她以爲可以利用我的父親，以便施我以壓力，其實她完全攪錯了，我不是個孩子了，我不會第二次再上他的當了。

顯然，她已經感到同我無話可說了，頭低下去，露出鄭重的憂慮。

我深深地了解她的所以不敢同我在言語上起衝突的爭嚷，因爲那次的秘密的勾當，她一定有所探悉，（當然是陳媽去告訴她的。）這才只用平和的態度對付我；否則，這位名聲響亮的雌老虎，怕早已跟我鬧翻了。

沒精打采地彼此呆瞧了好一回兒，大家都覺得十分乏味，我漸漸地立起身，辭別這位不久

將跟我脫離婆媳關係的婆婆，身軀微帶輕鬆之感的，便離開這大房間。

以爲資今晚定然會回來的，她方才不說要到醫生那兒去準備戒煙嗎？然而事實證明他只是撒謊而已！一整晚的時間，他又消磨在荷香那兒去了。

睡到舖上去的時候，我恨恨地想：他會悔悟嗎？他會自救嗎？！

七

早上，我忽然接到士清的一張手條，從阿紅的手裏遞到我的手裏，以絕端的好奇，我細讀着寥寥的幾行短札，他約我到冷香茶閣去一會，說是順便將跟我有重要的商定。我的心微微地跳躍着，自然，充滿了愉快，我想，士清也許將給我以一種更大的鼓勵，使我能早日脫離這兒的苦海。

「生活是必需奮鬥的！」

這是他在短札中的一句精警語，我懂得那主旨所在，我會遵行他的善意的指示。我已經跟舊社會，舊禮教鬥爭了，我需求勝利，我不能爲封建的社會環境所戰敗。

吩咐過阿紅之後，（要她探察家中的動靜）我帶了手袋，隨便穿了件過時的舊大衣，（以免受人注目）連陳媽也不知曉的，便離屋出走了。

這一次的密約，竟造成了我跟資離婚的原因，說起來，真是有點可怪的。然而你只要懂得書族子弟的觀念是複雜的，那便會了然於他的突然能讚同的道理了。

寫來真是話長，然而我非詳記不可，因為這是生命上的可貴的一頁喇！

痛苦的解除

這是一個愉快的晤談，在那冷僻的茶樓的一角，我和士清這朋友並坐着，彼此以一種赤誠的心，相互傾談，幾乎忘記了中午的時間了。

天氣冷，茶室裏只冷清清地坐着三、五個茶客，這兒沒有一兩個熟悉的人，否則將給人們以一種茶餘酒後的談資了。

士清露着深沉的目光，透出慈祥與勇毅的光芒，發射着，閃爍着，彷彿兩條游龍似的，始終纏繞於我的臉門上，致使我不免有些羞答答的忸怩之態。他從來沒有這麼注視過我，我漸漸地體感到他的眼仁裏透起一層水汪汪的醉態，於是我的意識立刻鑽透起來了——士清是在開始他的情苗的抽苗了，他在他窮愁淒苦的生活上，是需求愛的甘霖的需潤啊！「可憐而又可敬的士清，你將會達到你的慾望的滿足了！」我在心底自語着。

「士清，老是瞧着我作甚？到底你約我是怎樣的一種目的呢？」

「唔……」他萬分忸怩地如同一個害羞的閨秀似的，我真想不到一個強毅的青年，却會顯現出這樣的一種怯弱的神態。

「說呀！士清，難道你還有對我不能訴述的衷曲嗎？」

「琳」突然他微微地抬他的昂藏的身軀，「我們到那邊一談好嗎？」他說。

「你不怕冷？」我微笑了一笑。

「再冷也不能凍壞我的身軀。」

「好吧！」

付過茶費，走下那精緻的茶閣，下面是一個潔淨的竹園，三五片才離故枝的杏黃色的落葉，疎疎地散佈在四周，園是冷寂的，然而却非常的幽靜，作為心交的密友們長敘契闊的地方，真是再適切沒有的。

挽着手，我們穿過一排粗幹的叢篁之後，一塊光潔的青滑的石條，似乎在那兒專待我們去予以溫煦的施捨似的。

士清先坐了下去，拉住我的手，我覺得一股冰冷的寒冷，從他的手掌心裏直透到我的掌中。

「士清，你穿得太少了，今年的天氣太冷了，不是嗎？」

「不，不要緊，琳別替我擔憂，我已經這末樣奮鬥過了十九個寒冬了。」

「嗯，」我點點頭，「那末，現在請你告訴我你的衷曲吧！」我坐下，依偎到他的一旁，漸漸地也把我的身軀貼上了石條。

「琳大概你明白了我對於你的心吧！請你容納我說一句話。」

「……………」我好奇地望着他。

「我愛你！」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壯碩的朋友所首次流露的一種兒女之態，我早已料到這三個字的吐露，所以一點也不驚奇的：憑良心說，我也早已預備把這顆受夠了苦痛的心，呈獻給他了。

「士清！」我默默地點頭，讓接受的眼色，于他以內心的滿足。

他笑了，是自然的，天真的，勾起了我的久已枯寂的愛的火苗。

一般溫熱，從他的掌心裏傳導到我的身體的任何部分，我微微敬着身，視線斜眊着。

「士清……………」

於是他遏不住那大膽的，歇斯的里式的舉動，他下跪了，如同一個拜倒於偶像之前的虔誠的善男信女似的，那毛茸茸的頭顱俯下去，愈俯愈下，最後便貼上我的手。

一個深深的吻貼上了我的手背，幾乎帶走了我的魂魄。

似乎竹林外有一種彳亍的步履聲，我立刻機警地拍着他的背。

「士清聽！」

一個突然的驚覺致使他回復了那平靜的意識，他重復端坐在我的一旁，閃着富有光芒的視線，在搜索那竹叢的每一個空間。

「沒有，這是風呀！」

「唔！」

我倒微微露出了一點紅暈。

「琳！」他開始正襟危坐地跟我說話了，「我的家事已經處理得差不多了，本來我早想離開這無情的故鄉了，可是……」

「……」我訝異地望着他。

「爲了你，我覺得不能丟棄你，你不是說不久便將脫離那封建的，門楣掃地的家庭嗎？」

「唔？」我嚴重地點點頭。

「並不是我說狄資的壞話，他決不會有自拔的一天了，每一個同學的善意的勸導，反而使

他嫉憤；而那批流氓傢伙，却竟然會成爲他的至交，這樣的一個人，還會有些微的前途嗎？琳我已經打聽過他過去的罪惡了，他曾發願要拯救一個在上海的被迫害的女人，她叫做格麗，然而終於他把她丟了！雖說他的父親爲了門楣的關係要他遺棄，然而他在良心上說，終究是卸不下他的罪過哪！他是發誓要極救她的，甚至在回來的時候也同我談起過，然而自從跟你愛上了呢？不是便忘記得一乾二淨嗎？現在他又愛上了荷香，那私娼的妖女人，自然不會再跟你有一點殘餘的情愛了。要是你跟他的關係，如同格麗一般的話，那早已不會再予你以一瞥了。」

聽着士清這樣滔滔的說述，我只是沉默地點頭，我知道這些全非子虛，我明白得並不亞於他所知道的。

「一切我全明白，士清，所以我已決定了和他離婚，以解除我們死樣的結合的痛苦。」

「真的？」

「你以爲我不會真有那種勇氣嗎？」

「不不！」

「那末，請你再等待片刻吧！要是可能的話。」

「在你沒有解決之前，琳我不會一個兒悄悄地走的！」

「你真誠地用你的赤誠的心愛我嗎？」

「你懷疑我會如狄資一樣的嗎？」

「不！」

「那你相信我，相信你的士清，一個貧寒出身的熱忱的青年人。」

「好吧士清，你別說了我全然明白你的心。可是資却徧生不答應我的提議，我已經跟他鬭爭了不知多少次了，我要求取勝利，然而事實却給我以相反的效果。」

「這末說，那他對於你還沒有全然心如死灰吧？」

「嘿！有誰知道這種執拗子弟的用心啊！士清，你幫助我，用怎樣的方法來求取勝利呢？」

「你沒有提出你不需要一個錢的贍養費嗎？」

「早提出了。」

「這……」士清沉吟了一下，「啞！我明白，他一定怕丟了他們的家聲。」

「還不是這個？」我說。

「那讓我給你想沒有別的法吧！」

「這實在是我所急於需要的。」

陽光已經斜射在叢篁之巔了，園寂的竹園之內，始終沒有第二對的戀人在這兒踟躕，腹內彼此都感覺得有點楞楞然了，我緩緩地站起來，俯瞰了士清一眼。

「士清，暫時我們回去吧！我期待你給我以好的辦法。」

「唔！」

他挽住我的穿在皮大衣中的臂膊。

「讓我們一同回去吧！琳，這你不會拒絕吧？」

想到我遲早將以整個的心交給於士清了，我又何憚於跟他挽手同行呢？讓路人們給我以譏刺，給我們以竊竊的私議，給我們以銳利的箭簇，我不會懼怕，我沒有理由要懼怕啊！——何況我是一個生性具有熱烈的反抗性格的女性。

我於是向他嫣然地一瞥，而士清是那末的聰慧，立刻將他的手臂，挽住了我的臂膊，悠然地跨出了冷香閣的大門。

街道充斥着冷寂，只有叫賣零食者，以及黃包車夫們在踽踽地來回。

「太太，先生，乘車吧！」

他們露出兜攬生意的目光。

士清向我用徵求同意的目光一望，我搖搖頭，低聲說：

「別走出這兒的林蔭道再叫吧！讓我們多談一回兒不好嗎？」

「是的！」

這樣，我們便得了一個由車夫所投來的譏笑的目光，彷彿我聽到了他們的低罵：

——捨不得分開來乘車子，肉麻得要死啦！

讓他們譏嘲吧！我的心裏非常的坦然。

二

現在我們已經離開了那遙長的林蔭道而雙雙地置身在較為熱鬧的十字街頭了。

人們都把他們的頭顱縮在那高領的大衣裏，風在天際號嘯，奏出「呼囉」的狂鳴，市街像凍結起來的，全消失了活躍。

士清挽着我的臂，穿過交叉的十字街口，一輛光可鑑人的包車從前面飛來，我跟士清立刻閃過一旁。突然，士清的手臂，從我的臂膊裏抽了開去，像有誰在拉扯他，又像是發現了甚麼奇蹟。

樣的，他閃過一旁，跟我成了個小小的距離，我注意他的動態，只把驚異的目光注射在他的身上，而忘記了一種意想不到的遭遇，便在我們的目前發生了。

「琳瞧，狄資來了。」

「啊！我的確受了一個大大的驚駭，轉過頭，發見我的丈夫已經距離我們不過一丈路的光景，雖然我不免倉惶，可是絕不想避開——爲什麼我要避開他呢？爲什麼他可以跟荷香那女人「卿卿我我」的，而我便沒有跟心愛的朋友作同伴的權利呢？」

士清顯然是非常尷尬的，想迴避又想坦然地率直招呼，一種無所措手的表情，流露在他的眉宇之間了。

資的面色很難看，灰黑色的煙容中夾帶了不自然的笑，一望而知是非常猙獰的；漸漸地他逼近過來，挨近我們的身旁了。

他努力裝作不介意的神態。

「哈囉，士清，那兒來呀？」

「唔唔……」士清雖說是個沉着勇毅的人，却也會惶遽得一時唔不出下文來的。

「資我們在冷香茶閣裏喝茶，想不到會碰到你。」我說。

狄資向我冷冷地一笑，氣息從鼻子裏哼了哼。

「啞！在喝茶，很好，琳很好！」

出乎意外的，隨着這話聲，他已退落到我們的背後去了。

「琳」士清失神地握住我的手，顯得發顫。

「你不是要幫我想法跟他解決那痛苦的生活嗎？爲什麼又這末鼠子膽兒呢？」

「可是這對於你將是一個最糟糕的口舌，所以我覺得。」

「不，」我搖搖頭，「難道一個女性的名譽，一定要建築在貞操上的嗎？我已經決心跟他離婚，決心跟舊禮教反抗，我不會爲了這而感得難受的。」

聽着這，士清便恢復他的勇氣了，「唔」他說，立刻我們便向着前面進行了。

我觀察出資的面色，是包藏一種絕大的憤嫉，我想他過去也許不信他母親的告密，現在由他的眼見發現了真實的形跡，他或許會同意於我的提議了。我這麼想，心裏覺得大大的輕鬆了。

——我巴不得他讚成我的提議！
我在進行的路上，暗暗地自語說。

當我跟士清分手的時候，我認真地說：

「士清，三天內一定有變化，你期待着吧！」

「恩，我相信，不需我的幫助，你會和狄資解決的。」

我向他點點頭，同時送了個淺淺的笑，這才撒手轉回那兀立的高廳大廈的家。

三

預料狄資當天便會回來跟我大起風波，誰料到這煙鬼却直到天明沒有和我會面。

這不是蹊蹺的事態嗎？我沉入玄想中去，思想轉彎抹角的展延開去，便不免恐怖的情緒，如兩天的秧苗，抽長得那末快。

——也許他會利用陰謀的手腕對付吾嗎。甚至他會勾結我那自以為道學的父親，以及我的頑固的父親，向我用惡毒的密謀吧？

如此這般的想開去，心就抖起一陣痙攣。

別想睡得成覺，一夜的漫長的時間，在玄想中消逝了。

曉光從玻璃窗上泛出鉛白色的時候，阿紅這小丫頭却輕輕地開進門來了。一鉛吊的熱水

從在她那起了凍瘡的手裏，活潑的緋色臉上，颺起一陣愕然的氣色。放下鉛吊，她奔向我的床帳前，揭起白羅的帳布，低聲急速地說道：

「奶奶奶奶！」

「什麼？」我凝視着她，身軀不自主的坐了起來。

「面水來了呀！」

「唔，一定還有什麼事故吧？」

「沒有。」

「阿紅，你別騙我，我是像媽一般看待你的，你怎麼可以騙我呀？」

給我這末一說，阿紅的雙目定洋洋地呆了片刻，終於鼓起勇氣，低聲地說道：

「奶奶，你可別說是我告訴你的。」

「別怕，奶奶不是笨人。」

「昨天夜裏，」她把小眼珠向房外瞥了一眼，然後放心地更壓低了聲音說：「少爺是回來的，我在下房裏聽見他的聲音。」

「啞，」我心裏「勃突」一跳。

「老爺和太太，和少爺講了半天，說是決計要跟奶奶離婚，假使說奶奶要錢的話，那他們有證據打……打什麼，我可忘了。」

「打官司？」

「對呀！奶奶，你真聰敏，真想不到少爺爲什麼不喜歡你！」

聽她這麼說，我倒放心了，我剷除了一夜的恐怖的玄想，我有脫離這苦海的希望了。

停了老半天，我突然對阿紅說：

「阿紅，奶奶離開了這里，你會想念她嗎？」

「那我一定會哭傷心的！」她的眼眶內立刻晶瑩着汪汪的水液。

「好孩子，你真是個好孩子，奶奶不會忘記你！」

大概這孩子已感到這家庭裏將發生怎麼大的不幸，所以她幾乎完全失去了靈活的天真姿態了。

「少爺昨天是睡在家裏的嗎？」最後我問。

「不，太太叫他還是到外邊去睡。」

「嘿！這個魔窟的家，虧他們口口聲聲說是書香門第，詩禮傳家！」我咒罵了。

「奶奶，你說什麼？」

「阿紅，好孩子，你不懂得。」

我無心於梳洗，只胡亂地抹了抹臉，梳一梳紊亂的髮髮，立刻整理起我所有的物件，因為我準備從今天起，可以隨時離開這墮落的家庭了。

四

沒有再深刻的紀念，超於這一天的。

是廢曆十二月的二十四，萬家男女，虔誠地行他們致送灶君上天的敬禮，我却脫離了痛苦的淵海，永別了那個墮落的家庭。

一切狄家的人們沒有一個同情我，沒有個能了解我的脫離的苦心，只有阿紅這良善的孩子，捏着整把的淚。

殘酷的社會，殘酷的人間！

解決的手續非常簡單，在雙方緘默的順序中進行。

隔天的晚上（那是廢曆的二十三日），資跟我起了個絕大的衝突。

大概二十多塊一兩的福壽膏，刺激得他太興奮了。一面孔鐵青色，每一根青筋都有力地膨脹着，於是一向裝的假面具揭穿，而露出他的魔似的真相。

達於最激越的鬪爭，我一些也不會糊塗，像做一個驚駭的噩夢，醒來後可以灑灑繪出的。

資 原來你跟我離婚的原因，並不是爲了我的墮落？

我 你要這末說，我可以讓你這麼去說。

資 現在，我才如夢方醒，因爲真實的證據是我親目所睹的，可見得人們說侮辱女性的話，並不荒謬到那裏！爲了狄家的名聲，爲了父親跟我的顏臉，便是你要取消離婚，也是不可能了。

我 哼！你想拿禮教來恐嚇我，你瞧錯了人。你以爲撞破了我跟士清的愛，我會向你屈膝？狄資，你估錯了！我不會畏縮，懼怯！老實告訴你，你以爲你們一家是整個的清白，嚇！別說你的墮落到會有毀滅的一天，便是你的母親，你以爲她是一個馴服於道德規律下的人嗎？

聽到這，狄資倏地躍起身，直跳到我跟前，手指兒像一根枯枝，幾乎觸到我的額上。

資 停嘴！你這女人，你還敢侮蔑我的婆婆！

我 可是這也是目見的事實！

資 不許再說一句話，賤女人，馬上給我滾！

資。當然，你沒有權力可以挽回我，不過我們應該有法律上的手續。資忿忿地拍了一拍紅木的小茶几，「好！」人便離開了我的跟前。

這便是我們離異前的一幕，雖然鬪爭得相當凶，可是還不夠十分激烈——我沒有對他多
多猛攻。

然而過後想想：又何必定要太凶惡呢？反正我們的結合，是已經掘了陷坑，立刻便將埋葬
了！

回復再敘二十四日的景况吧！——這是有生以來的最重大的紀念呵！

公婆們圍坐在大廳裏，高手書師也難繪出的兩個禮教者的臉色，擺在我的面前，資一聲不響的坐在太師椅裏，他似乎還想跟我交談幾句話，以作他的臨別贈言吧！我却竭力規避他的目光，我是這樣的脾氣，給我所澈底認清的人。我是再不願意和他交談什麼了。

陳媽做出鬼臉眇着我，阿紅却止不住在潛地裏流淚。

婆婆擁着個大暖爐，擺相十足正派的太太，劈面碰見他，你倒會相信這是個有二重生活的人嗎？——表面上她是多末的尊嚴端正，而她的零一面却是濫賭濫交的女主婦，這真是舊社會裏的典型的太太。我不會效學她，也絕對不願效學她，也不肯效學她——這種醜態為一個新的

女性所能效學的嗎？

俞律師以那張無條件離婚的契據給我們彼此過目後，隨即來了一套最後勸解的話，我討厭這種明知多餘，而定要嘮叨的廢話。

當我們彼此毫不躊躇簽下名字的時候，公婆倆的臉上，微微地現出了一層蒼白，我不知是他們在愉快得過分而致於如此呢？還是意識到終究兒子太虧待了媳婦，才有如此不幸的結果？還是由於我的過分慷慨不需他們一個小錢，而使他們的良心上，多少受着了譴責？

我的痛苦的桎梏解了，我從一個腐敗的家庭裏拯救了，我從此將過一種新的生活，雖然未來的生活是不免窮困的，——我心中輕鬆了，如同釋了一擔重負。

俞律師完畢了這個任務時，他說明應當在明天的報上來一個協議離婚的啓事，可是公公（其實我現在不該稱他爲公公了）却竭力反對，最大的原因是怕公然披露，更有失狄家的名門家聲。我不反對他的意見，因爲我只求精神上的解除痛苦，一定要給予大眾以周知，這又何必呢？

從此，我便脫離了狄家，恢復了我的自由，獲得了精神上的安慰。新的幸福，在我的目前閃着燦爛的光輝，我追求了牠多時，而今，我將如願以償了。

我慶幸我跟狄資結合了一年多，沒有留下煩惱的種子——否則留下一男半女，這將是一樁怎樣可惱的事呢！

我的不幸的生活，到現在是告一段落了。

未來，幸福的未來啊！

耀着繚亂的光彩，

開着燦爛的花朵，

幸福是從不幸裏產生，

主，將降我以欣快！

我歡慰得幾乎狂歌了，我怎能不頌禱我的決將蒞臨的愉快呢

五

一件非常可惱的事故，我必得在這裡一提。

在離開書香門第的狄家的第一天，飄着紳士式短鬚的父親，跟我作了次最後的會面——這，是他自己說的，從此，他的記憶裏將沒有我這個女兒存在了。



讓他怎麼說都好，反正我跟父親是兩個社會，兩個時代的人物。

那天我住在一向了解我的表姊的家裏，深晚，向表姊芳低訴我的過去的痛苦的生活。這位柔弱的表姊睫毛下的眼珠活動地轉，深黑的眸子，露出同情的光芒，便在這個時候，父親愀然地光臨了，臉色零樣的慘白，黃光光的眼珠裏，含了一大包的鬱憤——女兒在他的目前成了個仇敵。表姊勸他息怒，坐着談一回，可是他彷彿沒有聽到的一般。

「嫁出女兒潑出水，琳本來我不必再瞧你，不過，我應該跟你有一次最後的會面。」

「爸爸，我知道你不會原諒女兒的苦衷。」

「苦衷？不守婦道，敗壞門風，這便是你的苦衷！」

「姨夫，你老人家別光生氣，琳妹的精神上太苦痛了，狄資那樣墮落的人，遲早是要毀滅的，所以……」

父親却立刻打斷了她的話頭，「芳，你是個懂得理道的人，別聽他的，」隨即轉過頭來，似乎可以一口吞掉我的樣子，我知道他的情緒是緊張得無以復加了。

三個人大家默然，一股反抗的烈燄，在心頭強烈地燃燒起來了。

片刻，父親再也不能保持他的緘默了。無疑的，這次他是預備發洩一次滿腔的鬱忿的，他會

肯帶起忿火離開他的叛道的女兒嗎？

父親歪着頭顱，像是準對着芳姊，又像斜對準我，他開口了。

「丈夫墮落，這也是命裏注定的呀！男人家一生一世荒唐個把時期，有什麼了不得的！難道你以為狄資會沒有一天回頭的嗎？而你，」立刻他轉過身軀準對着我的臉門，「你竟毫無廉恥，全然丟盡你的父親的臉，跟那賣田賣地的窮小子來往，還虧妳說是求精神上的安慰，好官冕的新名詞。」

「爸爸，我想你要怎麼斥責就怎麼斥責吧！我知道爸爸所生的時代，所以也不反對你老人家罵我淫奔。」

「好！你到今日之下還不肯悔悟，你這沒廉恥的！」

「姨夫，請你寬宥些琳吧！」芳姊如同自己受盡委屈的說。

「你是個好孩子，」芳你不要替他辯護。」

「本來我還存着萬一的心，希望你或者可以悔悟，現在才知道你是個執迷不悟的東西。好吧！我譬如沒有生你這個女兒，你也忘記了你的父親。」

「爸爸，你……」想到目前的老人家總是我的父親，我雖然是個最富有反抗性的人，但是

我總希望父親不跟我決絕。

「唔……」他深深地注視我一下，似乎已經透澈了我的心：「可以孩子」語氣顯得溫和多了，「只要你跟那窮酸氣的黃姓小子斷絕關係！」

呀！原來他是爲這個而才來瞧他的女兒的，我的堅持的情緒又高漲起來了。

「……………」

芳姊瞧了我一眼，是在探求我的情緒上的變化。

「說，快一點決定！老實說，跟狄家離開了，自然是潑水難收，不過總得另選個有點聲望的……」

這真是父親的自供，不消別人的刺探，他已把他的真正的面目顯露出來了。原來廉恥道德還不打緊，把女兒轉嫁個窮小子，他是最爲反對的。想不到護道的前輩，是這末樣的一顆心。

「說呀！」他步步緊迫地說。

「不！不！」我尖利地叫了起來，那樣的勇敢與堅決。

「不！」

「是的！爸爸！我甯可你沒有我這個女兒！」

「真個你要把自己投到萬劫不復的陷阱裏嗎？」

「但是我的思想恰巧和爸爸的相反，我覺得相反地我是跳出了痛苦的陷阱，也許未來的物質生活相當苦，然而精神生活是再愉快沒有的。」

「精神，物質，你想把這些名詞來辯護？好！我自悔我多此一舉。」他把短鬚氣惱地捋了幾捋，抬起他的雖老而依舊壯碩的身軀，拉開那扇高大的洋門，旋轉頭，狠狠地說：

「一刀兩截，你別再認我是你的父親！」

「爸爸！」

我絕望地張開手，像丟失一件東西似的，立刻又頹然地萎坐下去。然而，這種刺激並不能持久，當我的血液裏的「反抗」「鬪爭」的潛力又暴漲起來時，我立刻消失了面部的痛苦。

「難道沒有娘家我就不能生活下去？」

「琳妹，鎮靜點吧！姨夫的固執脾氣，你比我還清楚。」

「哼！芳姊，我傷感的不是失去了我的父親。」

「那末？」她驚奇地附着我的手。

「我傷感於不能使父親了解他的女兒，要是我的媽還在世的話，那……」我說不下去了。

「你不是說姨夫跟你是兩個時代的人嗎？」

「哎……」

「好吧！我們談別這吧！琳妹。」

「哦！」

「你想立刻在明年的新年裏離開家鄉嗎？」

「是的！我憧憬着跟士清的未來的生活，那一定是愉快的！」

「士清是靠得住的人嗎？」芳十分關切的說。

「在貧苦的下層階級裏磨練的他，我相信他是真誠傾愛着我的！」

「那末，讓我預祝你倆燦爛的未來吧！」

「謝謝你！」

由於談話轉到了光明的前途，我把一剎那前的不愉之感，漸漸地壓低下去。對於一定要割絕他女兒的父親，我便是更留戀他，將有什麼用呢？還不如忘掉他，免得心上永遠的留着陰鬱。

謝年的鞭炮聲，從冷靜的四圍裏參差地起落着。夜深了，屋外逐漸減弱了喧囂的人聲，然而芳跟我似乎彼此都服下了與齊劑，誰也不想把可珍貴的時間在睡夢裏消失——因為彼此都

知道，沒有多天我們便將分處在兩個地域中了。

芳姊要我同牀抵足，作長夜的長談，我不願拒絕她，便兩個人一同解衣入睡了。

睡眠老是不肯找上我們的身軀，芳姊忽然似乎想到了心事似的問。

「琳妹，不是聽說你預備到上海去再求高深的學問嗎？」

「是的，然而這現在將是泡影了，第一，我們先要去解決生活的問題：士清沒有能力負擔他自己的學費，我呢，沒有問狄家要一文錢，所以，這個只好等將來再說了。」

「琳妹，」芳姊這天性怯弱者突然坐起來說：「狄家是那末的富有，你難道連一個贍養費也不要？」

「爲什麼要他？芳姊，離了要他們一個錢，那我在他們的心目中，真個會成了下作的女人了。我是個新女性，我決不需要這個！」

「琳妹，你真是個奇怪的人，但是我也更澈底了解你了！」

於是她重復躺下來，接着又繼續了別的談話。

她談話的時候，不時夾帶一些呀噓之聲，我明白她的心，然而我不敢冒昧地施以撩撥，因爲她是個深受創痛的人，我決不能去觸動她的創痛的心！

芳姊現在是廿多歲的人了，嫁了男人沒有享過幸福，結婚二年便成了個孤單的寡婦。她怯弱，沒有勇氣，更不敢對封建的社會有半絲的反抗，所以近年的生活一直在淒苦，愴痛裏過去。同學們都勸她衝破禮教的網羅，新找一個歸宿的對象，她老是說：

「我不，我的生活是完啦！」

然而今天，她瞧見我那種非常大膽，堅決的行動，大概不無怦然于衷吧？尤其聽我說願同土清過艱苦的，而是有光明的生活時，那種死灰的情緒又在震動起來了吧？的確她也感到人生不應把青春隨便的毀滅吧？

幾回想挑逗她，使她該重新生活在活躍的愉快裏，然而我終於打不起這個勇氣。

——她是個受過舊禮教洗禮的人，也許在內心上鄙薄我的行為呢？

由於這個懷疑，我直到最後還是打不起挑逗的勇氣。

大概因為長夜的晤談，消耗了芳姊不少的精神，所以當我略略停止談話的時候，她便迷迷糊糊的睡了下去。

我是無論如何睡不成覺，我預備等候黎明的到來了。

一切我所交接過的人，沒有個可以使我留戀的，只有阿紅，現在不知怎麼樣了，尤其當我遠

離故鄉之後，她迎侍着另一個新奶奶，會有我那樣的喜歡她嗎？

彷彿一個緋紅的小圓臉蛋出現在我的目前：

「奶奶，沒有你，我將成了沒有母親的人了！我的生母沒了，而你像我媽一般的，可是現在又離開了我！」

可憐的孩子，我清醒過來，發下願：要是在上海能夠使我倆生活過得不壞口話，那我會想法招她去的！憑良心說，我不應離了這小丫頭。——不，這封建的稱謂，我應當更正，今後我不應把丫頭的印象，來到我的腦際。

士清告訴我已經有朋友，替他在上海安排工作，我想一過年關，立刻我們飛出故鄉去吧！多住在芳姊這兒是太過不去的啦！

眼望着塵灰滿糊的玻璃窗上，（當然這不及狄家了）曉色已經透了上來，天是明了；我的未來的生活，也現出了黎明的光輝了吧？

（第一部完）

投入了大都會中

我沒有在狄家帶走他們什麼東西，除了我自己的衣服與飾物之外，我覺得這是一種純潔、坦白的表示，可以使萬惡的舊社會，至少了解我的什之一二的苦衷的。

從故鄉的那個吃人的封建社會，投到這東方大都會的上海，是在廢曆的元宵佳節以後，千戶萬家正在慶賞這不多得的團圓良辰，而我，却跟我的愛人（我應該用這個名稱）跨上了飛馳的火車，而直達綺麗的東方大都會的迷宮之中了。

在車廂中，士清以滿懷的高興，張大了粗圓的眼睛，閃着明亮的光輝，讓他的臂膊，枕着我的燙着鬚髮的頭；車廂外的沿途的風光，我們之間，誰也沒有什麼心思去欣賞，只彼此談着未來，慶祝未來的光明，馬上降臨於我們的頂樑之上。

「琳讓過去的過去吧！你應當對於未來有一個信心。」

「當然呀！」我說。「士清，我們先找一個小房間，佈置我們的簡單的家庭；然後，你去找你的

朋友，把生活有個着落，這樣，我們的生活不致有問題了；而我，慢慢再找個相當的工作，一旦這理想付之實現，那末……這不是再美滿沒有嗎？」

「是的，琳這不會是理想，而是一定會成爲事實的。」

士清說得很興奮，致於面部有些微的紅暈在擴張，盪漾。

彼此含着非常高的興奮的神色，兩對眼珠會時不時碰在一起，於是士清笑了，而我也深深地報之以一笑。

乘客們誰不豔羨我們這一對年青活潑的伴侶呢？同時從故鄉上車的客人們，有幾個我是向來認識的，爲了避免麻煩，我竭力設法讓我的目光迴避他們。

天下的母性，我想沒有比士清的母親更愛她的孩子了。她直送士清和我到車站上，臨了，還殷勤地囑咐士清一到上海，就寫個信去；而且還說了許多祝禱我們成功的話語。這真是一個難得的母親。——在封建氣味濃烈到極點的故鄉之中，竟有這樣的一位母親，贖成她的兒子，偕同一個離婚的女人去找新的生活，怎能不使人欽敬呢？

所以士清在車上，不時喃喃的說：「我的媽是個不尋常的婦人呀！我是要好好兒的以期不負她的祝望。」

火車已經行駛了好幾站的路途，談了許多無甚緊要的話語之後，漸漸地我們折入具體的計劃上去了：譬如房子的租住，家庭的布置，生活費的支配等等；甚至夢想一旦孩子出生，應當怎樣養育等也都涉及了。彷彿我們已經全把理想化為事實了的。

「士清，你所托的朋友靠得住嗎？他不會給你以找不到職業的失望吧？」突然，我作着憂戚的臉色說。因為我手頭雖然有些衣飾，而士清也有少數的現款，但這些至多在都市之中化上三四個月吧了，萬一化光資金，而職業落空，這不是玩的啦。

「唔，不會的；老閔這朋友有根底，誠實可靠，既然他答應我，而且寫信要我到上海，那說不定他已為我找妥了。」士清說罷，顯然是很可自信的神態。

「那最好了！」於是我把那份過分憂慮之心拋撇了。「最好我也立刻有一個，那末，白天我們上工作場，晚上可以過很甜蜜舒適的生活，高興的時候，還可以跑上消遣的地方，享受一點物質上的愉快，不是嗎？」

「唔！」士清說：「琳，不是你想再找個求學的機會嗎？」突然他提醒了我的過去的憧憬。

「是的，」我立刻轉變話頭，「假使有求學的機會和可能性。那末，我決計繼續努力不會讓牠溜開的！」

「好的，琳，你真是個有頭腦的人，狄資真太愚蠢可憐了，他一點也不了解你！」

我點了點頭，「士清，請你別提他吧！把他在你的記憶之中趕出去吧！」

他大概瞧出我的忿憤之色，所以還立刻把話頭打轉了。

火車噴着濃厚的氣息，發瘋似地只顧飛速奔馳，夜幕在車窗外兜襲上來，我們都沒有覺得。當我的頭顱從士清的臂膊前旋回去時，我發見天色已改變多時了。

談話依舊繼續行進，直至我們接近大都市的站口約兩英哩的地方，我們才整理行篋，預備踏上這車水馬龍的大都市的懷抱之中。

二

現在，我們已經在這個陌生的都會之中，租賃了一間住房，預備作一兩天的休息，然後再行計劃實現新的生活。

這住屋照上海人的習慣說是亭子間，最大的特色是小，暗，低，除了容納一張床鋪和一張半桌之外，便只賸餘了兩個人的活動餘地了。假使有兩三個不速之客，跑上我們的新居，那我們簡直要無法招待他們了。這較之狄資家裏的那間巨大的雙套房間，不可同日而語了。然而我甯願

置身於這樣的一座鴿棚之內，肉體上担受一些痛苦，這算得什麼一回事呀！

士清真是最具有體貼女性的本領的，一切繁重的工作都由他擔當了去，他不時向我露出溫順的、柔和的面色說：

「琳，你別弄累了，你是個嬌生慣養的人，你不能太累了。」

便從這個話上，足以表見士清的愛我的週到，真是體貼入微了。

這新居的設備，我們是費了最低的代價購買來的，因為我們手頭的財產是薄衰得相當可憐的，士清的朋友不一定立刻便能爲他找到一個工作場所，所以，我們必須留下幾個月的生活費用，以便應付失業時間的開消。——這是我們所雙方決定了的政策。士清甚至於反對購置那些籐製書架，以及文具等等，理由是等到有了職業以後再設備也不遲呀！可是我却反對，我認爲這些是最低限度的，而且所化是有限的幾塊錢，士清聽我的理由並非不足，便一點也不抱憾的首肯了。

當我們有了新居之後，互相對視着橫欹到床鋪上去休息的時候，士清以愛悒的目光愀然地瞥了我一眼，同時，那支粗壯的手撫摸着我的攪亂了的髮髮。

「琳——」他親暱地說。

「士清你……」瞧着他，不即說下去，我便開口了。

「你……」終於他吐露了衷曲了，「拋棄了那樣舒適的環境，悠閑的生活，你也許會感覺到有些後悔嗎？」

「爲什麼，士清，爲什麼你要說這個話呢？」我訝異地說，想不到士清會提出這個話來。「因爲我想，也許我們會經過一個苦痛的，艱難的折磨。」

「你以爲我會經過一個養尊處優的生活，所以疑心我也許會給艱窘所克服？」士清沉鬱地點了點頭，「唔！」他終於發出了這個回答。

「士清，這就是你還沒有澈底了解你的琳。」我怨讎地說。

「真的？」

「我只有用我的良心向你保證，因爲我不相信村婦樣的賭咒，士清，你，一個熱烈的期待光明的前途的人，你應該相信我的自我保證；除了這，我將以什麼方法來向你剖白我的心呢？」

「琳」唔！突然士清歇斯里地屈着一膝，跪到我的跟前，微仰着頭，把無限感激的視線，注射在我的臉門上，「我錯解了，琳，誤解我的愛，你能夠饒恕我的冒昧嗎？我現在完全了解我的琳，是真切地愛我的。」

「土清，你一點也沒有唐突，我了解你的心。」我撫着他的手，漸漸地低下頭去，在他的寬闊的額樑上，落下一個甜蜜的吻。

立刻，土清的嘴巴貼上了我的嘴巴，於是我們落在一個愛的氛圍裏了。

這是我們初到上海的一個紀念，在生之過程上，我是永遠不會淡漠的。

我們的亭子間是在一個街口裏的第十一號的三樓，二房東是位大塊子的女太太，皺得滿額電車軌道的額角上却塗抹了紅色的脂粉，這就顯得她的反而弄巧成醜的鬼臉了。房東先生跟他的太太，恰巧成了個肥瘦的不調和的對照，人瘦得彷彿隻黃狼，不時乾咳嗽，太太背地裏說他是個閻羅王的點心坯子。當了面，却又恭敬得他超於丈夫之上，彷彿他是她的尊長一般。這真是一個有趣的事態，怪不得上海這個社會，是太複雜，太難分析的。可惜我沒有心緒去研究牠，否則一定可以獲得許多有趣的內幕的。

租居的第二天，那位胖房東太太賤土清出門去了，便光臨到亭子間裏來，誠恐怕她的那件新花色旗袍骯髒了，連坐也不坐的。先是眉花眼笑的一晒，然後斜倚在房門的一邊，盯了我一二分鐘光景。

「黃師母，你們從鄉間來的吧？」

「唔！」我嫌惡地點點頭，實在是不願多瞧他那副駭形怪狀的嘴臉。
「你跟黃先生幾時結的婚呀？」

我不覺微微地一陣紅暈，但立刻我敏捷地說，「去年。」

「噢，黃師母還是新婚啦。先生是在那一月行裏做生意呀。」

簡直是像考試樣的，她一些也不間歇地問。

「還沒有，到上海來是找生意的。」

「啞！」她大徹大悟似地點了一下頭，「黃師母在上海還過得慣吧？」

「嗯！」

瞧我這樣冷淡的答話，她的搭訕，不免遭了掃興，於是便轉過身，摸了摸我的手，表示她的對於房客的特別的親匿。

「黃師母嫌冷靜的時候，到二樓上來玩玩。」

「好的。」

她離開了房門，我隨手把門兒「砰」的關上了。我祈禱她下次別再進我的房間裏來，我怕她的嘮叨，更怕她也許會由於漸漸熟悉而對我發生什麼誘惑。

我坐到桌旁，隨手在箱篋裏取出一本灰塵染滿的幻滅來，想讀幾頁書，以消除孤獨的煩愁，可是眼睛雖瞠準在書本上，心却早已飛到了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一刻鐘之前，士清離開了家，去找他的朋友去，他是把滿盤的期望都放到了那位姓楊的身上，我猜想他也許已經實現了他的理想，於是一個美麗的夢境，便在我的腦中幻生了出來……

姓楊的不是個浮滑之輩，這是士清常常提及他的；那末，他一定不會毫無把握而叫士清到上海來吧？這樣地一思索，我覺得我的幻想並不是個蜃樓，而是馬上可以實現的希望了。

三

事實往往會跟理想相距很遠的，這不是我的始料所及。

從家鄉帶出來的有限的錢鈔連士清的在內，差不多是二百左右，然而一個月來，已經化得差不多了，而士清的職業，却還是一個在期望之中，沒有實現的希望。

原因是這樣的：姓楊的同鄉，本來已經跟復興公司的經理說妥了，介紹士清去當一名助理會計，誰知道徧徧經理的甥兒介紹了人去。在上海謀事，本來第一先得靠王親國戚的推薦，所以

士清的職業，便只得暫時落空了。姓楊的十分抱歉地說明他只要別有機會，他一定鼎力把士清紹薦去的，目下呢，那只有請士清暫時等待的一法。

這自然不能怪姓楊的不是，只有委之於運命的一法了。

士清每天以憂悒的目光望着我，而且露出慚惡的臉色，彷彿全盤的過失，應當由他擔負似的。我總竭力勸解着，鼓勵着，無論如何，不讓他變得沮喪與消極。

「士清，不要急，慢慢的等待；雖然我們的現款所餘無幾，但是我的飾物跟衣服，變掉之後，至少可以維持到找着職業的時候。」

「不，我不能夠讓這些寶貴的東西，使牠們離開你！」

「這你太過了！」我說：「身外之物是值得我們留戀的嗎？我獲取了你的真誠的愛，我還有什麼不可以犧牲的呢？」

這幾句話，使士清受了很大的動激，於是他緊緊地抿住了他的蒼白的嘴唇，「琳我的愛，我感激你，我怎麼也不會忘記你的待我的至誠！」於是他吻着我的芳唇，再也不說半句抱歉的話了。

我心裏很輕鬆，覺得士清是應該這末做了。

姓楊的是知道我們的結合經過的他曾經上我的居處來了幾次，一種熱情迴盪的神情，使人感到他不是個浮滑之輩。不過，他的內心究竟怎樣，那當然不是憑面貌可以窺量到底的。

他叫可亭，是跟士清在小學裏的同學，已經有了很好的地位，可還沒有訂婚。現在他在民華藥廠裏任職，生活是相當優裕的。

他的一雙眼睛是那樣的黝黑與靈活，游魚似的，泛起了多情的豐姿，這實在是他的全身的特點。爲了我的姿色並不在中人之下，自然他特別跟我發生着好感——這好感我知道他是僅只乎友誼的程度而已！因爲他很明白士清是那樣的愛我，而我又是那樣的愛他，甚至不惜離異了富貴滿堂的狄家，而甯願隨他飄流到這繁喧的都市。

可亭曾經示意過士清，萬一費用缺乏的話，那他是個懂得「通財之義」的人，他可以割出部分的薪金，來資助我們的生活的。對於這，士清堅決地拒絕了我呢，在手頭還可以週轉的時候，是決不願希望別人的幫助的。

他並不怪我們的婉謝，反而讚美我們的氣節，說是不可多得的人，甚至說狄資枉爲了一個青年，捨得離異這樣的一位太太。

因爲楊可亭的介紹失敗，士清向別處奔走好多地方，然而到處碰了壁。最大的原因是大部

分的同鄉，都是出生在封建社會的階級中，聽得士清誘引一個年輕的太太到上海，誰都存起了鄙視，再也不肯加以援助了。唉！這真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呀！我想，這社會不加以改造，我們恐怕會得一輩子沒有出頭的日子吧？

今天的晚上，當仲春的皓月初昇的時光，士清又抱着滿腔的失望回來了。一坐到凳上時，連晚膳也不想吃的。只是悶悶不樂的發呆，我也以愛戚的目光望着他，隨即想到我不該再以愛容對待他，於是立刻拂去面上的憂容，親切地執着他的胳膊，撫着他的背，像慈母問孩子溫存般的擁着他。

「士清，又是個失望吧？」

「啊！還不是嗎？」

「別躁急呀！士清！」

「我想老是失業，而家裏又是無法接濟的，這樣，停在上海，不是會流落到不堪的境地嗎？」

「不會的，放心吧！士清，主不會使一個肯奮鬥的青年，陷入絕境中去的！」

「可是主對於我們能有什麼幫助呢？」士清是一個無神論者，他又反對我的提出「主」

了。

「別管主有沒有可是你得有這可信心。」

「好吧！」士清知道我的習性是有時會很固執，很反抗到極頂的，所以不再反駁了。

驟過粥，把悶悒暫時丟到腦後，士清和我並坐着讀了幾頁幻滅，他很受了幾個男女主角的熱情的感動。本來他會跟我討論一下內容的好壞之處，但大概又想起了生活的問題吧？所以又沉默得不願再說了。

「士清，你別老是乾着急，明天。」我忽然想起我的一線生望，便丟了書本，偎在他的臂旁說：「讓我瞧瞧我的遠房族兄敏哥吧！只要他肯援手，那倒不會沒有希望的。」

「要是他知道你的來歷，知道你是個反禮教的人，他……」士清懷疑地說。

「不他是個受過新思想洗禮的人，大概不至於會像一般封建階級的人們一般見識的。」

「嗯，這……」士清不再反對了。「他現在幹什麼呢？」隨又同。

「他，在新安公司當副經理。」

「也許沒有湊巧的機會吧？」

「瞧了他再作道理吧！」

「也好。」

「一輪皓月，從單扇的玻璃窗外，射進一些吝嗇的光，然而這在鵝形屋的上海，已經是不可多得的了。」

我們貪戀地望了好一回，我想起過去曾跟狄資在公園中賞過月光，而今，這前塵還堪回首嗎？但願狄資不要闖入我的心房之內，但願士清有一天能夠找到職業，而自己也有一天能共同謀生，那末，對於墮落的，自以為靠了家財可以生活一世的資，至少可以傲視他一下。

扭滅了電燈，彼此上床的時候，突然士清發見什麼奇蹟似的問我道：

「琳，你已經兩個月沒有來過嗎？難道你已經受了孕嗎？」

我含羞地捫住了他的心胸說：「是的。」我知道士清這時的心裏，一定是抱着了又驚又喜的情緒了。

「想不到我們已經有了結晶，」他興奮地說：「我更非努力盡父親的責任不可！琳，親親的！他吻上了我的微熱的面頰，我感到有兩道熱淚沁上我的臉頰，我知道他是在更耽心他的職業了。」

「琳，我想明天得寄一個信給母親，她是個可愛的，善良的人，我應該給她以喜訊。」

「不。」

「爲什麼？」

「等你有了職業再告訴她，不是可以更增加她的喜悅嗎？」

「唔！對的。琳，你想得對。昨天，請你立刻去找你的敏哥。」

「我不會忘記的，士清。」

於是我們作了一個長夜的漫談：談到孩子，談到生活，談到將來我們對於孩子應施的教育，幾乎把夜的時刻都忘了。

夜的上海是寂寞的，每晚可以聽遠處淒清的叫賣點心的喚聲，然而今晚我們沒有聽見，這不是有點奇怪嗎？

熟睡之前，士清說了許多關於胎教的話，最要的是要我不要有衝動，發怒，憂悶的情緒發作，以致影響了未來的小生命。我仔細地聽着，一壁感到士清的知識的豐富，一壁感到我的確應該學習起做母親之道了。

這一晚是甜蜜的，大概因爲有了小生命之故，因而更增進了加倍的愛了。

這一回士清找到了那裏工作，可稱是我們新生以來的一個最如意的事件了，我想：我們的光明的生活，將會從此開始展示曙光了。

感謝敏哥是那樣的熱忱，他不以我這個爲舊社會所吐棄的人，是會辱沒了他的身價，他究竟是個受着充分的新思想洗禮的人，所以他很同情我的境遇，同情我的反舊禮教的行動，所以便一口應允了我的請求。他說那個鴻記製糖公司裏正需要一位監工的人員，於是便立即全力担保，把士清介紹了過去。

這工作對於士清雖然不大配合，但是在這限於艱窘的當兒，也就只有飢不擇食了。他對於工作，是抱着最認真不過的態度，每天一清早便離開寓所，當他向我點頭示別的時候，總向我微露笑臉，道着再會，同時慣例地說：「琳！不要做劇烈的的工作，你應該注意我們的生命的結晶！」當他晚上回來的時候，差不多總帶回一些我所喜愛的食品，鮮桔等於我的生命，他總是揀着肥大的帶回來，將牠安置在我的枕畔，然後用他的手指一個個地剝給我吃。

「琳！這是『維他命』最豐富的東西，所以你特別喜歡他嗎？」

「是的。」我，嫣然地笑了。

士清的每月的薪水並不大，祇有五十塊光景，然而維持兩個人的生活，却儘足夠了。因此我

們可以不須再憂慮我們的生活，彼此的心房中如同端去了一塊鑽石，都覺得輕鬆愉悅了。

那個妖形怪狀的房東太太，曾經又來搭訕了幾回。一頭腦的下作思想，一些也沒有真正的人的品格，我簡直憚於見她。不能避免的時候，我才回答他一兩句。當然她不是個傻子，所以每次總是露出「你這不受人抬舉」的臉色跑走的。她曾經說過這樣的混賬的話：

「黃師母，像你這樣的人品，倒怕嫁不到個有汽車的人嗎？」

這幾乎使我忿怒得破口大罵，啐他一大口唾涎。一想到士清所說的胎教兩字，便立刻忍受，把一肚皮的忿怒，化得烟消雲散了。

「秦太太，請你下次別說這個話，給黃先生聽到了，大家不好過！」我只正言厲色的回答了這一句。

「啞！啞！啞！這有什麼的，說說玩兒呀！」那張滿佈皺紋的臉上露出了輕淡的笑，我却立刻把門關上了。

上海，無怪乎人們要說是個墮落的淵藪，心志不定的人，倒會有幾個不受誘惑的。

這事情我始終沒有向士清提起，因為我知道他的脾氣，剛直，易衝動。給他知道了，說不定會找上那位房東先生，罵得他縮緊狗頭，無地自容的。

告訴雖然沒有告訴他，可是我屢次諷示士清，我們得搬一次家。因為這裏的空氣太泛濁，環境太卑劣了！大概他也似乎覺察出那位年老色衰的房東太太不是個正路的女眷，所以，在一個初夏的休假節日，終於決定另搬一個新的寓所。

離了那個十一號的亭子間，我彷彿出了一個污獄似的，覺得混身輕鬆，精神也爽快了不少。楊可亭爲了我們的搬家，費了半天的時光，來充作我們的助手，而且還送了一對最時式的檯燈。綠的罩，淡青色的燈泡，顏色是配合得再調和沒有的。每次在燈下讀着我所喜愛的書本時，我便會發生對於他的感謝之情。

現在這新居是在一條大馬路的平吉里之內，十七號門牌，一個並不寬大的亭子間。但却清潔異常，比了十一號裏的，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這裏的二房東太太的仁厚和善，恰巧跟從前的那個醜怪的女房東成了個絕好的對照。由此，可以證明這污濁的大都會之中，究屬還不失有一部分善良的人類存在着呢。

這裏的住處靜得多，而且同居者又很少，所以白天常常跟晚上一般的清靜。開出窗口，可以遠望那座于姓的私家花園，薔薇的鮮色，正在滿枝爭妍，不禁令我想起在故鄉少女時代的愛玩春景的情興來了。

人一處在靜的境界裏，是最容易思索起來的，而我自知是個有頭腦的女性！所以近幾天來，老是在想着種種的心事，差不多除了一天三餐之外，我的腦力，全費在這些事件上面。

我應該把我們的家庭，弄得更幸福一點，待孩子們出世之後，我可以找個工作，讓我們手頭多蓄幾個錢，把生活改變得舒適一點吧！士清一個人工作，是太苦的，我也做一點，那將更增加他的精神上的愉快呢！要是他母親知道我兩都有工作做，那不是更要喜歡得笑口常開嗎？

芳姊現在不知道怎樣了，這位爲禮教所管束，壓迫的人太可憐了，有一天我們有能力的話，我也介紹她出來做事才好。多接觸一點大都會的形形式式的新奇景象，至少可以消除她的孤獨症的……

小丫頭阿紅不知怎麼樣了。這孩子太可憐，我應得設法解放她，使她從奴婢的階層裏跳出來，做一個自由活潑的孩子。她對於我會經有過不少的幫助，難道我可以袖手旁觀，不替她設法超度嗎？……

像這樣的思想，差不多時常會闖進我的腦門中來的。也有時我會給狄資的黑影，闖入腦膜上，但是我立刻將他驅走了，我不願意想起他，我把牠扭走得乾乾淨淨。——你想，士清靠他的汗血生活在社會上，是多麼該尊敬的人物啊！我得到他作爲永久的伴侶，（雖然我們沒有結婚

——真是太幸運而足以誇耀的！狄賽是什麼東西，一個封建的頑固家庭中的墮落的寄生蟲，我還有一絲一毫留戀於他嗎？我不相信他會復活，他的靈魂是早已死亡的了。

大概士清也意識到我的生活太寂寞了，所以每隔幾天，他總陪同我上電影院，或是花園之中去一次，目的並不是玩，而是在殷勤地表示他的對於我的溫存與體貼，想把我的岑寂生活調和一下，這是我所明晰地感覺到的。我不願意拆穿他，——爲什麼我要拆穿我的愛人的心志呢？

時常有幾個下午，楊可亭一個兒攜着手杖，攔着羅克式眼鏡，走到我們的居處來，談一點家常的私事。之後，又談談關於書本的知識，他雖是在工界服務，但文學對於他，却也十分有緣的。所以我們彼此都談得很覺投機。他始終沒有一句超於常軌以外的話，所談的只是十分正大磊落的事件，然而我總覺得這個年青人是對我有着一種潛在的愛力了。第一是他的眼睛裏常常流露愛慕的光輝；第二，他不時吟着一二首西洋名家的戀歌。要不是有非分之想，他爲什麼老是要這樣呢？

我，有點害怕，然而却又不願意冷待他。我想，只要自己把握得住，我們是應該久持這個甚深的友誼的。

生活，差不多有兩三個月，是這末樣的過去，平靜，安適，沒有什麼波浪，甚至連些微的漣漪也

沒有的。

光明的幻滅

生理上的變化，因為懷孕的關係，使得自己老是缺少舒暢。

嘔吐，作酸，貪食，成了每個孕婦所必有現象。腹部漸漸地隆脹起來，於是精神便現得厭煩與萎頓了。

士清照常往廠裏工作，但待我的心，更加週到與入微了，甚至每晚回來，必要逗我發笑一下，據他說，這對於孩子是有很好的影響的。

一切都顯得懶，除了安排自己的膳食以外，簡直什麼都懶得動，連那本可以看完的追求，也不想看完他了。

吃了，總是睡，難得同居的玉泉嫂來談一回天，但總是他說的多，我說的少。我覺得我是變了，這也許是一切孕婦們所共有的現象吧？

這手記我真沒有心緒寫下了，我太懶了，士清也勸我暫停，以後有精神的時候可以續記。說

的對，因此決意暫時封筆。

今天是二十四年的六月三日，拖上這一筆，也好算作個小小的紀念。

那一天再續下去？我想，總不會得太遠的，因為我已經繼續不斷的留下可觀的記錄，怎能讓牠永遠輟筆呢？

二

今天提起筆來再寫手記，是傷心的，這間歇的一個時間裏，我彷彿做了一個夢。唉！主賜給了我們以一個活潑伶俐的孩子，却又殘忍地從我們手腕間奪去了！

分娩的一天是二十五年的二月一號，這日子我記得非常清楚，猶如我不會忘記離婚那個日子一般的。

我們的小生命是有一個光圓的臉蛋，明亮的眸子，產後的第二天，士清把他抱給我瞧，我親着他的臉，他的稀疎的頭髮，他的駝峯樣的高鼻尖，一種親子的愛情，便油然而地在心房中洶湧起來了。

士清含着笑，徵求我的同意：

「琳我替他取個肖琳的名字，你看好嗎？他太像你啊！」

「好的，」我抿着嘴唇微哂了。

正想用我們的力，來好好地象養這個小生命，使他能有一個很好的孩提的生活，却誰知道吝嗇的主，竟把他劫奪去了呢！

唉！這安慰我們的心靈的孩子，僅僅只做了我們四天的兒子，他終於染着了危險的喉症而死了。當然，士清是傷心得幾乎絕了一天的食，而我也因為產後的傷感過度，染了半個月的疾病。直到今天，雖然從醫院裏回到這兒的家，可是精神萎靡，還沒有恢復我的元氣呢？

爲了紀念我們的小生命，我抖顫顫的拿出手記來，決意繼續寫下去。

下午，楊可亭又出現在我的目前了，因為知道我出院，所以便立刻跑來探望我了。帶了不少的花旗桔子，說是這對於病人是一種最好的食品。

含着異常關切的神色，他坐到我的對面，想跟我握手，却在略一躊躇之下，又把手縮回去了。大概他想到那句封建的訓言吧，其實我倒並不拘於此的，有着甚深的友誼的朋友，握一握手，難道便會有不堪想像的那種行爲會表演出來嗎？真可笑透了！

「琳你要多靜養，別爲了孩子太傷心了！」

「不，我不再想起他了。」我說。

「這才是呀！琳等你的身子再康健起來的時候，我請你跟士清去看桃花夢聽說這泊來品的影劇很好看呢！」

「謝謝你，可亭！」

他怕我多說話，有傷精神，便把手杖攔過一旁，坐到寫字桌上，隨手抽起那本追求來。

「唔，追求！」他很有意味地自語着，而且夾着一種隱微的，深藏的表情，之後，他旋過頭來問我說：

「琳你還沒有讀完嗎？」

「沒有呀！你瞧我還讀得下書嗎？不過健康恢復的時候，我一定要繼續讀完牠的。」

丟下書，他又靠近我的身畔，一個被角在我的肩頭鬆開了，他立刻殷勤地，謹慎地將牠蓋緊到我的肩上。

「謝謝你！」

「這什麼語，不過我在替代士清吧了！」

「唔，我明白他的語意了。」

我很可憐他；他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甜蜜的伴侶（雖然他的職業使他賺了不少的錢。）可是他把他的情愛種植在我的靈魂上，這便可惜了！士清跟我是一個患難的伴侶，是彼此宣誓過永遠白首偕老的，我不能捨棄他，甚至不能有一點點對不起他的地方。

時鐘指着近六點的光景，再有半個鐘點，士清便將從廠中回歸到我的懷中了。可亭却突然站起來，提起了手杖，現出要動身的姿態了。

「可亭，爲什麼不等士清回來呀？」

「因爲七點鐘有一個宴會，所以，我等不及他回來了。琳」他的有着光芒的眼珠，向我注射了一下，「蜜橘吃完了，我再送給你！」

「謝謝你，這太貴的花旗貨，我不願意多化你的錢。」

「噫，你怎麼老是這樣的客氣？士清跟我是親兄弟一般的朋友呀！」

我不再拒絕了，便默然點頭。

可亭去後還不到半個鐘點，士清却蹣手蹣足地跨上了亭子間。這是他的老例，怕驚動了我的衰弱的神經。

我說可亭曾經來過，爲了有晚宴，等不到你回來了。

他毫不在意的聽着，隨即指着那一籃的蜜桔。

「又是他買來的嗎？」

「是的。」

「老是吃他的東西，怎麼過意得去呢？」

「可是他還說等我健康的時候，陪我們去騰桃花夢呢。」

「唔，他待我們太好了，從我們到上海起，已經不知化費了他多少錢呢！」

「不是嗎？我也在這末想。」

「唉！我因為想到了孩子，所以不覺嘆了口氣。過去我們爲了那小生命，費了不少的夢想，巴望這結晶品能夠造成他爲一個未來的典型的小國民，然而現在却完了。」

「琳你不舒服嗎？」士清立刻機警地問。

「不！」我搖着瘦瘦的頭顱，病後的蒼白的臉上，罩起了一層悵鬱。

「那末？」

「我在想着我們的孩子。」

「還想他什麼呢。琳你的身體要緊。」



雖然他用盡了許多的安慰，可是我總有點不懌，我本能地感覺着，也許這是我們的不幸的開始吧？

士清切開了那一隻最肥大的花旗佳菓，端近我的床前。

「琳吃一點桔子吧！丟開你的悒鬱吧！難道我們會從此永遠沒有孩子的福分嗎？你是個豁達的，不缺少理智的人，想開些吧！」

「唔！」我接過手，便咀嚼着那片桔子。

燈光下，我窺探他的臉色，發見他的濃眉根裏，藏着了一團憤色，我想這一定不是爲了孩子，也許廠方有什麼變故吧？

「士清，怎麼你不大高興？難道廠裏有什麼……？」

「沒有，琳你太過敏了！爲了你的專意思念孩子，我擔憂你的健康呀！」

「真的嗎？」

「士清從來不肯騙他的琳的！」

於是我釋然了，我信任他，便拾起了那贖餘的一片桔子，塞進士清的嘴巴裏。

「士清，嘗嘗這美味吧！」

「是。」

他的身軀漸漸地匍到我的身旁，吻上我的蒼白的額角，倒在我的瘦弱的懷中了。

三

料不到我的過敏的幻想，却竟然會成爲事實的，孩子的夭折才不到一個月，一個更大的不幸，却又降臨到我們的頂上來了，唉！我怎麼能夠受得了呀！

晚上，我準備好了晚膳，期待士清回來一同進食的當兒，士清的壯健的身軀，却出見在亭子間的門口了。幾乎使我駭得一大跳——他的頭低垂着，眼圍上罩起了一道黑氣，臉是沉鬱的，是經過了一個最大的刺激，她的神情沮喪到極度。

——早上他出去的時候，還不是好好的嗎？怎麼會變得這個樣兒呢？

我的病後的脆弱的心房，不禁大大地勃突了一下，接着，混身便抖起了一陣疙瘩，腿部不自禁地變得痠軟起來了。

「士清，怎麼的你受了欺侮嗎？」

他搖搖頭，苦痛地走到床舖前，緩緩地坐下去，用他的兩隻手直挺挺地支持了左右兩膝蓋。

「說呀！士清，我觀察出你是傷感到極點了！」

「嗯，」漸漸地他抬起頭，黝黑的眸子裏露出絕望的光，「琳，我失業了！」

「什麼？」我禁不住尖叫了一聲，這樣的一個回答，簡直是霹靂，把病愈後的我，震擊得幾乎

倒下去了。「這……大突兀……了！」

「是的。」他漸漸地變得鎮定了，因此說話也就不像方才那末的艱難。「琳，請你恕我過去沒有告訴你，可是現在再也不能瞞起你了。琳，我爲了參加廠裏工人的罷工運動，這自然是爲了要改善待遇，可是廠方卻竟然用非常的手段，把激烈的領導者開除了。而我，爲着自身的階級利害的關係，曾經很激烈地煽動這個運動的進行，所以，結果便受了這個命運的支配。現在，工潮還在堅持着，解決當然要解決的，可是我們爲首的幾個，無論如何沒有再度進廠去的希望了！」

「士清，士清，那怎麼我從沒有聽你說過呢？」我戰慄地說。

「琳，你原諒我，爲了怕你也許會驚訝，所以我瞞了一大段的時間，不過，目前我不能再瞞下去，我的良心非要我說明不可！琳，你能原諒我，同情我嗎？」

「當然我會，」我說：「士清，你不會不知道我是個並不缺少反抗性的女性呀！」

「你真是個同情我的人，琳，世界上沒有別人再比你了解我了！」他激動地說。

「你不必頹喪，士清，天無絕人之路，主不會叫一個爲大眾謀幸福的人餓死的！」

「不過，我們是失業不起的人，要是兩三個月下去，那不是糟了？你的一場病，孩子的死殤，我們差不多已經把僅餘的飾物化光了。」

「唔，可是你不必心焦，」我安慰着他，「可亭處也許總有辦法的，不過時間問題。上次你到廠裏去之後，不是他曾經有個機會想介紹你到福昌公司去嗎？」

「是的，」士清點點頭，「咳，我真恨那批太混蛋的工人，他們對於我和幾個朋友的開除，一點也不敢去向廠方作示威的表示，這不是太氣死人嗎？」他恨恨地敲了一拳，把被褥都跳動了起來。

「這不能怪他們的沒有同情，而是該怪他們的教育的不夠格，他們還不知道團結鬪爭，才可以爭取勝利的要義。」

經我這末一說，士清的不平之氣，降低得多了，他的激情差不多全部平靜了。

「對的，對的，琳對於失業，我並不難受，不過，失業後的生活，我卻不能不顧慮，而且你的敏哥也許會不明我的苦衷，而對於我會有不堪想像的誹謗。」

「不會的，你放心，敏哥決不會這樣的！關於生活，唔，明天找可亭去。」

他艱苦地表示了同意，我勉強裝出了坦然的面色，以示未來的生活，大概不會有怎樣困難的。其實，我的脆弱的心，簡直在片片地碎裂似的，我不能預測，我也不敢預測我們的未來。

把晚膳搬上那張半桌，士清簡直不能吃得下去；勉強地塞下了一碗飯，倒頭便倚在椅背上不再開口了。

我同情他的參加工潮，——他是爲了要謀工人的幸福而幹着的。雖然犧牲了他的職業，維持一個小家庭的職業，可是他的行爲是神聖的，合理的，我不能怪他，也不能怪那批無用的工人，他們是太缺乏認識，太缺乏教育啊！

我用了最動聽的說話慰藉着士清，我非要他減少精神上的愁苦不可！因爲他是一個有奮鬥意志的人。假使我也以愁眉苦臉來默對着我的士清，那豈非更使他要痛苦不已呢？

四

敏哥一清早光降到我們的寓處，這位禿頂的年青堂房老兄，以憂愁的目光，瞥着我跟士清的臉上。

「琳妹，士清這次的行爲太那個了，爲了他，我的地位也險些兒遭受了動搖。」他說話的氣

色很難堪，他是找埋怨的對象來的。

「真是抱歉！」士清拱着手說。

「敏哥，你原諒士清吧！他並不是爲了私人的利害。」我說。

「可是，他不想這樣的一個小小的廠，不滿二十多個工人，他也想孳起巨大的工潮，這會有成功的希望嗎？廠方便是全部工人罷工，他們也不怕，他們只消半天功夫，便可以招到更多的補充的工人。」

「這……」士清却修於沒有了下文。

「敏哥，假使你同情士清的行動，那請你替他再找一個職業。」

「再找一個，你難道要我將來連自己的地位都傾覆嗎？」

「敏哥，你不能這末說，士清決不會存心連累你。」我有些不高興起來，剛直的習性，使我不禁有些光起火來。

「好吧！你還徧袒他，哼琳！你氣忿忿地直站起身子。

「敏哥，你原諒我差點兒連累了你。」士清鐵青着臉孔說：「琳太不識相了，他還要你老哥介紹工作！」

「好呀！我當你們是自家入，所以特地跑上這兒來。」他的光禿頂一揮一揮的，「你們倒這樣對付我，好吧！哼！……」他一連哼了好幾聲，終於怒氣沖沖的跨下樓去了。

敏哥走了三分鐘之後，士清以訛訝的目光盯着我說：

「你以為敏哥不會怪我的？」

「到底他是個社會化了的人了！」我辨解說：「他的思想是不錯的，爲了要保持他自己的地位，自然他心裏不會得愉快了。我懂得他上這兒來的意思，他要我們向他用乞憐的話來仰求他，可是這決不是你和我們所能得到的。好吧！沒有他，不見得我們會餓死，乞憐，不是年青人所能做的，士清，你說不是嗎？」

「你說得對，琳你的分析一點也不錯，我想我該找可亭去。」他站起身，捧住了滿腹的憂鬱，預備跨出亭子間去了。

「士清，你早一點回來。」

「我知道。」

然而正當他想下去的時候，楊可亭這戴起羅克眼鏡的朋友却急蹣蹣地走上來了。

「士清，士清，你闖出了亂子了，可不是？」他着急地說。

「哪！」士清沮喪地說。

「唉！爲什麼你那末激烈？」

「爲了生活，大衆的生活，我不能做乖人，縮在別人背後捧住了飯碗不作聲。」

「嘎說是說得不差，士清，我們埋怨你，不過要找一個像那樣的職業，在這不景氣的時代裏，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知道。」士清冷冷地說。

「琳」這年青朋友轉臉向着我，「敏生先生來過嗎？」

「剛離開這兒。」

「他怎麼表示呢？」

「沒有什麼，只說他險些兒給士清帶累了。」

「噫，這胆小傢伙。現在，士清兄，你預備……」

「他本想來找你呀！」我替代士清搶先回答了。

「可亨，你同情我的行動嗎？你沒有忘記我們在求學時代所討論的社會問題嗎？」士清接着說。

「沒有，沒有。可是這些且別說他，爲了你們的生活，我不能不替你們擔憂。當然我在各處設法，可是時代這末不景氣，也該一時找不到也說不定呢。聽說我們的老師方家珍在這兒很得意，我想今天我有一半天的空兒，同去找他好嗎？」

「方先生在這兒，我倒還沒有知道，好的，我們立刻去。我還記得他在學校裏的時候，看待我是特別不差的。」

「所以我要你去找他呀！」

「琳你放心吧，到方先生那兒去，多半是不會失望的。」士清開始安慰我了。

我心裏感得了一些輕鬆，但想到時代如此，怕不會有那樣的一個現成職業在等待士清呢。於是陰霾又覆上心胸了。

我只感到光明對於我們是消失了，幻滅了，一個大苦難已經緊箍在我們的身上了。

讓士清跟可亭急速地離開亭子間，我倒下去，幽幽地只在問着黑暗的前程上，作可怕的幻想。

五

猜想並沒有掉空，當士清跟可亭帶着沮喪的臉膛回轉家來時，我證明他們的奔跑是枉然了。方先生沒有那樣的神通，可以一下子解決了士清的職業。

主呀！我們的光明全幻滅了，可怕的黑暗什麼時候才能退開呢？

我決意爲自己打算，去找一個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因爲在這大都會之中，也許女性的出路倒比較容易哪！

愛人的遠別與誘惑

以爲上海是個易於找工作的繁市，現在才知道是最難生活的地方。因爲半個月來，我備的職業還是絲毫沒有着落。

報紙上的徵聘廣告，不是裝幌子，便是行欺詐，我們再也不願去上當了。

一大段的時間，幸虧得到了可亭的周濟，這是該大大地感謝他的。

士清的母親處，我們沒有送過一個信去，怕她老人家會焦急得壞了年老的衰軀。原本想設法去弄阿紅到上海，現在，只好暫時別提了，芳姊處也不敢寫信，爲的是自己在鬧恐慌，請她出來，往那兒介紹她工作呢？

苦難已經降臨頭頂上，除了忍受，別有什麼辦法？

——活，總得活下去！

最後，我總是抱了這一信念作爲自慰。

——上海之大，會生活不下一對憧憬着未來光明的年青塗侶嗎？

我差不多每時每刻在打起這句問話。問着自己，也有時問着士清，他只用苦痛的強迫的笑臉說：

「我要打破這不合理的社會，不容窮人生活的社會。故鄉的社會是座封建的死城；這裏的社會，却是個資本主義的牢獄！」

士清跟我真可稱是無獨有偶的一對，我所知自己是個具有反抗性的人，然而他，這個能夠刻苦忍受的人，却也不乏反抗性啊！

在愁悶中過日子是最難受的！士清曾經去找過同他一同開除出來的工友，想也許可以獲到一線意外的曙光，結果是一個大大的失望。他們也在想請他給予一些助力，因此，只有帶了滿腔的失望，轉回家來。

「這樣下去，我們是會在這大都會裏毀滅的，清想不到我們的命運會這末壞。」

「命運，難道是主所注定的嗎？」我回答說。

他不再說話了，俯下前軀，把他的頭顱埋到桌上去了。我知道他是個否定命運論的人，他決不會真個從命運上去推想他的前途的。

這個月的房金已經迫近眼前了，善良的房東太太曾經致意我想早收一兩天，因為他的兒子已經兩個月沒有從漢口寄錢回來了，所以她想破例地先行支取。天，這真是怎麼辦呀？她不是明明知道士清已經失業了，近個把月嗎？虧她會有這個主意。老實說，便是過期了十天八天，我們也是無法付出的。轉念一想，我明白了，這位一臉和善，滿腹慈悲的房東太太，她的所以要早收房租的原委，無疑的是知道了士清失業，怕我們到期付不出款，所以才運用提前催取的政策。唉！我認識了都市的人心，同情只是施之於金錢的分上，一離開了銅臭氣，同情也就等於零了。

「士清，房東已經催過房租錢了。」我不能隱瞞我的士清，便低低地說。

「到了期再說。」

「也不過賸得三四天了。」

「我知道，可亭亭答應我再過兩天，他可以賺到一笔額外的收入，大概借給我們二、三十元是不生問題的。」

「這還好，不過，我們老是依賴別人……這心中能夠過得去嗎？」

「琳，請你別再提好嗎？」士清痛苦地抬起了頭，悽愴的眼睛裏似乎露出了濕潤的光芒，「我難過透了。」

「是的，士清，」我也以無限期的悲懷，面向他說：「恕我這一回，下次我決不再傷你的心！」於是，我拐過去，附着他的背，沉默了。

二

七日的清早，太陽剛從東天力竭聲嘶地爬上地平線的時光，我和士清還在緊擁着的夢境中酣睡着的時候，聽得門外的一聲「滴塔」，士清立刻醒轉來，我也隨着在他的懷中蘇醒了，緊起身，尖着耳朵聽取那門外的動靜。

「誰呀？」士清低聲地問。

「士清，你還沒有起來嗎？」

我立刻知道這是楊可亭的聲音了。

「對不起，可亭，」士清立刻披起睡衣，開了門，讓我們的客人進來了。

可亭的臉門上滿充着喜色，眉梢頭飛起了笑，一坐下來，燃上了夾在指縫間的一根「老球牌」，我瞧出他是送喜訊上這兒來的，可是他卻偏不願意立刻把他露布出來。

「可亭，怎麼！一定有緊要的事吧？否則你不會清早趕上這兒來。瞧，你不來，我們怕還在夢

境裏呢？」

「士清，你猜得一點不錯，從今天起，你可以放心，不再擔憂夫婦倆的生活了。」

「啞！」似乎光采刷上士清的臉，把一個月來的愁慘之色，都置得不再透露分毫了。

「不過，」可亭故意吞吐了一下，「這工作雖然已有九分成功的希望，可不知道琳能放你去嗎？」

「爲什麼不放呢？可亭，你不是在跟我們開玩笑嗎？」我搶着說。

「且慢呀！你聽我說，因爲這工作是在外埠，而且是很遠的外埠。」

「只要有工作，管什麼本埠外埠，若是死在這兒靠你的資助度日，我能夠心裏過得去嗎？」

士清懇摯地說。

「對呀！可亭先生，你別跟我們玩笑，以爲我們是捨不掉肉體的情愛的人，即使我們爲了生

活而離別，但是我們的精神，却永遠結合在一塊的。」我微笑說。

「說吧！那我告訴你們吧！」

楊可亭唾了唾嘴巴，把熄了火的老球牌在桌上的煙缸裏一擱，隨即說明他所介紹的那件工作——在新加坡的一個朋友寫信來要他——可亭——物色一個有簿記才能的人才，月薪相當

地高，大概至少在五十塊星幣左右，而且過去的盤費，可以由公司方面負擔。不過，服務的時間，至少在二年以上。倘使中途離職，那末，川資一項是應歸服務者賠償的。

「士清，這件事你看怎麼樣？因為路途太遠，而且又有兩年的條件，你還得考慮一下。」末了，可亭以徵詢的目光，盯住士清的面門說。

「這……」士清沉吟了，隨即不能自決地開始探詢我的意見了。

我應該勸他答允呢？還是……唉！我的方寸抖亂地攪動着，我不能對他有任何的意見發表，我想這決定應該是由士清自決的。

「你們還是從長計議一下，」可亭瞧出士清的躊躇之態，便慢慢地說：「我可以到晚上再來聽取回音，是否到明天打電報去也不遲呀！」

「好的，好的，可亭。」士清點了點頭，顯然的，他想等可亭去後，將和我有所商討吧？

「那末，我去了，」他站起身，擡起了那根墨漆的粗手杖，猛地地想起了什麼的，把手杖一丟，從腰褲袋裏取出了一捲鈔幣，「險些兒忘了，真是，我近來腦筋太壞了！」於是他塞到了士清的手中，是三十塊，先用了再說吧！」

「可亭，」一種無限感激的情緒，從士清的目中洩露出來了，他幾乎說不出話語，音調是那

樣的低暗，「對於你這樣的義舉，我真是說不出的感激！」

「又來了，士清，是出窠兒的弟兄，從小的老鄉，你不應當這末的客氣。」

「是的，不過我想這幾句話，還不足以表示我心中萬一的感激呢。」

「好啦好啦！士清，你不用再說了，你反而會使我心中不安呢！」

士清便停止了話聲，望着這可亭的跨出門去的背影。

「真是一個義氣的朋友！」他喃喃說。

我渾忘了應該去準備早膳，以解決早上的飢荒，立刻擁住了士清的腰肢，彷彿他便將離開我的懷抱，而投奔到海角天涯的海島之中，而將我永遠離開似的。憑實說，我是愛着士清，直超過了愛自己的生命。他熱情，他堅忍，他有一個進步的頭腦，而且也是酷愛着文藝的人。我們這一對實在是志同道合的配偶，我怎麼能捨得他去放洋遠行，讓我度那青燈寂寞的生活呢？

「琳爲了生活，爲了我們必須用自己的力來度日，而且對於我們的負債，我們不能不清償，——雖然可亭並不一定需要我們償還，——所以我想還是決定到星加坡吧！兩個年頭的痛苦，我是明白的，不過，唔……」他的聲音有些瑟瑟地的，「只要在那邊的情形一經斷熟，我無論如何要設法使你到那兒去的。」

聽着這我的內心如絞裂的一般當然我捨不得他走然而一種潛在的天秉的剛直之氣却壓迫我們不許對士清發出抗議，我只忍受着痛楚，咽住了眼淚。

「士清，那末你決意走嗎？」

「只要你並不過於苦痛，那我想走，我們應使故鄉的那批譏嘲我們的傢伙，知道我們是能夠奮鬥的青年。」

給士清這末一提，我的理智完全清澄了，牠已克服了我的偏執的情感，於是我受得非常沉着的，非常堅毅的，彷彿同一刻鐘之前是兩個人似的。

「是的，士清，你說得對，我們應當在故鄉的那批頑固傢伙的面前爭一口氣，尤其要使狄資這東西知道我跟隨一個無產的窮漢，也儘能生活下去的。所以我同意你的意志，士清，你勇敢地決定吧！」

「真的你不會難過於我們的離別嗎？」

「可是我能夠的忍受，我能夠克制！」

「我的愛，」立刻士清熱烈地吻了我的嘴巴，是那樣的狂熱，幾乎達於瘋狂的地步了。「那我決定了。」

「好的。」

「你替我整理一下行裝吧！」

「是！」

「兩年之中，我至少可以有一些成就，尤其在星加坡那地方，一個純外的洋環境中，可以使我對於外國語的接觸，有更多的機會；而對於英文學的研究，有更多的進步。」

一道光明已在士清的面前閃耀了，他在沉着的面色之中，綻裂了笑容，未來是彷彿一件絢爛的外衣，將披上他的身軀了。

「士清，你所想的，一些也不差，我爲你的前途慶賀。」

我開始理他的行裝，以便他隨時可以離開這無情的都市。

雖說未來的光明，可以遮著我們面前的陰鬱，但我的內心之中，總暗暗地潛藏着一種隱痛，從此，我將丟失了一個最貼愛我的人，我將生活在沙漠裏，雖然這沙漠是處於最最熱熱最
最綺麗的樂園之中。

唉！我的主，是誰在主使着我們的命運要如此舛乖呢？

士清離開這熱鬧的天堂樂土，已經有兩個禮拜了，我如同掉在沙漠裏，難受的冷清，使我流了好多時的熱淚。——雖然我是具有剛直的脾氣，然而我終究遏不住我的悽苦的感受。

晚上，暗淡的燈光，映着我瘦削的孤影，在鏡檯前，我發見自己消瘦得多了。琳不是在狄家做少婦時代的琳，更不是處女時代的琳了！

爲着幸福，我跟着最有熱情的士清，潛離了故鄉，滿堂光明會由我們的努力締造完成，誰知道貧困的生活，却迫使我們勞燕分飛，彼此成爲形單影隻的人呢？

我不咀咒我們的命運，我只咀咒這吃人的社會！我們的苦痛，全是他所賜予我們的！有一天，我想：我們總會粉碎這個不合理的社會的！

我想得呆了，只悄然凝對自己的孤影，忽然聽得樓下有喊「信來」的聲音，而且是說明黃太太的，丟了無限的愁緒，即便衝下樓去。

拿了信，奔上亭子間，瞧着清秀的筆迹，早料到這是芳姊寄來的。讀了一遍，又是一遍，不由得熱淚紛紛，早已潑潑而下了。

芳姊真是個怯懦的，最不幸的女人了！一生的命運，既是那末的偃蹇，年少喪偶，加以婆婆又時時以白眼相待，說她是白虎星，剋了丈夫的命，說不定更會剋掉阿婆的命。近來因爲失業，所以

更常受婆婆的冒罵了。她說她很想到上海來生活，轉換空氣，免得常受婆婆的氣惱。——她要我們替她想法，只要有一個噉飯的地方，活得了她這一條聊度幾年的命，那她便決意摒擋一切，離開故鄉，來到這東方的都市之中。

唉！芳姊還沒有知道我們的變故呢？她還以為我們是在度着幸福的生活呢！不過我同情她的身世，我決不能把她的企求，草草地任意回絕。我想可亭在上海的教育界上，也許有不少的熟人，托他加一臂之助，或者不乏成功的希望吧？

於是我決意一壁回覆芳姊一封信，一壁等待可亭來時，請他作一個懇切的留意。

我要告訴芳姊的話太多了，從生產，亡兒，土清的失業，就職星加坡，一直到目前的孤獨生活爲止，要敘的太多了，可是我沒有那種心緒。作了一個簡單的敘述之後，我便安着芳姊的心，要她暫時忍耐一下，暫時在吃人的封建社會的桎梏下多熬受一下，只要等有機會到來，便決計會實現她的願望的。

暫時擱下寫好信的筆，那位過去滿以爲誠實的房東太太又來搭訕了。爲了催討房錢的那回事，我早就看穿了上海的人們，有了錢，便滿腹滿臉的同情，缺少半塊一塊錢，翻轉面皮便連一些最起碼的笑容也會除去的。

「黃太太，還沒有睡覺呀！」

「是的。」我冷冷地說。

「先生在星加坡很得意吧？」

「混一口飯，那裏說得上得意？」

「那位常來的楊先生是黃太太的親戚？」她故意正經地問，然而藏在她的正經背後，我看得出那一副狐疑的真貌。

「唔，」我想咬她一口，「要你多管什麼呀？」但是想到做人總該以圓活點爲是，便立刻更變了語氣說，「不，他是我的朋友，同鄉。」

「啞……」這二房東太太故意拉長了聲調說，「是朋友，他在幹什麼事呢？在行裏嗎？還是在公司裏？一個月多少進賬？看他的樣子很闊綽得很呢！」

「是的。」

「黃太太，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這倒使我呆了一呆，她要拜托我什麼呢？「唔，」我說。

「我的孩子在中學裏畢業了，那位楊先生有脚路，我想請你轉請他荐一荐，黃太太想來一

定願意的呢？」

「願意，只要有機會。」我說了，隨即打了個呵兒，現出了充分的倦意。

房東太太瞧出了我全沒有敷衍她的精神，便知趣地離開了房間。可是臨了還再三再四的說了許多拜托的話。我巴不得她走，一等她的身軀搬出房間，便鎖上門，橫到臥床上去。

看來今天可亭不會得上這兒來了，我把信件弄好了，便熄了燈解衣而睡了。

四

料不到我這個一向主張愛情專一的人，近幾天來，會墮入另一個情蜜中去了。我要自拔，我不能陷下去！

最初跟狄資給合的時候，我就專心一意的愛他。爲了他的對於我的愛的遺棄。我這才更變初衷，而專誠一意的愛我的士清。士清沒有虧待過我半分，士清是個力圖上進的青年，我決不能辜負他的愛情，我決不能捨棄他，而同時再去愛另一個男子！我會經宣誓過，暗暗地獨自宣誓過，然而近來却漸漸地爲外力所動搖了，那便是楊可亭——這個極能體貼女性心理的朋友。

從士清離開上海之後，他差不多不時來瞧我的，而且一個月來的生活費，全由他一個人幫

助，這樣地厚待於我，可是他始終沒有一些吝嗇之色，在這茫茫的，銅臭氣味薰天的環境之中，實在要算是不可多得的人物了，因此，我原本以純潔的友情施之於可亭，現在却逐漸地在超過於友誼之上，而苗生了一種微妙的，愛的情緒了。可亭呢，自然他也在施展着超於友誼以外的情感，這些情感，逐漸加壓於我的心上，使我在清夜靜人的時候，一想起生活於異地絕域的士清，不免發生了絕大的自謎：

——我決不能對不起我的士清！

前天的晚上，可亭特地穿上了那套新由製衣舖子裏完功的法蘭絨西裝，他要我陪他上麗都大戲院去看荒島奇緣，我並不愛好萊塢那種拜金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玩意兒，可是不忍拂了他的感情，便勉強去看了。

說實話，可亭跟我的目光雖然是正對着銀幕，可是我們的腦力，根本沒有化在這上面，竊竊低聲的談話，直至全院的燈炬重放光明，我們才意識到一元錢的代價已經化費盡了。可是我們的腦際，連一個故事的輪廓也沒有組織起來，這不是笑話嗎？

當燈光全熄的時候，可亭熱烈地執着我的手，他講了許許多多的話，他勸我不要擔憂士清，不要憂慮自己的生活，他再說他自己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有一個知己的異性，傷感，喟嘆，從他的喉

頭哽咽地吐出來。我慰安着他，我說：

「芳姊真是個溫柔的人，如果你能給她找個服務的機會，那不難……而且我可以使這位心如死水的表姊，不難重溫起愛的暖流來的。」

然而他說：「我願意留意給她找一個職業，可是對於愛……」他的聲音突然轉得抖索索地，「琳，我已經墮入魔窟了，我請你恕我，我愛你！」

我用極端驚訝的目光望着他，我知道要不在電影院內，他準會向我跪倒下去的。

「不，我不能，」我怕四圍的觀衆也許會發覺我們的娓娓的話聲，我把聲音降得更低地說：「可亭，我知道你的一片心，但是我決不能對不起我的士清！」

「是的，琳，我知道。」他默默地愴然低頭，再也沒有勇氣把重視線遠於銀幕之上了。從麗都回到寓所裏，我的心中如同轆轤般的攪動着。

——我將怎樣使這位可敬的青年不墮入魔窟呢？

我自問着。斷絕他吧？我怎能忍心呢？以芳姊爲「李代桃疆」之計吧？他會肯垂允吧？

本來他每天的精力都化在公司方面的，然而現在却大部分移到了我的身上了，唉！主啊！這叫我怎麼辦呢？

今天一整晚他停留在我的房內，對於同居者的注意，我倒全不在意，只是可亭發生了那個愛的慾念。我爲他難受，同時更爲我自己惶懼。我是士清的，屬於士清的，無論我的靈魂與肉體，我不能爲了一時的昏迷而鑄下絕大的錯過呀！

可亭並不像一切狂暴的男子。有超過常理以外的衝動行爲，然而他滿腔憤懣——因得不到一個女人的垂愛，憐憫的憤懣，完全顯示了出來。他倒在我的那個繡花的枕衣偏旁，仰起了頭，苦悶的眼珠裏，流露出了水洋洋的光芒。

「琳我總是愛你的，雖然爲了士清不能實見我這個癡念；可是我決不會便此，淡薄，決不會因失望而放棄了我的幫助你的初衷。」

「主啊！聽着這，我還能受得了嗎？我能如凜若冰霜的鐵石心腸之輩，不發一點慈悲之心嗎？我斜敬過去，握着可亭的手，那冰冰冷的帶着寒戰的手，他立刻彈起身，眼珠裏透出了無以復加的感激之淚。」

「琳你垂憐我了！琳！琳！整個的都市裏，除了你，沒有一個像你美麗的人！」

「不，可亭，不！」我的腦中突然出見了士清的面貌，像觸中強烈的電流似的。我陡然抽下了手，後退了幾步，瘦狹的肩背直貼到白壁上去了。

然而可亨却站起身，身子幾乎倒下去似的，他顫抖地摟住了我的纖腰，雙膝跪下，仰起了頭，像拜倒於神像前的虔婆，在仰求觀音大士的一滴甘露。

「琳，只要你說一聲我愛你，我滿足了，我保證不會向你有進一步的要求！」
天哪……

我迷惘了，我昏暈了，我覺得宇宙似乎在整個旋動起來，我站不住這樣瘦的身軀，我的眼前陷下了一個巨大的深潭，我的身軀在隨着地層的陷落而陷落下去……

……
到這兒，我還能寫得下一個字嗎？我的主，理性已不能控制我的感情了，我還能吝於答應他的三個字的請求嗎？我的仁慈的主……我在迷糊之中，我叫了出來。

「可亨，我答應你僅僅這三個字的請求。」



悔 恨

唉！誰料得那三個字的答應，我就竟會昏昏然失身於可亭的手裏呢！——雖然他並沒有一點強迫我的暴行。

這難道是主所命定我的嗎？

現在我明白了，可亭的所以施行種種憐惜，資助的心計，乃在企圖達到他的佔有我的目的。不過觀察他的舉動，倒並沒有什麼過分的輕佻，他倒是用純潔的真情，來愛我這個有夫之婦的。但是我一想到對於士清，我將何顏對他呢？他爲了我們的生活，而才走到了遠離祖國的徑途，難道我可以便隱瞞他幹苟合的事情嗎？

想到這，我真痛苦到極點了，我一向反對愛情濫施的，然而如今却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了。過去，我雖深致痛惡。對於我的婆婆，——狄賢的媽，如今不料我做了她的第二個，我不是墮入了不可救藥的陷阱之中嗎？

我曾經放下決心，決意跟可亭斷絕往來，以保持我對於士清的堅真，然而可亭一出見於我的目前時，我又軟化了，——我不忍拂了他的一片真誠，他從來沒有受過一回女人的愛的甘露的施予，我怎麼能硬起心腸拒絕他呢？而況他曾經給過我們以最大的助力呢！

唯一的期望，我切盼芳姊能早一點到上海。從她的信中，我知道不久她將毅然離鄉，技奔到這海上的鬧市中來了。他一來，我想只要我的手段得法，那不難使可亭的情愛，移轉於芳姊的身上；這樣，自己既可以不至對可亭發生破裂，而對於芳姊，却又覺得了一個很好的新的歸宿了。

這幾天，我的心可說完全放在期待的上面。萬一芳姊受阻而中止赴滬的計劃，那我將用什麼方法跳出這個苦海呢？——士清又遠在重洋之外的地域啊！

芳姊，你來吧！你將是我唯一的救星了。

在芳姊未來之前，我想我不能過分冷淡可亭的，肉體上犧牲一點，便算是我對於可亭的報德之禮吧！

不過，對上帝宣誓，我的心，熾烈的，真切的心，我沒有離開，沒有丟棄我的士清。

二

下午，天氣清涼得很。微雨後的涼風飄拂着，我在亭子間裏展讀着士清的來信，他說在那邊工作還好，身體也很健，要我不必掛念。幾個月來總算積了一點錢，所以便附寄了三四十大元。

我吻着信紙，淚珠從眼眶內掉到信紙上。

「士清是多末惦念着我，關切着我呵！一旦他知道我幹了對不起他的行經，他會原諒我嗎？」

收起信，可亭却點着手杖來了，滿面籠罩着春風似的喜氣，一放下手杖，便說：

「琳上爵祿舞廳去，你還沒有多到過那種高尚的娛樂場所呢！去見見高貴的場面，好嗎？」我撇開這個，便說士清來了信，而且附寄了一點錢來。

「這很好，琳，你應該覆他封信。」他略微不安的說。

「是的。」

「不過跳舞回來也不遲，我去教你幾個基本動作。」

我不忍拂了他的興緻，便說：「好吧！」

換上那套最近可亭爲我所裁成的花旗細綢的旗袍，便立刻隨地走了。

「可亭，芳姊不久便將到上海了，她比我更值得可愛。」路上，我僂依在他的身畔說。

「不，老實說，我也曾接觸過幾個女性，可是，像你，太……太少了！」他憂悵地說。

我想我有什麼特長值得他如此的沉醉呢？我真弄不明白！

我的心裏飛起了一陣恐怖：我們定然會墮入三角的悲劇中去的！這樣一想，不禁駭得毛骨悚然，幾乎暈倒在路的中央。

「可亭，可亭，」我顫聲地說：「這我們不是要造成可怕的……」

「不會的，琳琳，不會的，別想這，爵祿便在眼前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什麼未來，將來……」

我簡直想逃回去，然而我的腿，却莫名其妙的跨進了那華貴喧嘈洋演着醉人的樂曲之宮了。

在擁擠的人羣中，在淡紫色的燈光下坐了張桌子，可亭開始沉醉於這紙醉金迷的氛圍氣中了。

每一支樂曲開始演奏起動人的曲調時，他擁着我，立刻跳下舞池，簡直有點瘋樣的。他摟得我那末緊，使我的腰肢，竟感受了壓迫。其實可亭並不真會舞蹈，而我更是初出茅廬的門外漢，所以時時有踢人足尖的毛病發生，一對不起的時常在可亭的嘴裏發洩着。我幾回要求他別跳了，

可是他不服，他說這樣多跳跳，是會使舞術有充分的進步的。但我並不相信，我只覺到可亭在想盡情的作樂，他怕一旦士清回來，他會消失了這個愉快的生活的。

直狂舞到晚上的七時過後，可亭才覺得疲乏而停止了活躍。他靠在椅背上，抽着雪茄煙，靠住了我長長的坐間。因為今天我的臉上多敷了一點粉，在他的目中，一定更增加了幾分的愛慾。「秀色可餐，」真個真個他似乎在像要將我一口吞嚥下去似的。

「琳！我想一旦你離別我，我是會……」

「別說廢話吧！可亭，人這末多，芳姊你碰到她，便會感到我的遜色了。」

「不。」

「好吧！我們結果還終是只有友誼的。」

他點點頭，他懂得我的深義，淒苦的情緒在他的心頭勃發着，然而他的面部却竭力裝得鎮定。

又喝了盃「可可」，付過錢，他要我到晉隆大飯店去晚餐，我不便却他的感情，便隨着走了。吃飯的時候，可亭變得很少說話，目光却老是旋轉住我，似乎防我會免脫似的。

我們的坐位是在一個比較冷落的轉角處，因此說話可以方便得多。白衣的侍者是那末的

忙亂，誰也沒有閒情逸致，來注意我們的交談。

「琳士清說起要轉回上海嗎？」

「沒有，不是要三年過後他才得回來嗎？」我說。

「琳我不願自己是個壞蛋，離開別人，占有別人的愛；不過，我希望和你永遠保持這樣的友愛。」

「唔！可亭，這樣我們遲早……我怕會產生悲劇的！」

「不，」他搖搖頭。

「可亭，爲什麼你一點也無意於芳姊呢？難道你不信我的保證嗎？她除了面貌的秀麗，同時性情的柔和，更不是我能企及的，爲什麼你老是不願談到她呢……」

「曾經滄海難爲水……」不知怎的，可亭却忽然低吟了這一句，我的話斷了，我只是呆望着他出聲不得。

唯一的企望，便是等芳姊來了，再作計較，好在芳姊的工作，可亭已替她接洽得差不多了。只要學期一結束，春季開學前聘書一發出，那黃氏小學的校舍中，便可以安插芳姊這不幸的以教書爲生的弱軀了。我相信只要芳姊能夠來，多化費一些時日，不怕可亭不投在她的懷裏。

這樣急速地一想，便樂觀得多，而美味的菜餚，也便不覺得味同嚼蠟了。

醉飽回家，可亭又要求居宿在我處，我想反正我的精神上沒有暴棄過我的士清，又何必定要使可亭遭受冷落的酸苦况味呢？

房東太太在前幾天，常以猶笑之色對待我，近來却也轉變得多了，這大概是前天可亭一席請客酒的效力吧。上海這個離礙世界，真是無怪別人要咀咒他了。

三

秋陽射進亭子間的左壁角落中時，我在無頭無緒地談着托爾斯泰的復活，突然，我的日夜所渴望着的芳姊，出見在我的跟前了，他的蒼白的臉部，嵌着一陣桃色的緋紅，更增進了她的少婦的豐韻了。神色還是不脫憂鬱，這也難怪，嬌居了五六個年頭的她，無怪要露出深秋似的凋零之色，缺少活潑的神情了。我丟下書本，馬上撲到她的懷中：

「芳姊，你到底來了。」我喜出望外地說。

「唔琳！」芳姊注視着我的臉門，遏止了她的奔放的熱情，「托你找的事情怎麼了？」
「別着急，芳姊，至遲到明春可以不生問題的，暫時你可以住在我這裏。」

她坐下來，靜靜地泛着失神的眼，「琳你欺騙我。」

「不，」我說：「我怕你老住在故鄉是會把青春埋葬盡了的，所以我……」
她不再開口埋怨我了，只微微地點點頭。

隔了幾分鐘之後，她舒了一口氣，便告訴我：她的婆婆近來越弄越變了，她沒有一刻不在哭念着兒子，也沒有一刻不在咀咒着媳婦，所以，再住下去，我會弄得自殺的。

「那末，你不能怪我的欺騙啦！」我哭着說。

「錯是不錯，不過你總是犯了欺騙我的罪過。」

「是的，我承認，我承認。」我不能告訴她，我的所以急急乎要她出來的原因是爲了要解除我的三角的悲劇的產生，我只微微地點着頭。

這半天簡直是忙了六、七個鐘點，我幫助芳姊整理她的行李，又跑到外邊去買了張帆布單牀，又坐下來急速地寫了封信，報告士清以這個重要的消息——我的唯一的芳姊一來，今後便可以使我不再過寂寞的生活了。——然後我又打了個電話給楊可亭，要他在辦事處一到鐘點，便上我這兒來。

可亭聽見我報告這個消息，却並不表示絕端的高興，這我在電話之中是可以聽得出的。但我

並不感到難受，我預料只要可亭一見芳姊的面，那就會消失了他的不愉之色的。

傍晚，正當我在跟芳姊鋪設那張帆布牀的時候，一陣禿禿的皮鞋聲逐漸响上來，我和芳姊立刻停止工作，走到亭子間的門口。

「可亭，你來得正好。」

「唔，對不起，我遲來了一個鐘點。」

等他走進房間內，我拉着芳姊的手，熱烈地將她介紹給可亭。可亭以自然的笑容，握着芳姊的手。大概他驚異於我的過去的跨耀並沒有差。所以對於這位來自鄉間的芳姊，足足欣賞了好幾分鐘之後，他以遲緩的聲調說：

「久仰久仰，芳姊。」

「那裏，楊先生。」大概因為好久跟男性隔絕的緣故，所以芳姊在說話的時候不無有些紅暈，那種忸怩之態，便不由自主的暴露出來了。

三個人暫時緘默了一下，隨即由我打破了這沉寂的空氣。——我要芳姊報告一大段離別時間內的生活，她便立刻以簡潔的話語，做了個迅速的報告。末了，她說：

「請楊先生早日給我設法一個工作，這是我所日夜祈禱着的。」

「芳姊別着急，我答應了人，決不會使他失望的。不過目前因為那邊的學校裏中途不便更動，所以一時無法可想；只要學期一結束，校長是決不會拒絕我的紹介的。」

「這真是再我感激沒有了！楊先生。」

我瞧他們談得很投機，心裏却產生了一種過分的喜悅——我們的三角悲劇是可以避免了。

「芳姊，」末了我說：「可惜我沒有一點兒教書的經驗，否則跟你一同去和孩子們生活，這倒是多麼愉快的事啊！」

「是的，琳其實你只要在這兒再去讀他一年半載，也就儘夠應付了。」

「琳」可亭却接着說：「這樣的生活是不配你幹的，你是個喜歡文藝的人，托爾斯泰，法朗士，哈代，這些名詞時常在你的嘴巴中飛躍，你配去當教書匠嗎？再說，士清每個月儘夠負擔你的生活，又何苦去討那個苦差使呢？」

我眇了他一眼，很想批評他一下，然而想他是那末摯愛過我的人，我未便去給他以難堪，所以便以微笑來代替我的回答。

街燈在天空裏刺破夜的黑暗時，可亭與匆匆地請芳姊到大三元飯廳去吃飯，說是聊表洗

塵的微意。芳姊執意不願去，因為無端地破費別人的錢鈔，她是決不願意的。但是經我再三地幫同可亭敦勸不休，終於她只得隨我們走了。

從此，芳姊便在我的居處住下來了，她時時期望著學期能夠快快結束，以便去開始她的新的生活。

我呢，希望她能夠跟可亭漸漸地發生超越友誼的情愛，這樣，我可以實現我的理想，不致使可亭嘗味那失戀的痛楚。

主，幫我的忙吧！我偷偷地寫到這裏，（怕給我的芳姊發見了）我只有期望你幫我的忙了。

四

對於金錢，可亭是最慷慨的人；對於待人，可亭也是最能體貼的人。個把月來，他依舊那樣勤殷地厚待着我，同時也厚待着芳姊；可是我的心中反而更增加了難過。因為我本來企圖他能把滿腔的熱情，施乞於芳姊的身上，誰知他却依舊不減他的對於我的厚愛，這真是叫我要怎麼應付才行呢？

究竟可亭對於芳姊有沒有苗生了情苗，我不敢確定；但是芳姊對於他，却多少透露了她的

久矣冷却了的情欲，牠雖經在昨天的晚上對我低聲說：

「可亭倒是個不可多得的青年。」

「那你應當……」我笑着說：「我勸你上上海來，便爲的是要你重復蘇醒你的愛情呀！」

「噫！」芳姊臉紅着，嗤了我一口，低沉下頭，再也不開口了。

由於她的並不斥罵我，於是我知道她的枯井似的心波是在激動了。

她把話語用開去，故意拉到故鄉的上面。她說我的父親近來病得很厲害，又說狄家的家道不如從前了。狄資新娶了門親，煙賭更加厲害了，雖經一次賭輸了一千二，早晚狄家會弄得破產的。

對我的父親，我終不無有點歉歎然的，因爲他雖是個封建階級的頑固人物，可是終究是我

的父親呀！對於狄資，我認爲他早已死了，我犯不着再爲他操什麼心。

「琳你要不要回去一次呢？」

「不，我不願意回到那個嫉視的社會中去。」

「可是……」

「我知道我太忍心了一點，但是我更知道即使回去，爸不會愉快的，也許反而會增加他的

病勢。他認為我是大逆不道，不守婦道的人，他怎麼肯再見我的面呢？」

「唔！」芳姊不再開口了，便保持了長久的沉默。

我暗了地祈禱着父親能早日痊愈，我不要他知道我的心，我只求主能諒解我。

刻把鐘之後，我的心又轉到解決我的痛苦上去了，——我偷視着芳姊，我默禱她能向可亭進攻，以便使我跳出那個三角型的陷阱。

五

今天，芳姊出去拜望她的朋友，到傍晚沒有回來，可亭却先她而跑進我的房間中了。我想這真是個好機會，我可以跟他談一談衷曲了。

可亭的半個身軀，橫欹在芳姊的那張帆布榻上，兩腿交疊着，擱到那張高背的椅背上，圓大的眼睛，盯住了我的臉門，我知道他近來越發對我熱愛到頂點了。芳姊的來臨，並沒有減少他對我的愛的程度的演進，這不是更使我恐懼得渾身發抖嗎？

「可亭，」我準對着他的面部說：「請你饒恕我吧！請你把你的愛的火燄，去燃燒芳姊的枯寂的心吧！否則我們的悲劇，會弄到怎麼樣的地步呢？」

「不，」他痛苦地說：「我很想……可是你實在太可愛了！我也會想離開我們所自掘的陷阱，然而……唉！然而……」

「可亭，難道溫馴的芳姊，對於你，會一點也不打動你的心弦嗎？」

「可是她太冷，她不夠熱情，她缺少對我的磁性力，她怎麼能夠比得上你？」

「唔！」

我深深地感悟了，我立刻聰敏了起來，我已經十分透澈地明白了——假使我能夠一旦暗地潛離這個陷阱，那說不定可亭會把對於我所施的情愛，默移到芳姊的身上去的。

這麼一想，我倒坦然起來了。可是我的面部依然露着緊張之色，以便使聰明的可亭不致會猜度到我有暗暗地放下潛離的心思。

「這樣看來，」我說：「那我們是免不掉要鬧出那個悲劇來的。」

「不，不會的。」可亭抽起了雪茄煙，彈一彈煙灰，「如果士清回來的話，那我會識相，我不會讓不可預測的亂子發生的。」

「真嗎，可亭，」我親膩地撫着他的長髮，「你的確是這麼想着嗎？」

「的確，這是我的內心的說話。」

於是他把他的雙臂，立刻攬住了我的項頸，微蹙起身子，一個熱烈的親吻便落到我的嘴上。

我明知這是他的對於我的欺騙，然而我已打定了注意，只要芳姊的職業可以解決，那末，我可以立刻照計而行了。

我已經種下了悔恨的根，我非要消除這個悔恨的萌芽不可。

六

感謝好生的主，憐世的主，他終於讓我的芳姊獲得了一個職業了。

便在這個寒假開始的當兒，可亭便給芳姊介紹了一個二年級級任的位置。

當芳姊聽見這個消息時，她的滿面的沉鬱，便如雨過天青一般的，把所有的陰霾一掃而空了。當牠離開我的居處之前，她露着感激的目光，緊握住我的手說：

「琳妹，我依賴了你這麼多的時間，真使我慚愧得要死了！同時又化了楊先生不少的錢，更使我抱了無窮的遺憾！不過，有一天，生活能夠好一點起來時，我是不會得忘記了你們的深恩厚惠的。」

「芳姊，這些廢話你說他作甚？」我擁住她的纖腰說：「芳姊，我有一句話要向你說……」

芳姊怔得呆呆的，盯住了我臉部的表情：

「琳妹，我們是等於同胞的姊妹，你說呀，別吞吞吐吐的。」

「是的，」停了老半晌，我擁着她坐下去，用低音的聲調說：「芳姊，你究竟對於可亭怎麼樣呢？」

聽我這麼一說，她的臉色立刻又陰沉起來了，她的目光，躲避着我的視線，頭低下了，只管弄她的圍巾上的絨鬚。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你說她幹嗎呀？琳妹，他的心全在你的靈魂中，醉陶着，你簡直的多此一問了！」

我明白了她的痛楚，立刻我坦白地說：

「別發愁，芳姊，遲早可亭會是你的。」

「不！」芳姊深深地搖搖頭。

「芳姊，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苦衷，我不能對不起我的永遠惦念着，摯愛着我的士清喇！」

「……」

「芳姊！你幫幫我的忙，努力的可亭進攻吧！」

芳姊是瞭解我的苦心的，她點點頭，雖然沒有回答，然而她的允諾，已經全部從點頭中洩露出來了。

我的衷曲，已經傾吐出來了，便奔下樓去叫了輛黃包車，幫芳姊把行李弄上了車子，眼看她，跳上車座，繚亂的長髮，在寒風中飄飄然飛揚起來。跑上三、四家門面之後，她旋轉頭來。

「琳妹。我明天馬上回來瞧你的。」

「不，我上你校裏來，也好順便參觀一下，也許還可以同可亭一同來呢。」

「好的，那我真愉快極了！」

不久，這車影便消失於我的目前了，我呆望着，幾乎忘記自己是站在街口的馬路上呢。

好了，從此，我可以替自己跳出這個陷阱了。

一縷微弱的欣喜，從心中萌起了。

逃避與重歸

芳姊一離開我的住處，却反而增進了可亭的對於我的熱愛，唉！主呀！照這個情形，我非斷然離開可亭的懷抱不可了。

對芳姊，可亭近來似乎稍微有一些情苗在茁長着，他曾經在昨天的晚上向我說：「芳姊：倒頗嫻靜的，只是太缺少了熱情。」

從這句話上，便可以見得他的內心的衷曲了。不過，有我橫梗在他們的中間，他們無論如何不會達到如我所企望的境域的。所以，最好是我立刻悄然地離開他。

今天的下午，時間還不到六點，早春的寒風吹襲着我的肌膚，使我感到了春寒的嚴重，披起那件由可亭所代我購製的夾大衣，略略地梳洗了一下，便匆匆忙忙地離開了我的寓所，向滬西的那條冷僻的馬路上趕去。

臨走的時候，我特別關照了房東家的那個小丫頭，萬一有客人來找我的話，便請他明天來吧！

這小丫頭倒頗有狄資家阿紅的天真，他點點頭說：「放心，黃師母，我知道，我會回覆的。」於是，我謝了她一聲，便走開了。

我的目的是去找芳姊，我有重要的話語，必須當面跟她一談。

跳上電車，心在忐忑着，到底我便這樣離開了可亭呢？還是……我委決不下。當電車到站的時候，我決定了，——我應當跟可亭有最後的一次面晤！

跑進黃氏小學，無心參觀這個學校的一切建設，佈置，我便請求那個年老長髯的門房，領我上宿舍的樓上，去瞧我的芳姊。

芳姊正在埋首桌上，批閱那日間孩子們所做的功課紙，簿雜亂地攤滿了桌面，一聽見我呼喚她的聲音，便丟了朱筆，轉身站起，直撲到我的身上。大概因為我的臉色，有些蒼白得失常，所以她便急促地問：

「琳妹，有什麼急要的事嗎？」

「……」我暫時不出聲，向屋內旋視了一周，見沒有旁的同事在這兒，便把房門緊緊地推

上了，坐下去，微笑地向芳姊瞥了一下。

「芳姊，你猜得出我上這兒來的意思嗎？」

「不！」她搖搖頭，凝神地注視着我的臉部表情。

「芳姊，我沒有一點心事敢隱瞞你，我告訴你，不久我將離開我的居處。」

「爲什麼？」芳姊極端地驚訝起來了，「你上新加坡嗎？」

「不，」我笑笑說：「那兒有這許多盤費。」

「那末？」

「你知道可亭是那樣地死勁纏繞我，戀着我，甚至拋棄了公司裏的時間也不憐惜的，這……這將怎麼了局？再說，一旦士清回來，那我們的悲劇，將要弄到怎樣的地步呢？所以我已經打定注意，非離開他不可！這樣，也好讓他把那份純潔的愛來移植到別人的身上。」

芳姊聽了，臉上一紅，顯然她知道我的話中的要旨了。但隨即她又變得鎮靜起來。

「是的，我也覺得你應該離開他爲是，」她很誠意地說：「不過，你的搬走的住處，請你老實告訴我。」

「就爲了這個，所以我才特地上這兒來的。芳姊現在是我要請求你幫助我的時光到了，你

跟可亭去多交接交接吧！他年紀青，不難把一顆熾熱的心，移置到你的心上去的。」

「琳妹，我諒解你的苦心，爲着我的感激於你的緣故，我願意丟掉了封建的貞操觀念，而做你的犧牲；不過，萬一楊先生終於對你不能心如死灰，那可不能怪我的幫助失效喇！」

「不，不會的！」我堅持地說。

「但許不能料到真正不會呢？我體察出他的對你的熱度是超於沸點之一百度的光景了。」

「但這沸點是不會永久上漲的，我知道，雖然吾還不過二十多歲的女性，可是我有這個經驗。」

「好吧！我照着你的話做就是啦！」

「那謝謝你芳姊！你從苦海裏把我拯救了我的感激，是永久不會忘掉的！」

「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的新居的地方了。」

「是的！」

我便用鉛筆抄了個地名給她，這是一條冷僻的街，一個冷僻的住處，是兩天之前我化了整天的時間找尋到的。

「琳爲什麼你要住到冷靜的，工人區的陋屋中去呢？」芳姊看了我的地址之後，衝口便問。
「爲了要避免可亭的麻煩呀！芳姊，當我搬走之後，我希望你立刻去看他，觀察他的神經上
有沒有什麼突變，然後回來報告我。」

「好的。」

大概芳姊是觀察出了我的內心的痛苦，所以她笑了笑。說實話，離開他，我是不忍的，但爲了
忠於我的士清，我的共過甘苦的士清。我這樣的布排，是會獲得全社會的人們的原諒的。——那
種封建階級的頑固之輩，自然是例外。

像做畢了一件重要的日課，我鬆了一口氣，靜默了一下，跑到那個窗口去向外望望，外面
的沿街的梧桐上，似乎已透出了一些極微的綠芽，於是我感到「春」已回到大地上來了。

——士清還要有兩個多年頭才能回來呢！專靠他的薪給，來養我這個居留於都會中的生
命是不應該的，我也找些工做才行呀！讀書，是不可能的了。

呆呆地了一回，旋轉頭，瞧見芳姊在洗着臉，塗上一些脂胭膏樣子，是預備將離開這兒的光
景。

「芳姊，你打算出去嗎？」

「我想陪你去吃一餐飯，好在昨天剛發了薪水。」

「不，不。」我竭力拒絕她說：「不，我決不願浪費你的辛苦得來的錢，芳姊，你積些錢，好好兒做件衣裳穿吧！在上海，是最講究『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的呀！」

「不，難道你留了我好幾個月，我請你吃一頓飯都不成嗎？——芳姊顯得慍然了，她的纖長的眉毛在抖動。我知道拂了她的誠意，便不敢再說下去，只好順從她的意志了。」

從菜館裏飽腹回去，我覺得芳姊是改變得多了。從前她是枯寂，沉靜，幽鬱，現在給都市一融化，跟從前便顯得相反了：活潑，愉快，人生觀也變得積極得多了。在故鄉，芳姊只是個淒涼的小孤孀，而在上海，却變得像個活躍的小姑娘了。真想不到人的轉變，是這末的迅速啊！要是今天可亭也在座的話，他倒會不多增進一份對於芳姊的戀情嗎？

芳姊本來預備打電話去請可亭的，但是我却阻止她，——因為他一來，那我便有許多話不便同芳姊談了。

「好吧！今天便不要去請他吧！好在你們日後會面的日子正多呢！」

「你一定不要他來，那我有什麼辦法呢？」

停了一回，芳姊忽然從椅子上站起來對我低聲說：（大概怕一旁的侍也聽到了）

其實你離開他太早了，士清還要兩年多才回上海呢！」

「不，」我暗暗地斥怪我的芳姊，我是因為要忠實於士清才這樣的，要是怕他回來出亂子而才打這個注意，那倒不是我成了個蕩婦淫女，亂談戀愛的人嗎？我把這層意思向芳姊說明，並說我非常悔恨，過去跟可亭的由戀愛而發生肉體上的關係，她聽了，不住地點頭，她是感動了，這從她的點頭默許之中，是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的。

從大滬飯店中回出來，跟芳姊鄭重地握別，回到寓所，已經十點多了。

二房東的小丫頭說那個楊先生來過兩回，說了不少抱怨的話。

唉！可憐的人，你為什麼着了魔似的只管戀慕我呢？

二

二月的三號，天晴得沒有片雲，難得有一頭小鳥從窗外掠過，送出一聲歡樂的和鳴。我一早便起身，打點一切，決意悄悄地離開這居留了近個把年的居處。

士清處我早已給予他一個音訊，請他以後的信件，投寄到新的地址去。

那位貌似和善的房東太太一再詢問我遷居的新址。可是我怎麼能告訴她呢？除了芳姊以

外，我不能使在上海的第二人知道我所遷居的新址；否則，可亭是會鑽天入地的重復追上我的。行李等收拾停當，我叫了一輛人力車，在跟二房東太太道聲「再會」之後，便叫車夫趕速拉走了。

那個小丫頭倒頗戀戀於我的，露出那帶着濕潤的眼珠，表示了她的小心坎兒裏的無限惋惜。

在車子拖出衙口外，我抱着了無限的恐懼——萬一碰到可亭迎面而來，那地麼辦呢？

謝謝好心的上帝，我終於一路順風地沒有碰到一個熟人，提吊着的心放鬆了，從今以後，我可以安安穩穩的逃避那三角的悲劇命運了。

現在我是置身於××路的一個新的屋宇裏了，這是工人區域中的一間平房，潮濕黑暗，面積不過丈餘開闊，四圍的空氣顯得異常嘈雜。藍布衫褲的人影，時時在屋外幌過，全是陌生的。雖然不慣，可是要逃避可亭的追索，那我是非在這種區域裏躲藏不可的。

一個單身的女眷，孤居於這樣的一個境域之中，自然，這會引起四圍隣居的猜度，但我能去管他們的流言蜚語嗎？我能把我的苦衷去向誰宣布嗎？

甯靜的日子，在逃避裏渡過，可亭的面影，在我的目前消失了，然而我的腦門裏却不時會現

出他的影子來。這主呀！這是什麼緣故呀？

我知道我是罪過的，讓一個熱愛我的人，去味嚼失戀的苦痛；但爲了忠貞於我的士清，良心便壓迫着我非忍心這末幹不可。

讓可亭咒咀我吧，咒咀我這忘恩負義的女人吧！最好地恨我，愈恨我，便愈可以使芳姊有進攻的可能。這末想，怔忡的心便坦然起來了。

三

這難道是主所命定的嗎？寫到這裏，我的手都抖顫得把不住筆了。

上午，在小販們的刺耳的叫賣聲裏，我寫了一封長信給士清，從實地報告我所以要遷居的原委。（我知道他了解我，決不會有所疑忌，所以才敢於奮勇執筆）把信寫好封固好，隨手撩起那分擱在小几上的當天的新聞報，翻開一瞧，唉，我的仁慈的主，我簡直不敢看下去了。

一行斗大的廣告字遠入我的眼簾：

楊可亭尋人啓事 琳鑒速示遷址，否則，余將無所留戀於此世矣！

我的手抖得可怕，雙眼發暈，人就幾乎從桌椅上翻下來。等到意識重復清楚起來的時候，兩

行熱淚便不自覺地流滾下來了。

這怎麼辦呢？主可亭是那樣的固執，着那樣的戀慕不捨，這悲劇將是不可避免的！主已經在冥冥之中給我們安排停當了，這有什麼辦法可以解脫呢！

丟下報紙，我深深地痛忿起芳姊來，她爲什麼不向可亭進攻呢？她一定要袖手旁觀我們悲劇的演出嗎？

轉念想想，這又怎能怪她呢！可亭的熱情正在燃燒得那末激烈，自然難怪他不肯把牠移轉於別人的身上了。

我怒力思索，忘記了看報，忘記了早上所應做的工作，忘記了隔昨已經告罄了的米桶，我在想：可亭會因爲我的失蹤而絕望嗎？會因絕望而發生匪夷所思的可怕的變故嗎？……

想着，想着，心就愈加抖起來，幾乎連上下齒都在劇烈地戰抖了。我驚惶戰慄，只覺得面前是一團漆黑，這可怖的黑團，是在發生着重大的壓力，鎮到我的頂樑上來。

讓理智把感情沖淡了一些些時，我就想：這廣告的刊登，無疑地是芳姊沒有把我的住地說出，否則，可亭決計用不到登這一則化費大錢的廣告了。我感謝芳姊的忠實，同時也意識到說不定今天的上午，芳姊是會出見在我的矮屋中的。

果然，二十多分鐘之後，芳姊的瘦瘦的情影，便出見在我的屋外了。

幾日不見，她似乎豐腴了一點，但我等不及去觀察她的面貌，我跳出去，一把抓住芳姊的手，直把她拖到我的坐椅上。

「芳姊，怎麼出了什麼意外嗎？」

芳姊掠一掠長髮，睜出埋怨的視線，「如果你再把消息多隱蔽一天，那楊先生的安全也許不能保全。我爲了尊重你的叮囑，所以還是幫着你撒謊，但我要請求你答應我，別再把痛苦給可亭受吧！太可憐了！一個良善的癡情人，怎麼你竟下得起那樣的忍心？可亭現在簡直瘋了的一般，公司也不去，飯也不想吃，老是纏住我要你。」

「那你不是好乘虛進攻，賣弄一點手腕，把他的心，扯向你那一邊嗎？」

「不，虧你還說這個話，琳，你是個教徒，你懂得慈愛，你懂得捨己救人，你救救這個也許會發瘋自殺的人吧！他是一直用百二十分的熱情愛着你的啊！」

「可是這樣我們是會一準陷入可怕的毀滅中去的！爲什麼我要離開他？芳姊，你不是不明白。」

「明白，誰倒又比你糊塗。」

「那末」

「可是目前你不能不拯救他，除了你，便是他的爹媽也不會有辦法。琳暫時你仍跟他會面，好在士清不會馬上回來，慢慢兒再想別的法子吧！」

「不！」我堅決地說，其實我的心旌是早已發生了動搖了。

「好吧，琳爲了你，我今天特地請假一天，我勸你，你非回到可亭的懷裏不可！」芳姊的堅決的態度，今天我還是第一遭碰到呢。我有些驚訝，但也由此知道事態已經到了嚴重之極的境界了。

「不，我不能！可亭是愛我的，可是我愛着我的士清，我已經離開了陷阱，怎麼又可以自己投進去呢？」

「但是這陷阱也是你備自己造設的啊！」芳姊簡直在控告我了。

「芳姊，你……」我回答不出，我不能否認她的說話的真義。

「和我去見可亭吧！琳你非去見他不可！只要你看見他的顛頹煎急的面孔，你便會打消你的決心的。」

「不……」我只顧搖着頭，但心的動搖，其實更增加了幾分。

「琳你要明白，可亭是你的知交，我尚且在這樣的不忍，難道你竟吝嗇於施捨一點的同情嗎？」

「芳姊，你不能這末說。」我痛苦到極點了，我知道芳姊也在責怪我了，主這怎末辦呢？

「那末，你隨我去見可亭，從絕望裏把他救出來。他彷彿是個痛入膏肓的人，不是你這個醫生去解救，那是只有坐而待斃的一法了。」

「……………」

「好吧！你答應了我？」

「……………」

「那末走呀！」

主！我更能有什麼話回絕我的芳姊呢？可亭是我的知交，而且我們有過最最親密的接觸，我能坐視他往毀滅的路上走嗎？

總於我的頭微微地點了一點，不再說什麼話了。

芳姊顯得雀躍起來了，可是我的內心，誰也會知道，這時是苦痛得超於極頂了。

「走吧！琳到可亭的公寓去。」

我只是站着不動，我知道我這時的臉色，是一個最難描繪的模樣呀！

什麼時候我離開我的新居處，連自己也不大清楚了。

這真是一個夢，唉，一個奇異的夢，一個惘惘的夢！

我的行動已經引起了新隣居的驚訝，——自然，一個孤身的女性，倏然而來，又倏然而去，也就難怪他們要發射無限猜疑的目光了。

我倒很捨不得離開這個新居，雖然是很嘈雜的，却都是可親的勞動者，他們用自己的力養活着自己，比了那般深居在「阿派門脫」裏的養尊處優的剝削者，要高貴得多了。

抱着無限的悵鬱，我又置身在一所半洋式的前樓中，一切的陳設都不差，可以算得具有起碼的「貴族化」的資格的。我並不對他留戀，愛好，我甚至一點也不希罕這些由可亭所特置的器用，然而芳姊却很愛好於這些摩登的陳設，從她抱羨的目光之中，我明白她的隱衷了。

可亭沒有碰面，芳姊便打了個電話到不知什麼地方去。十分鐘之後，這個可憐的青年人又將出見在我的目前了。天啊，可是怨家不聚頭，難道天安排我們非陷進悲劇的深淵不可嗎？

我的心在急速地跳躍，彷彿一隻出水的鮮蝦，跳得那末凶。

我怕瞧見他，然而又不能不瞧見他！

芳姊以勝利的微笑瞧着我，我愈覺得像一頭戰敗的鷄，感得極態的沒精打采。

「琳別難過吧！遲早我幫助你，脫離這悲劇的陷阱。」

「唔，謝謝你。」

「今天你是應該聽我的。」

「這是什麼話呀？芳姊。」

計算可亭的包車，立刻將停歇到這個爲他們所預先擺布好的公館門口，我的心更急劇地躍動起來了。

我又成了隻作繭自縛的蛹了。

唉！

窗外的陽光消失了明亮，給一朵烏雲洗滌了牠的光芒，這不是象徵了我的生命的前途，又障上一層霧翳嗎？

尖起耳朵，我期待着門鈴的急响。

「楊先生立刻便來了，琳。」

我沒有回答，我的心太怔忡得厲害了！

四

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經過了的一次波折，却反而使可亭對於我更發生了親密的情愛，而且伴隨我的時間，比了從前更要增多。無疑的，這是他恐怕我會有第二次的失蹤，所以才如此的啊！

昨天晚上，他摟住了我的纖腰，蜜蜜地吻着我的嘴巴，一股熱情流盪在我的整個的軀體之中。油綠色的電炬，照澈他的輝煌的面龐，我冷冷地問着他道：

「可亭，萬一我真個忍心永遠離開你，你會……？」

「我相信我的感情會衝動得使我跑上自殺之途的。」

「難道你的心目中除了我之外，便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寄托你的靈魂嗎？」

「有，自然有，可是她那裏及得上你？」

「你說的是芳姊嗎？」

他默然地不再做聲了，於是我覺得雖然我重又投進了陷阱，可不難再自我超拔的，心就安穩了不少。因此對可亭的態度，也便不似初回歸時那末樣的冷淡了。

我不再向可亭說述關於芳姊的話，我想我應該慢慢地設法使芳姊成爲我的替身。我的「金蟬脫殼」之計，遲早是一定會使他實現的。

生活自然比從前優裕得多，可亭的揮金如土的氣派，益發比從前進步了。只要我所喜歡的，他沒有一件不設法把他弄到，以求博得我的歡心。甚至那具「增你智」的收音機，他也不惜化費二百多元的代價，把他買來供我的消遣。其實這種娛樂品，對我是一點也不會發生興會的，多讀幾本說部，在我倒是比呆呆地傾聽無線電要愈快得多呢。

他現在簡直把我看作他的夫人一般了，在他是認爲可以更增進一點自己的幸福，然而，在我當然更增進了內心的痛楚。

我不敢將這個離而復合的消息去報告給士清聽——我的勇氣全消失了，我怕萬一士清知道了是會難受到不堪設想的地步的。

我的新居處是個高尚的公寓，生活的舒適不必說，便是四周的同居，也都是上流之輩。一雙進，一對出，都是十足的摩登隊中的驕子。這樣的生活，大概是可亭別有作用的，他想使我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下去，是可以漸漸地減淡了對士清的堅愛的。其實，這一着他是算錯了，他還沒有真正認識琳的心呢！

因為生活比較舒適，我便想起了狄家的那個小丫頭阿紅。趁這個機會，我可以讓她到都市裏來生活若干時了。把這層意思向可亭說明之後，他滿口答應，而且願意出資贖回阿紅的身契，還復她一個自由的身軀。當然我是非常地感謝他，同時也為這被壓迫的孩子，表示了無限的誠摯的謝意。

昨天是一個霏雨濛濛，月色無光的晚上，芳姊散亂着一撮濃髮，輕鬆得像頭小麻雀似的（這是她所少見的現象）跳進我的寓所，笑意流遍了整個的面部，但是我瞧得出她所潛藏的悵鬱。

坐下來，身子靠在妝檯的一旁，不說話，便泛着眼向我瞧着。我走過去，握住她的手，像個母親似地撫慰着她說：

「芳姊，怎麼呀，看你高高興興的，但你好像有什麼心事吧？可亭好在不在這兒，你向我說，向我說呀！我們是親姊妹一般的，有什麼不可以吐露呢？」

「老實告訴你吧！琳。」芳姊認真地敬到我的胸前，可又並不把話說下去。

「芳姊，你說呀！為什麼又斷了話頭呢？」

一種忸怩之態，從芳姊的臉部出見了，而且又鑲見一陣紅暈，賽過雨後的玫瑰，更覺得姣媚。

得使人憐愛了。

「我想我不該瞞起你，我應該坦坦白白的說，」她吃吃地聲音有點打抖似的，「我的確愛上了可亭，琳因為他對於你這樣的摯愛，所以我感受到我的對他的愛是到了再也不可遏止的地步了。可是琳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這……」她再也說不下去了，未了，她顫顫地說，「只怪我的命運太壞了，我無法能像你那樣的獲致他的愛呀！」

我靜靜地傾聽着，良久，我捧住了芳姊的肩胛。

「芳姊，我早已觀察出了你對於可亭的愛戀了，我相信，遲早有一天，可亭是屬於你的。」

「難道你有了什麼妙計嗎？」

「唔，可是還在思索，你放心吧！」

當時鐘敲過六下之後，可亭便回轉寓所來了。粗油木的手杖一丟，透出滿臉的笑，興匆匆地說：

「真巧極了，芳姊也在這兒，去，馬上到大西洋去用晚餐；九點鐘到南京去瞧瞧落花流水，這張片子，公司裏的同事沒有一個不說好，機會不可錯過，今晚是結末一場了。」

「不，我不能去，晚上還得改課卷呢。」芳姊說。

「別忙，脫一二期有什麼礙的！芳姊，校長說話，有我紹介人的面子，包你不要緊。」

「可是……」

「聽我的話，去，我今天該重謝你前次給我幫忙找尋琳的功勞呢！」可亭笑出了聲，那末自
然的。

「去吧，芳姊。」我也竭力德惠着芳姊去，我感到只要他們有更多接觸的機會，那我的「金蟬脫殼」之計，才有實現的可能。

終於，芳姊順從了我們的意志，不再表示什麼反抗了。

臨走的時候，可亭說阿紅的事情已經托人到故鄉去辦妥了，大概不久可以跟隨別人上上海來了。我聽得很快樂，這孩子到上海，至少，對於我是有不少的方便呢。

這一晚是愉快的，在燈紅酒綠的氛圍中是十分愉快的。一回寓所，却立刻生起了憂鬱——
可亭這樣的老釘住我不肯鬆懈半分，金蟬脫殼計能不能實現呢？想到這裏，不免那顆信心動搖起來了。

兩點鐘過後，我在靜夜裏寫手記，可亭的睡聲如雷鳴一般的咻着。

——可憐的，也是可愛的人！

我輕輕地咒罵着，他難道要我真個毀滅嗎？——萬一士清回來。

好吧！等阿紅到上海，等芳姊跟可亭有更多接觸的機會之後，我再運用我的已定手腕吧！

我相信我的肉體雖然暫時失去了主宰，我的靈魂依然聖潔的，依然天天在星嘉坡的士清的身畔呀！

想提起筆來，坦白地報告士清以這段羅曼司，勇氣太少了，提着的時候是熱烈的，一寫便完全消失了勇氣了。

——我不能寫，不能寫，除非到芳姊和可亭的戀愛成熟之後。

這樣一決定，我便解衣上場，準備在夢寐之中跟士清會面了。

我祝禱夢神默佑我，助我以一臂之力吧！

唉！想不到士清一走之後，竟有如許的波折，在演進到如此地步呵！

第二部終

士清的歸回

一

時間才六月份的開初，溫度却那末高，彷彿已經到「正伏」的節令了。

熱浪一陣陣從空間透進來，檯電扇已經消失了牠的抗熱的偉力，儘管牠那末的迅速旋轉，却並不見得對於溫度有怎樣的減弱。

緊閉着房門，我褪下了那件蝶翼紗的方格旗袍，獨自悄悄地靜坐在寫字桌的一旁，執了一卷書，眼睛在一字字地瞧下去，腦筋裏却簡直糊模得什麼東西也不會瞧清楚。

站起身，把檯電扇更扭得急速一點，於是瞥到沿馬路的窗前，俯瞰那路上的苦力們在烈日下奔馳。把他們的生活，跟自己的做一個對照，不免慚愧得置身無地了。

我不應該依賴別人的金錢，讓自己過寄生蟲樣的生活啊！

然而我又有什麼辦法可以離開可亭呢？芳姊是已經對於他發生了熱情，而可亭却還是那末熱戀着我，唉！一士清一旦突然回來，那便是我們的絕大的不幸的開始，我現在沒有別的良

策，只有等待這重大的不幸降臨的一法了。

來吧！士清，我希望你還是降臨到我的目前來吧！

阿紅這了頭突然走進我的房間中來，（她是早已由可亭設法弄到了上潑了）兩灘醉紅的臉頰上，掛起一絲絲的笑意。她的身材長大得多了，已經是個青春的姑娘了。烏黑的頭髮梳得光溜溜的披覆於左右耳根之下，假使有誰遇見她，那一定以為這是一個正在跨進妙齡階段的姑娘，而不會相信她是個受人頤指氣使過的了頭呢。

「奶奶，奶奶，」她的一雙最靈活的黑眼睛富有詩意的射住了我的臉龐。

「什麼，阿紅，」我說。

「奶奶，」她把握在手裏的那包「美女牌」的冰結漣呈顯到我的目前，而且善孜孜地笑得闔不攏口：「你猜是誰買的？」

「唔，」我早已料到這是可亭所吩咐她的，可是我並不回答他。

「是少爺吩咐我的，他說等奶奶一起身，便去買一包，因為他知道你是頂喜歡喫這個的，不是嗎？」

「嗯！」

「奶奶，少爺待你真好，虧他這未好，什麼都想得到，比了狄家的……」

「好啦！我立刺打斷她的話頭，「別說下去吧！阿紅。」拉起狄資，這是我的最痛苦的一個創傷，我不願意她說下去。「你把冰結漣解開來，阿紅，你也吃一點。」

「不，我沒有吃過，太冷了，會肚痛的，奶奶，可不是嗎？」

「不要緊，你少吃一點，這東西的味道不差吶。」

「噢，噢！」

這小了頭吮起了嘴巴，終於聽着我的吩咐，而嚐起這塊鮮甜可口的冰粒。不時嘔着舌尖，表見出一種苦寒的狀態。秀長的眉毛一皺，笑又從嘴角邊露出來。

「奶奶，倒蠻好吃，蠻好吃的。」

「不是嗎？」

我的回答剛才出口，突然一個熟悉之極的呼喚聲，從公寓的樓下喧騰上來，猶如一個巨大的震雷，直擊中在我的頂樑上，兩條腿只顧劇烈地發抖，幾乎再也支撐不住我的身軀。臉上一股熾熱攢起來，殘餘的冰結漣，從我的手掌中滑落下去，全身的神經似乎麻木了，腦神已經失去了控制的能力，我墮入了一個絕大的恐怖的深淵中了。

阿紅也跟我現出了同樣的惶駭，小身軀像一根呆木似的直插在我的目前，大概這熟識的聲音也喚起了她的懼法，所以她連走到房門以外的勇氣都消失了。

「啊！奶奶！」

「……………」

「奶奶……………」

「……………」

我的雙目睜得那麼大，然而一切的形象都映不進我的眼簾，我成了一具活屍似地傾歌到米黃色的壁腳上去了。是那樣的頹喪，那樣的乏力，我心裏想遁逃，儘可能速度遁逃開去，然而太晚了，我能遁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期望宇宙能在俄頃間來一個天翻地覆，然而這癡念終歸是個癡念而已！我不能避免於接見我的來客了。

唉！上帝，仁慈的，又殘酷的主啊！惡運之神已經降臨於我的目前來了啦！

二

等到我的意識清楚轉來之後，我發見那矢誠愛戀我的士清，滿面的愁愴之態，悄立於我的面前。

好久好久沒有碰見他的面，臉部顯得非常的清瘦，顴骨比平常凸得出，理想中以爲他的生活大概是蠻好的，事實却證明他在熱帶的生活，多少是損害了他的康健。

在一陣的驚疑之下，我略一猶豫，隨即撲向他的跟前，直倒於他的懷中了。

「士清！士清！」我的聲音完全充滿了驚悸的成分，渾身抖得非常劇烈。

小了頭阿紅，目瞪口呆地只死盯住士清的臉門。

士清以極度冷酷的面貌擁住我的身軀，大概一種懷疑到極端的理智，把他的感情完全衝散了。

「士清，你怎麼回來的？爲什麼你不給我一個信？」

「理智一點，琳，你叫我向那兒給你信呢？」他把我推過一邊，逕自坐到了沿窗的那張長沙發上。他無疑地是爲了我和可亭的關係，而暗中在冒着極大的怒火呢！天哪！我們的悲劇是已經到了淚出的地步了。

「士清，你諒解我，我知道你是會諒解你的琳的！」我像跪求聖母降福祉與我似的，跪倒在

沙發的一旁，也不暇去詢問他怎麼樣回來，怎麼樣會找到這兒來。

「我倒要請我的心愛的琳，原諒我的搪突，闖到了這兒祕密的金屋之內。」他的面色顯得多麼猙獰，簡直不像當初從故鄉投奔到上海來的士清了。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小丫頭阿紅已經離開了房間，我不暇管這個，只扳住了士清的髒得很的衣袖。

「士清，請你原諒我的苦衷，在上帝的面前，琳是始終沒有背棄過你。可亨是你的朋友，我的失身是他太偏面的愛我了。我不是曾經告訴過你決然離開他嗎？無奈他瘋狂得幾乎至於自殺，所以……唔，」我哽咽了。接着我說道：「現在，做伴我的表姊芳已經漸漸地跟他發生了很好的情誼，所以我總有一天會得跳出那個陷坑的。士清，我想你是不會不諒解琳的苦衷的。從故鄉跑出來，我就把整個的心，投入你的懷抱，一回的錯誤，我一定會獲得愛我的人的寬恕的。你寬恕我吧！法官且可以寬恕一個初犯罪惡的人，何況你是最最愛我的人呢！」

「亨說得好官冕漂亮的話，琳的說話比從前進步多。」隨即他又改變了不勝歎歎之態說：「想不到楊可亨的介紹我出國的目的，是在這一個原因上。唉！誰能料得到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愛人……」

「士清，」我急得如喪考妣似的說，「你，你……」眼淚如斷線似的珍珠，滴瀝下來了。我再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呢？上帝，可是我決不因爲士清的不諒解而責怪他，他的所以這樣的嫉妬，正表示他的愛我的深切。

突然他「霍」地站起身，讓我一個人長跪在那沙發的一旁，他的繚亂的長髮，給窗外的風吹到了額前，額上的汗珠，在不住地透露出來。我艱難地站起身，用盡了力氣喊：

「阿紅，阿紅，你去叫兩盃刨冰，聽見嗎？阿紅！」

「是，奶奶！」這丫頭在樓下尖聲地應允了。

我想該給士清先解解暑，然後我們再平心靜氣地談一談；於是，我漸漸地迫近士清的背後，熾烈地握住他的手。

「士清，你平平氣，你聽我說。」

「……………」他給我一個沉默，雙目矚望着窗外的天，那給白的雲霓所掩蓋的蔚藍的天空。士清，你寬恕一個曾經爲人所引誘而致於誤入陷阱的人吧！她的純潔的靈魂是始終屬於你的。

「……………」他所給予我的，還是一個沉默。

「士清，我的士清！」我的心幾乎急得粉碎了，我知道大禍是不會捨棄我這可憐的人的了。經過了一度的瞬視，那犀利的，爲工作所折磨得眼睛微黃的目光，直射到我的身上，像兩道電流。使我的心臟震驚得癱痺起來。我的瘦弱的身軀，不自禁地倒退了幾步，並不是我懼怕他將加我以肉體上的痛苦，而是懼怕他的那雙眼的威力，他洞穿我的心胸，他幾乎是一柄利剪，在剝挖我的心房，我渾身感到了壓迫，呼吸急促得幾乎透不轉來了。那靜靜地懸掛在板壁上的主的像，也似乎在發射責罰我的視線。唉！我不能怪士清，當一個人發現他的愛人被入劫奪去時，怎麼能怪他不發生劇烈的情緒上的變態呢？

我步步地後退着。在這緊張的局面之下，阿紅却端着兩盃刨冰跨進門來了。她顫顫地把一盃刨冰送到士清的面前。

「黃先生，請用呀！」

「士清，吃一盃冰吧！解一解渴。」我重復跨前一步說。

「不，琳留着給可亭吃吧！」

「士清。」我急劇地說，每一根神經都在起着變化。

「我問你，琳什麼時候可亭到這兒來？」



「你預備跟他見面嗎？」

「你以為我還是不跟他見面的好？」

「不……不……」

「那末，請你告訴我。」

「公難道你便想離開這裏嗎？」

「是的。」

「不。」

「快告訴我。假如你還有士清這個印象的話。」

「天呀！我怎麼還能不告訴他呢？」

「下午四點過後，他是一準回來的。士清，你留在這兒，我要明白你在新加坡的勞苦的生活，和平途回來的經過。」

「你不需要知道這個，琳，再見吧！四點過後我會來，你們不必躲避，我對天保證，並不是向可亭算賬來的。」

「士……士清！」

一種倔強的氣息流洒到他的眉宇之間，他轉過身，瞧了那盃雪白的逐漸融下去的冰花一眼，便太踏步走向房門口了。

「再會，琳」

我着了魔似的趕過去，綉花拖鞋竟脫出我的足跟，也來不及重新蹬上。我預備了個迅捷的抓住的姿態，然而等我的手伸展出去時，士清却早已「蹬蹬」地衝下樓梯去了。

——這怎麼辦呢？這……

「奶奶，奶奶！阿紅奔到我的跟前，將脫下的拖鞋替我穿上了，她也顯得很着急的樣子，小心靈中也感到事態的嚴重，已經到了重要的關頭了。

我失神地泛着白洋洋的眼，像中了風似的，隨即委頓了下去。

「奶奶！奶奶！」這小了頭急得大聲地吶喊了。

「別叫……阿紅我……我……」

我的神志，其實很清楚，不過身軀似乎走到了一座烏天黑地的窟穴裏了！

熱浪從窗外不斷地一股一股透進來，樓房的下邊似乎在薰蒸着烈火似的，使人窒息的熱的氣氛，只願直向樓上冒。

今天真是一個奇突的晚上，老天是這末熱，我的悲愴震恐的心房，更增進了無限的煩悶。窗子全打開了，可沒有一些微微的涼風，肯輸送進屋裏來。

慘綠色的檯電燈下，把這個原來點綴得十分出色的房間，改變得如同墮進了一個悲愁的地獄之境了。空氣顯得緊張而嚴肅，高臥在鏡檯上的「增你智」早已暗啞了老半天。可亭默默地坐在沙發上，一種內疚實深的神態完全顯出他的方正的臉部上來了。士清站立在衣鏡的一旁，短裝，蓬垢的長髮，比了日間更加紊亂。面部的氣色難看到極點了。——兩道濃眉深鎖着，而且顯得倒別了幾分高。他的目光，老是投射在可亭的身上，我分析得很清楚：這光的成分是嫉妬，忿恨，怨悒的混合體。我坐在那張兩用的「席夢思」榻上，想不出應當用什麼方法來打開這個僵局。——從這僵局之中，獲得一線和平解決的曙光。

士清漸漸地走向可亭的面前，污垢的富綢襯衫的衣角，給窗外一陣偶而竄進的微風，吹得微微飄動了。他的態度很穩重，然而一種內在的忿激却在他的面部透露了出來。

「可亭兄，我知道，我非常清楚你是愛上了琳。」

「唔。」可亭張着愕然的眼睛，滯滯地點了點頭。

「那很好，我不會像一般占有慾旺盛的人，你放心。」汗液漸漸地從他的額頭上滲下來。

我訝異地從床上躡身一躍，身趨近士清的跟前，悽苦的淚珠，已經從我的眼眶內蜿蜒而出了。我的聲調非常地顫抖，我握住了士清的粗壯的右手說：

「士清，琳是永遠屬於你的，士清。」

然而士清却如同尊了一般似的，他酒脫了我的掌握，一陣暴雨似的，直撲到可亭的跟前。

「可亭，我們是老朋友，說話不用轉彎抹角，我懂得慷慨，我決不會阻止了你和琳的愛的持久，所以，好吧，從今天起，琳是屬於你的了，希望你能夠用你的真摯的情愛，永遠愛着不幸的琳。」

「士清，這是什麼意思呀？」可亭終於開口了，他的聲調是戰慄的，他心理上的痛苦也許更超出於我，因為士清是他的最親愛的的朋友，然而現在他做了一件頂對不起好友的錯過了。「你寬恕我的錯誤吧，士清，我怎麼能夠接受你的提議？憑良心，說我早已慚愧得要死了！」

這話倒的確是個由衷之言，然而士清却根本不會得原諒他，他立刻以更尖刻的言語來還敬他了。

「可亭兄，我想一種隱蔽了良心的懺悔是大可不必的，好吧，我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我決

不願意因爲我這個沒出息的人的存在，而驚散了別人的好夢，你放心吧！可亭，你信任我不會爲了嫉妬而有什麼加害於別人的行動。」說到這兒，士清立刻旋過頭來向我說：「琳，天會降福於我，天會幫助一個有錢的闊少完全他的綺夢的。」

「士清，」我幾乎瘋狂地咻叫起來，「你，你難道不瞭解你的琳……？」

「不瞭解？哈！你錯了，我怎麼會不瞭解？我明白我一年多來，依然是個兩袖空空の出賣努力的東西。我沒有可亭的幸運，可以用優裕的生活，來拴住一顆愛人的靈魂。」

「士……士清，你……」天啊！我還能以什麼話來向我的士清解釋呢？他簡直在剝割我的心，剝割我的臟腑，我要倒下去，我再也支撐不住我的軀殼了。

士清只用他的極有光彩的眼珠向我瞬視了一下，「哼！」僅僅一個責斥的氣息聲，從他的鼻間迸裂出來。

悲劇已進出演於我們之間了，我全沒有方法可以挽救，可亭也是現了絕望的目光，彷彿一座石脊像，兀然地固定在鏡檯的一旁，雙手下意識地在撥弄着那隻檯電扇的開關。致使那檯扇的扇翼，忽疾忽徐地飛動着。

我期望我所電召的芳姊，能夠趕到這兒來，打開我們這絕望的僵局；可是却作怪得很，到現

在七點二十五分的時光，還沒有她的子影。難迫她會得在暗中提弄我們。讓我們發生絕大的不幸嗎？我想這是決不會的！——芳姊決不是一個刁鑽陰險的人啊。

幾回我叫阿紅到公寓外面去探察芳姊的蹤跡，然而小了頭每回跑上樓來的動作，只是搖頭而已。

「士清，士清，你鎮靜一點，你。」我顫顫地說。

「難道我的善意還會引起你們的不滿意嗎？」他反問着我，雙眼弈弈有神地說：「那我也沒有辦法了。士清是個窮光棍，可是他並是個渾蛋的青年，他的意志決計跟他的言語取一致行動的，你們放心吧！願有情人都成爲眷屬，這是我所擁護的宗旨，從今以後，過去的我們譬如作了個夢，現在就算是夢醒的開頭。通說到這兒，不免有點嗟吁之態的，他抹了抹汗珠，搖了搖碩大的頭顱，「楊可亭兄，琳我的，吓，不，琳再見了！有一天我們也會再碰面的，我們依然有朋友的交誼在。」他取着離開的姿勢，朝着房間的門口。

我如同着了魔似的，立刻衝過去，死勁地拉住他的襯衫的下角，在這一瞬間，我已打定了主意，不論士清往那兒去，我得跟隨他，請求他饒恕，讓我有贖罪洗過的機會。

「士清，我跟隨你。」

萬笑話了，你跟隨一個光棍是討不到舒適的生活的。而且我保證，可亭決不會像狄資，靠着有財有地位，任意愛上一個又任意丟棄一個。呵！請你放手吧。」他的姿態是在笑，然而却是一種比哭還難受的痛哭。

「我受不了，天！我怎麼能受得了？」可亭在痛苦得幾乎哭出聲來了。他不能阻止我，然而又不能慫恿我，他是處於最兩難的進退維谷之境了。

「可亭兄，這不是笑話？怎麼難受的倒是你呀？」

「士清兄，你別再這末說，我願意你打我一拳，踢我一腿。」

「嘿！」

在一聲猶笑之下，士清我的永久摯戀的士清，他突然以決斷的神情向我投了一瞥，於是用力地一個旋身，把那被我堅握住的襯衫下角，便撕碎了。等我想重復抓住他時，他的矯捷的身體，早已三步一蹤的躍下樓梯去了。他是去得那末的決絕，果然，使我心頭飛起了一個可怕的幻想：

——也許他會……

我簡直是墮入於半瘋狂的狀態之中了！等我辨認出站在我身旁向我拊慰的人是可亭，而並不是士清，我緊握了王力的拳，想控上可亭的面部。然而當我晶瑩的目中，覺察出可亭也在流

着酸苦的眼淚時，我的心便軟化了，手也自然地癱瘓了，我乏力地勉強爬到沙發榻上。

「唉！一切完啦！」哭聲隨後便再也止不住的奔放了出來。我從沒有這樣哭過，除了死掉生母的那回事以外；今天，却再也不能忍耐我的狂號了。

我非常奇怪，我是個很富有反抗性，果敢性的女人，怎麼今天會弄得竟無勇氣收拾這個悲慘的局面呢？

——人，一墮入三角式的慘劇中，怪不得有人是要以自殺來了結的。

我這末想，然而立刻我的反抗又汹涌起來了，我不能學習一般弱者的消極行爲，我非獲得士清的諒解，重恢復過去的愛情不可！

癡癡地想着，白洋洋的眼呆望着天花板，侍立在我一旁的可亭，惶急地銜着雪茄煙，滿額汗水直淋，只在那兒喃喃地自語着：

「會不會瘋了？唉，罪過，是我一個人的罪過！我應得請醫生來檢察一下……」

他的喃喃之聲還在繼續的時候，我所渴光降的芳姊，便在這驚惶之中，跟着阿紅，直接到我的沙發跟前來了。

她今天穿得特別漂亮，那輕薄得如蟬翼似的紗質印花旗袍，益襯出她的臉部的紅潤可愛。

她更比從前不同了，剛到上海之後，還不脫形如枯楊的頹頹之態，然而現在，假使芳姊重返故鄉，那她的凶悍的婆婆，一定會驚疑於她也許轉投了一個胎。

我故意把眼睛閉住了。當做沒有留意到她的光臨。

「楊先生，琳妹怎麼了？」她急促以在詢問着可亭。

「芳姊，你來得太……太遲了！士清兄已經走了！」

「啊！」一聲驚疑之下，芳姊直撲到我的榻上來，那汗液還在溼溼地流出的手臂，拊着我的胸部，以及我的額角，她把聲音壓得異常低弱的：

「琳琳！怎麼啦？」

「奶奶！奶奶！」阿紅也在一旁急促地叫！

我的雙目從緊閉的睫毛裏艱難地張開來，才微微地乾燥的眼睫，立刻又溶出了兩顆豆大的渾圓淚珠，微微地搖着頭，一句話也不說的。

「你說話呀！琳妹！你說話呀！我太對不起了，爲了一點特別事，遲來了一步，否則我也許不至於會放走黃先生的。」

眼睫裏只覺得酸澀，熱淚更滾滾地奪眶而出了。

「芳姊……」

「唔，琳妹，事情究竟糟到怎麼樣？」

「完啦！……可是我……」

一陣閤靜的氛圍，撒布在整間的屋中，我的目前出見了兩張愁苦悵鬱的臉，可亭在埋首落淚，芳姊也在一旁陪着我吊淚。

「楊先生，我早料到有這一幕的悲劇，倒不如當初讓琳妹失蹤了……」她用埋怨的聲調說。

「……………」

可亭回答不出半個字，只微微地點了一點頭。

「現在我們應該來挽救這個可怕的局面，楊先生……」

「……………」

秋風秋雨裏

一

一個人如果能夠推測他自己的未來的命運，那他真會成爲一個絕世的超人了。命運播弄一個不幸的可憐人，想不到竟會如此的酷虐，兇殘！

現在我已從富裕的優游的氛圍圈中墮入飄零窮困的境地了。我明白這是我的自作之孽，應該由我自己來承受這份苦刑，以贖回我的過去的罪戾，使不安的良心，反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不願意死，我願意讓生活的苦刑來磨折我。

說起來，已經是兩個多月以前的事了，是士清忿然離開公寓後的第二天晚上，悶熱的夏雨在天空裏放肆地撒布，我帶着一具孤獨的身軀，靜悄悄地離開了那座公寓，連小丫頭阿紅也隱瞞過的潛離了可亭所租賃的房間，沒有一個人知道我上那兒去，連自己也不知道該走上那兒去，暫且安頓一個時間。

等到穿過幾條冷僻的馬路之後，我的沉毅的心志開始拾迷漫起疑慮的烏雲了。

——我是決然離開可亭了，天涯地角，我非找到我的士清不可！我一定要重溫起他從前的那團熱烈的溫情，不過現在我將把自己的身軀，安置到那兒去呢？

我默默地自語着，想找芳姊去，但我不敢相信她不把我的行踪去報告給可亭聽，所以立刻我便斬斷了這份考慮的心思。

想來想去，左右沒有個去路，不免恐慌，惶惑，至於踟躕莫前了。

——好吧！我還是去瞧瞧我的族兄敏哥吧！

雖然他曾經爲了過去士清所鬧的工潮而跟我們斷絕了一個很長的時期，但他總是我的兄長，一點宗族之情，他終不會完全消失的。

由於這樣的一個決定，我便再也不加思索的準備去拜訪他了。

經過了幾處問詢以後，我終於在他原居的房東處探悉了他的住處。

在一個黑而不見的衙堂中，我跨進了那間懸着一盞二十五支光的門燈的屋中了。跑上樓梯，足部似乎在酥軟一般的，想到也許會吃他的閉門羹，便越發降低了敲門的勇氣。但是想到既然趕上這兒來，那便應該見一見面，探一探他的氣色才是。

便在這樣的自決之下，我敲門了。獲得了裏邊的人的回聲之後，我開進門去，事情是這末巧，

我的敏哥却正袒胸露腹的躺在藤榻上納涼，嫂嫂在一旁縫綴着一件襯衫的衣領。當他們發見我這個不長進的女人突然光降時，大家都露出驚訝的神色。因為我的光降太突兀了，自然免不了他們要有那樣的慌張之態了。

「敏哥，」我靦顏地說。

「唔，琳怎麼你會上我這兒來？怎麼你這末的狼狽？」

「敏哥，嫂嫂，」我再招呼了一聲我的堂嫂，「唉！一言難盡！」

我發覺他們並沒有鄙視我的心理，於是我便坐下去，面對着我的堂兄，我把我所遭遇的一切盡情地告訴他，一點也不加以什麼掩飾的。一壁我報告着我的不幸的經歷，一壁時時注視着堂兄跟堂嫂的臉部的變化。——除了點頭驚訝之外，他們再也不多一份別的表情。

「敏哥」末了我說：「要是你能夠看我們是同宗的份上，那請你答應我……」

「你說吧！」我的堂兄嚴肅地點了點頭。

「唔，請你答應我在沒有找到士清之前，暫且容我在這兒居住幾天。敏哥！以前——譬如都沒有那回事吧！你不要追進着過去。」

「琳妹，」堂嫂是個軟心腸的女人，她不等丈夫回答，便放下了手中的針黹。

「琳妹，過去的還去說他什麼呢！我們總是自家人，你住在這兒，我們是非常歡迎的。好吧！這兒也是你的家，你不必拘束。」

「謝謝你嫂嫂！」一種衝動的感激之情，從我的胸中湧起來了。

「琳妹，我們歡迎你，而且這裏僅僅我和你嫂嫂兩個人，你能夠作伴她，也可以減少她的寂寞呢！」敏哥接着說。

我解決了這個飄盪無定的生活，心裏感到如同去除了的塊磐石，我感謝我的堂兄，他到底是個善良的人呢！

我定心地坐下去，在綠色的倍增涼意的電炬之下，我凝視了這兒的室內的一切陳設，那是最簡單的一種家庭布置，除了必需的應用物件以外，全沒有雜亂的零物堆積着。寫字桌上只有一些文具靜躺着，此外兩三本精裝的皮脊書，很合式地豎列在桌子的左角。我不暇去仔細睇視，便又把目光準對着我的堂兄了。

「琳妹，你一定還沒有吃過飯。」堂嫂說。

「不，」我努力辯解說：「方才在小麵館裏早已吃得很飽了，我不喜歡，也不懂得客氣，我是說一是一的人呀！」

「不錯，我知道她的脾氣，」堂兄開口了，瞧了堂兄一眼，意思是不必再去預備什麼膳食了。這一晚，在炎熱的氛圍裏，我們談了不少的話，一切我都赤裸裸地坦白地直說的，我的堂兄聽到我造成那三角悲劇的敘述時，他的眉頭緊皺了，他的蒼瘦的臉部，時不時一陣緊張，一陣弛鬆的。

「你能確定土清還在上海嗎？」末了他問。

「我想他不會回鄉去。他曾經發過誓，沒有造就一點業績，他是決不願廢然而返的。」

「這的確是不愧爲一個有志的青年！」他終於讚嘆了。「我倒以前錯看他了。」

「所以我是非要設法恢復我們的情愛不可！」我堅毅地說。「並且我請求你也爲我在同鄉之中，設法探聽他的下落，敏哥，你不會拒絕我吧？」

「當然。」

談話漸漸轉到了故鄉身上，從堂兄的報道中，知道狄家最近爲了投機的失敗，家道突然一落千丈。只知玩女人，抽煙，胡調，花天海地的墮落的狄資，有人說他戒絕了鴉片，想到上海謀一個營生，不過，到底確實與否，誰也不敢加以證實。

管他什麼呢，真是這樣墮落的青年，即使覺悟，可也決計不會獲得我的舊情重溫的了。土清

雖然失意，沒有出路，可是他依然有顆純潔的靈魂哪！

在堂兄家我總計差不多消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了，然而早晚打聽的結果，還是一個蹣跚。我無顏到同鄉處以及朋友處去探問，每日只是在街頭路角，察訪士清的行踪。天哪！上海是這末浩大的都市，那裏有那樣的巧遇，會不期然的撞見他呢？

初到堂兄處，我天天注意着報紙，想發見士清的消息，以及可亭的消息，然而都沒有。我想：這回可亭不再登報找尋，即一定爲了不幸的悲劇已經實見，所以便把那份烈火似的愛，移注到芳姊的身上了。——果真這樣，那倒是爲我所求之不得的了。

我猜想芳姊一定要怨死我，爲什麼不給予一個消息，但也只好讓她怨恨了，我不能再使可亭對我有一點點的戀戀呀！

堂兄跟堂嫂，款待我不能不算是豐厚的。他們的確把我如自己的妹妹的般看待，越是這樣，我倒越覺得從前我對待堂兄的不是了！我只有懺悔，向寬仁的主懺悔的一法了。

堂兄會說起過，他碰見楊可亭，可毫不透露過關於我的一點消息。他從可亭的嘴裏，知道他依舊租居那所公寓，而且另外有一個精神上的慰安的人作伴她。他問我有點知道這另外的一個人嗎？我一猜便是芳姊了，但爲了芳姊的習性沒有我那末的爽利，所以我只得代她守祕密而

欺騙我的堂兄了。我只說我不知道，說不定也許是什麼嚮導女之類。

「可見得這種青年的心跡了，愛的成分只是需要一個性的滿足而已！」堂兄批評起來說。其實這是冤屈的，但我又怎能爲他辨護呢？

今天，初秋的昏沉沉的天氣，使人只覺得頭疼發脹，戶外的淋漓的秋雨，銀線條似的亂撒着，我披起那件向堂嫂借穿的單大衣，又想去察訪士清的行跡了。然而堂嫂却拉着我的手，摯誠地說：

「別出去吧！琳妹，愁煞人的秋雨，我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還有明天後天哪！」

盛情難却，而且她又在忙着煮些菜，以便請約定到這兒來的丈夫的朋友來吃飯，所以我就脫下單大衣，陪着她往下邊的灶披間中去了。

手裏在幫着她工作，心却在想：這樣一月一月依賴生活不是個辦法，而且士清的消息又是渺茫之至。

二

天色淒然，彷彿要下雨似的，想念着忿然而去的士清，心就怎麼也別想甯靜得下來。披起那

件夾大衣讓淒涼的深秋的風圍勦着，我終於又悄悄地躑躅於街頭了。

馬路上的行人，並不爲了天色的愁慘而顯得減少，相反地，像鄉裏趕戰場般的依然稠密地盪擁着，往這邊，往那邊，永遠沒有個止息的時刻，我沒有情致去留意訪察他們的行蹤，滿腹中只抱着一個意念——上帝會幫助我，邂逅到失蹤了我的愛人——士清哥。

大概因爲衣服穿得太單薄了一點的緣故吧，當我離開堂兄的家門，才穿過三條較爲僻靜的馬路時，不免混身感得有些寒戰起來。想還是回去問堂嫂借件緊身的夾襖穿了再走吧；然而一個反對的意見立刻湧上心來。

——也許向前行進會碰到士清吧？我不能差過千載難得的機會啊！

由於這，我就故意挺起了些臂膊，踏着堅實的脚步，軒昂地前進了。

其實這是多麼可笑的一個想頭啊！世上竟會有這樣太巧的事情嗎？

不過，仁慈的上帝，從這一點上，也就可以證明琳——身世可慘的琳她的的確確沒有忘記過，沒有拋棄過她的士清啊！

馬路在我的脚下踩過，思潮如萬道風流，在我的腦中奔流，一切豪華的街頭景物，全像白紙似的映現於我的眼簾，一些也勾引不起我的注意。我在想着家鄉，想着故鄉的生活，想着同士清

出亡以前所做過的美夢，這夢啊！誰料得竟給現實所粉碎得體無完膚了。

想雖然在想。我却時時在驚覺自己，別讓我所要訪尋的人漏出了我的視線之外。

我的步履是跨得相當迅速的，而思想的起落，也就跟步履可以合拍的。拐過一隻馬路彎角時，我驟然想起了我的芳姊，——她會是已經同可亭結合嗎？她會在四處八方找尋我的下落嗎？爲什麼這回她們却不再登報尋人呢？

想得太深入了，立刻自己又這緊張的情緒弛鬆開來。

——已經掙脫了的握桔，爲什又要去想起牠呢？唉，真是！

女人，怪不得人們要說是最會多愁善慮的，我在路上行動的時間裏，尙且會這末有餘暇去思索，怪不得一般的男性們要說那種話了。

決意拋開這論不該苗生的什念，雙臂向前一捲，把夾大衣更緊密地箍住了近來自趨消瘦的身軀。頭稍稍地向前微偃着，兩隻悽苦的眼珠，打足了精神，努力地搜索着馬路上的每一個行人。我只藏着一份意外的企求，——士清會不期然的投入我的視線之內。

現在我已經抄過一個熱鬧的菜市場的東邊，這兒全是工廠的區域，房屋現得簡陋而低矮，高大而美麗的建築物，似乎從來不屑在這兒兀立起來的。所以，你別想找得出一座宏偉的洋化

的居宅來接觸到目前的，大都是些汽車間式的平屋，骯髒，腥穢，是這種區域的惟一的特點，和自己一度雖經居住過的區域，簡直是一模一樣，所以我幾乎疑心自己重投入了過去的租屋中來了。

來到這個區域，——那空氣裏塞滿了煤灰的區域裏，固然有我的主意：我認定士清在沒有辦法的生活鞭策之下，我不會走別的路。他一定暫時投身在工廠之內，解決他的生活問題。而且，由於我給予他的刺激太深之故，他一定會從事工讀，以便使自己將來有更多的服務於社會的知能，叫他的失戀的愛人來生出崇敬的心。

我認定我的見地不致會錯，所以雖然這兒的景象因為離了租界中心太遠而顯得更冷情，但我却執意在深秋的寒風裏冒寒前進。

也許堂嫂會懷疑我的潛離爲什麼太久，但我今天只好稍微對不起她了，我要多多地搜索一整天，即使結果是完全失望，也不會有什麼惋惜。

走着，走着，馬路愈來愈冷清了，當我走入XX路的僻道上時，行人幾乎稀少得如僻靜的村舍；突然有一頭焦黃色的家犬，大概是由於偶然掙脫了主人的索鍊，所以從對面踉蹌地直衝而來。一種驚惶（這是在孩子的時候便養成的了）驅使我不得不折入側邊的一條狹路上躲避。

——我怕這畜牲，也許會因爲一旦不受拘束，而放肆地闖一次禍患，所以是避得那末快，幾乎完全下意識的急避着。

然而，天哪！難道冥冥中真有神主宰着的嗎？我竟然遭到了一個無論如何料不到的際遇。

在我的兩腿還在超常地跨越急步的時光，突然，一個再熟識沒有的聲音，投入了我的耳官。

「琳……琳……」

「猜吧！你們總一定以爲這聲響是士清了，吓！你總也猜不出這聲响却是我所弄之如敝履的狄資啊！」

我真沒有辦法形容得出當時的心境了！我的筆太拙，我不能描繪得怎樣才恰如其分，這真要稱是個絕大的遺憾。

狄資全不是兩年多前的少爺氣派了，襤褸可以包括他的全付形態。眼珠陷落得深深的，帶着枯澀的神色。一向梳理得彷彿雲鬢樣的頭髮蓬亂如鳥窠，面部像塗上一層黃蠟，背曲彎得很利害，五十開外的老人，也不會這樣龍鍾的。

天哪！我怎能相信這是我所最憎惡的他啊？有着數萬財產的一個闊少，難這會一下子一貧如洗嗎？我不相信這是狄資，他曾從故鄉流浪到錢鈔氣味薰天的上海來。

然而，現實的鳩形鵠面的人物，直逼近我的身旁，我能否認這是我的過去的，墮落的丈夫。
「琳，你還認識我嗎？」他的聲音全發着抖。

我旋過頭，不願意多瞧他一眼，我很想逃避開去，徧脚下如同吊着塊生鐵。

「琳，你不會不認識我，不會不認識我一個墮落的人，憎厭的人。」

「唔。」我的視線總於跟他的碰撞了，混身一陣凜冽，猶如踩到了冷窖裏似的。

「琳，你別害怕，我只有同鄉的情分向你說幾句話。」

「說吧。」我凜凜地說，同時瞥近路旁一間屋子的門廊下，預備聽他有些什麼報道。

狄資隨着也走近那門廊的一角，面部表見出一種十分自慚形穢的神色。

我感覺到雖然他是墮落到不可藥救的人，雖然他是我所生平唯一的痛憎的人，但我們的肉體上終究是曾經有過一度的結合。我信任自己不會再跟他發生些微的關係，那又何必用絕端冷酷的臉色來對待他呢？因此我就開始問他詢問道：

「資，你怎麼會有這麼的一天啊？我弄不明白一個有財有勢的闊少，怎麼也會墮入貧窮的生活圈中呢？簡直使我不明白！唔！我的說話顯然是含着譏嘲的成分。狄資不是頭蠢豕，當然他體味得到。」

對於我的譏諷，他並沒有反感，相反地，他以深沉的目光，苦苦地瞥了我一下。

「琳唉！」嘆了口氣，又打了個呵欠，我想他的煙癮的老毛病在發作了。不免心上湧起了一陣厭惡。

「琳真是一言難盡，我不知從何說起才好！」他接着，說聲音更顯得顫抖的。「我所遭受的突變，你決不會知道的。」

我點點頭，一聲也不作，專待他們下文。

「爸爸因爲太心狠了，把個投機營生，當作吃粥吃飯的一點也不肯放鬆；你是知道的，他最喜歡做金子，噯，這叫『天有不測風雲』，半年前吧，運氣老是他鬧別扭，一蝕便是二十萬，他的爸爸氣昏了，便在一個黃昏的七點多鐘時自殺了。」

「啊！」我不免驚叫了一聲。

「痛苦的事還有呢，」資的清水淚已經止遏不住的掛下來了，「爸爸一死，家裏所有的財產抵償債務還不夠，媽是過慣寫意的生活，她怎麼能忍受凄苦的生活呢？氣氣悶悶，不上兩個月也就病倒了。」

「難道她也……」

「對呀！她結果也就跟爸爸投入了同一的結局。而我的新娶的女人，說來真恨死人，她……她竟那末狠心，捲了所有的一些殘餘的衣服首飾，捨棄了我，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她的下落，多半是跟着別人走了。唉，好端端的一個家庭，就此變成落花流水，完完大吉，我自己呢，墮落得那步田地，我已經下了深坑，再也跳不出這個坑口了！……們悽慘地頓了好一回兒之後，他用那黝黑的水，抹去了掛在眼邊邊的淚水，「琳，我是給萬惡的財產弄得墮落的一個渣滓了。現在過着這種生活，那是報應，是一個墮落的青年應受的天譴！所以我決不敢怨恨什麼！我現在懺悔了，然而我也知道，這懺悔是太遲了。」

我正是想詢問他一些別的事件時，他却又接着說道：

「琳，我更有有一件罪過萬分的事，便是我以前會同你說過的那個在上海所結合的格麗……」

「格麗，格麗怎麼樣？」我不知怎的聽見這名字，便生起了很大的注意，比聽見他的父親的死更來得驚異。

「你聽我說，我到上海來，目的就是想找尋她，贖回我的罪，好好地重新想法做一個人。可是天哪！她……她……她却爲生活所迫害了，她已經自殺了！」

我覺得一陣癱軟，輕輕地嘆了口氣。——唉！這可憐的好女人！

「資這是你的罪過！」我說。

「我承認，是的，我承認！」他的淚水已止不住的又撲撲地掉下來了。「我應該忍受這個責罰！」

我能以什麼話語去慰藉他呢？對於這樣的一個墮落的青年，他應該忍受這分苦楚！要是當初他能聽從我的諄諄的勸告，何至於我們會此離呢？便是家庭遭受了非常的變故，又何至於弄得自己會沒有一點工作的技能，而致於浪蕩街頭，在都市裏過竊三似的生活呢？

我對於他只有憎恨而沒有憐憫，我覺得沒有憐憫他的責任。

當我意識到自己跨進這兒工廠區域的目的，原爲的是找尋我的失去了的士清，便覺得我不應該再呆在這兒，於是我便準備離開這門廊，而走向沒有目的的地方去。

「琳！請你再站立一回兒，這是一個踏破鐵鞋無尋處的遇見，真料不到我今生今世還會在這大的上海，遇見我以前所苛待過她的琳！請你慢走一步，千萬求求你，」他幾乎雙膝磕將下來了，「我請你答應我，在你的面前懺悔我的過去的罪惡。我覺悟了，不過我知道我自己這一輩子是終究完了，我不會得更甦，不過我要懺悔，我要你忘記了我過去的罪惡！」一種嗚咽的聲音，在

他的喉間發作着。

「難道你倒還想……」我過敏地說，我想他要希望挽回我們過去在新婚時的情誼，那他簡直是在做夢！

「不，」立刻他辨解說，「決不我那裏敢，而且我知道士清是個大有光明前途的朋友，我那敢發生那樣的癡念？」

我的心裏立刻如同射進一支利箭，固然他不會知道我所遭受的變故，但凄苦的面色，立刻更加深地在我的臉部出現着了。狄資並沒有注意到這個，我也就把這痛苦的一段歷史深藏起來，不向他宣告片言隻語了。

「那我猜測錯了，原諒我。」

「不，我決不見怪你，琳……」

躊躇了老半天，他終於囁嚅地說，

「要是你還沒有忘記過去我們是有過一些情誼的話，那請你……」

「唔……」

「唉！」他嘆了口氣，「可惜格麗是完了，否則她決計會肯用她痛苦的皮肉，來維持我的生

活的。

「哼！我恨恨地瞟了他一眼，——虧他說得出。

總好吧！琳不過我並不是故意要靠別人來供養我這成了廢物的身軀，實在我墮落得太利害了，我再不能做什麼工作，我的混身都是瘡爛，你瞧，」他把他的髒黑的手臂伸出來，果然，那腥穢的斑斑血痕的爛瘡便呈見到我的眼中了。

「現在，」他說：「既然是這末湊巧，那我請你，行一次好，琳也許這是你生平末一次施給我的恩惠。」

我非常清楚於他的語意了，可是當我的手伸向衣袋去的時候，我立刻意識到我的衣袋是早已精空得很久很久的了。

感得頗有些歉然的，我用一種抱憾的臉色向他苦苦地瞥視了一下。

「真對不起，資雖然你無意中碰到我，但我只能給你以一個失望。

他用絕不信任的眼色，抱怨地望着我，像一個要不到糖果的孩子，滿面充滿了哭喪的情態。「我不能相信……」大概他的煙癮已經發作得利害透了，呵欠跟着淚水，越發顯得猖狂

了。

「賚，你的要求僅僅是要一點錢，難道我對於一個悔罪的人，會吝嗇到不肯給予這個平常的要求嗎？」

「那末，」他竭力鎮壓住了他的呵欠兒的難受。

「你相信我今天確乎沒有帶着一個小錢，不過我可以答應你，我可以在明天或後日送給你。只要你願意告訴我住在那兒，我可以親自送來，而且也許會比你所希望的更多一些。」

「啊！他顯得很興奮了，「琳」你不欺騙一個快要完結生命的人嗎？」

「不！」

「那末，謝謝你，可是不敢請你來，我可以到你那兒去。」

「不，」我想我決不能告訴他們堂兄的住址。

「爲什麼？」

「並不爲什麼，因爲你來是不方便的。」

狄資很靈敏地點點頭，定洋洋地睜着一對征神的眼，同時把自身仔細地打量了一下。我知道他的意思，便解釋地說：

「並不是我嫌惡你的襪襪，因爲我是寄居在一個朋友的家裏，他們也許覺得你去是不方

便的。」

「我明白，明白。那讓我告訴你吧！」一個呵欠急速地修了之後，狄資擦一擦眼臉，睫毛上的一堆眼糞便跟着墜落下來了。「在××街一千八十七號的一條弄的轉角，那裏有一間破陋的屋子，每天我是在那兒寄宿着的。」

「是。」我點了點頭，雙眼泛了泛，努力把這個地址記住了，要牠在腦膜中留下個深刻的印象。我不敢再細問別的，一則是時間也不早了，二則是跟他談話得太久了，也許會引起路人的懷疑。所以我就擺一擺手，迅速地離開了這個雖經生活得過分優美的狄資。

他惆悵地望着我的消瘦的背，嘆了口氣，也便漸漸地走開去了。

——他的生命究竟能維持得多久呢？這樣瀟三似的生活，是他所能忍受得久長的嗎？我不敢多加思索，把全盤的意念，又集中到士清的身上去。

——我今天要不要再繼續搜尋他呢？

天空已經掛起黑幕來了。輝煌的街燈，又在耀起閃亮的眼睛，霓紅的電炬，在商人的各家店舖門口，門始發出媚人的光亮，時間不允許我再繼續作尋訪的踟躕。

回去，我應該回去。不能叫善待我的堂兄嫂堂們太守候得太心焦了。

抱着一顆依舊失望的心，我回轉了我的寄宿的寓所。

人們的遭遇，往往是會出乎意料之外的：不想遇見的人，反會兜入你的眼簾，難道這是天所安排定的嗎？

士清！幾時我和你有重敘的機會呀？

難道你不許我向你贖回我的過去的罪衍嗎？

想起了自己的一度墮落，造成了這個怨哀的下場，對於方才狄資的懺悔，我更加增進了原想他的成分了。

然而狄資是完了，最多我設法盡一些經濟上的幫助，這也算是我對一個能懺悔的人所應盡的義務。

不過，到那兒去想法錢給他呢？全部的生活已經完全依靠着堂兄的，難道我再有勇氣去問他開口嗎？

這倒是一個難題呀！一夜在錯綜的雜念中過去，簡直連眼皮也沒有闔得攏來。

三

連日沒有士清的影蹤，可是越隔得久，我的尋訪的心，却愈來愈焦急與逼切。

狄資處始終不敢前去，因為我沒有一個小錢的來路，空着手去，這有什麼意思呢？他所迫切需要的是錢，同情，連一個大餅也抵不上，有什麼用處呢？

窗外是秋風秋雨愁煞人的天，空氣是沉悶極了，又不能向外跑，只有在家中的一法。

堂嫂是個不肯停止工作的人，做了這樣，又忙着弄那樣，使我簡直沒有機會可以和她長談半日。——原想探察她的衷腸，能否有幫助我錢鈔的可能，但是她那樣忙於家事，也就只好緘着口等機會了。

碰巧空下來，却又適逢堂兄回來了，於是已經追近喉關的話語，只得又吞咽下去。

今天的晚上，（是九月的廿八號）堂兄從外邊淋了滿身的雨水回來，脫下那件藍色的罩袍，他便以老成持重的目光，先向我瞧了好一回，使我莫名其妙得不免有些難為情起來。然後，他以微笑的面色，向他的妻子點點頭。

「娟，我替琳妹找到了一個工作了。」

「這才好透了呀！堂嫂止不住嘻笑起來，瞧樣子，她是早已巴望我有一個職業，不再要去依賴他們的了，只是她有涵養，一向不讓牠宣洩出來吧了。」

我聽了微微地一怔，隨即走近我的堂兄的跟前，手掠着拂在腦後的長髮，我知道我的回答是會促使他極度失望的，但我却不能不吐露我的衷曲。

「不，敏哥，我暫時不想去工作。」

「你還沒有知道我介紹的是什麼工作啦！」他的面色顯得難看了。

「任何事情，暫時我都不想做。」

「爲什麼？這爲什麼？」他的臉色更難看了。

「琳妹，這是爲的什麼呀？你敏哥好意給你找事情，而且他找的工作待遇總不會差得怎樣的。」堂嫂插進嘴來說。

「請敏哥和嫂嫂原諒我，」我悵鬱地說，「我並不是不知道兩位的好意，不過……」

「那爲了什麼原由呢？」他等不及我的下文，便搶着問了。

「我想在沒有得到士清的消息之前，我不能担任任何工作。因爲即使担任了，那一定不會得盡責的。」

「啞，原是爲的這……」頓了頓，堂兄便說道：「那末，要是姓黃的一輩子找不到，你也便一輩子……」

「敏哥，我也想到這，不過，我想事實不會這麼絕望。」

「妹妹，不是我做堂嫂的說你，你也太覺忒痴情了，士清現已斷然地撇開了你，你却還……」

……

「不，嫂嫂，他並不是存心要搬弄我，那是我自己的過失，致使他這樣地幹的嘛！我知道他的情性，知道他內心的痛苦；只要有一天我能夠找到他，那是不難把我們之間的障翳撇除去的。」

「琳，那你一定抱定你的主意了？」堂兄變得冷峻地說。

「請原諒我！真是萬分地對不起你的美意。」

「也好，」他顯得很爲頹喪的，露出無可奈何的神色，「當然我不能勉強你，明天我就把牠去回絕吧！」

「謝謝你！」

「自家人，用得到這個？」

他雖然說得很大方，但是他的內心的不樂，愠恨，我是洞若觀火的。

「唉！人家謀個事情多少難，」堂嫂喟嘆地說：「琳，你想！」

「我真對不起，簡直想不出用什麼話來表示我的感激才對！」

「好吧！住下去再說吧！」堂兄結束了他的話語，便閉目靜養，再也不向我繼續談說什麼話了。

這話語好像一隻針，引尖尖的針尖，直刺進了我的內心，我感到一陣戰慄：

——這不是他的無限的抱恨的宣言嗎？

我非常明白他們已再不歡迎我長久消耗他們的汗血，做人應當善觀氣色，既已看出了底蘊，我怎能再拖拖延延的耽擱在這裏呢？

當時我悶悶地吃了餐晚膳，便默不一聲地爬上那擱樓的一角中了。

天哪！我怎麼再能安入睡鄉？土清的下落依然杳冥，自己的生活又起了變化，明天，我將變成個什麼樣的生活呢？

翻來覆去了一整晚，把土清和狄資的影子，全都裝到了思維的界線以外。我立刻應得設法解決目前的自己的問題才是呀！

無論如何，我不能再逗留，依靠在堂兄的家裏，我必須走！

這是我的最後的決定。

但是前途却如茫茫的一片海，我將投到那一片海面上去呢？

人是自私的動物，誰都免不了自私的情緒，所以我對於堂兄的心意，一些也不發生什麼惡感，——何況他已經供養了我數十天的生活呢。

好吧！未來的事情，在未來的時間中去決定吧，船到橋洞自會直，我也只有聽天由命了。

四

寒風在天際呼嘯，記得那一晚是從寒風裏來，現在又在這清晨的寒風裏去了。

我不敢去驚動堂兄和堂嫂備的美夢，悄然地告別了這座寄居的屋宇。

混身覺得懶洋洋，軟飄飄的，彷彿我飄浮於無限的天空，天地茫茫，人寰冷漠，我將何處去獲得個暫時的安身之域呢？

痴望着尙還沒有開始喧鬧的馬路，路延展開去，長長的，靜靜的，一直沒有個止境，咳！我將挑那一條路走？

自然我沒有責怪堂兄的理由，他的要我去服務，一壁爲的是減除他的額外負擔，一壁可以使我可以過一些嚴肅的正規的生活。至於我的不能聽從他的好意，自認絕不是爲了懶而的的確確爲了我的愛人的尙無下落，所以甯願犧牲這個機會。

堂兄是不會透澈了解我的內心的那也只好隨他去了

我是秉承了母親的剛愎的，固執的天性的人，吃不下人家的白眼，甯願浪蕩街頭，最多也不過過着狄資的同樣生活吧！

舉起堅決的腳步，終於鼓起全身的勇氣，我去了，——無目的地走了。
再會，堂兄和堂嫂們，有一天我會來瞧你們的！

痛苦的生活

不知是什麼鬼使神差，我突然意識到何不去探訪一下我的芳姊呢？隨着這自我的提醒，我便毫不猶豫地向××路的邊界線處前進了。

我未始沒有想到這些問題，芳姊也許離開那座學校了吧？便是遇到她，會給可亭重復纏擾不清吧？要是自己再來一次失足，那陷坑的深邃將更無法再跳脫呢？

然而我已經打定了堅決的主意，跟可亭贖餘的只是友情，要是他故態復萌，那我最多以死來算是酬報了他的過去的對於我的物質上的恩施。

抱着這個意志，我就坦然地毫不疑慮的踏上芳姊的校門前了。

是時間太早了的緣故，零零落落的孩子們，在跳跳躍躍地跑進校門中去。

迫切的期望，驅使我立刻要去探聽一下芳姊的下落，我想這一段時間的隔離，也許她的生活會起什麼波瀾呢。——在這絕等繁華的都市內，便是一日之間，事情往往會千變萬化出人意

表的啦！

於是我便喚住那個投入校門口的孩子，——那是個穿着皮鞋，小西裝穿得筆挺的貴孩子弟——問他道：

「小朋友，對不起，我問你一個信。」

這孩子旋轉白皙的臉蛋，向我端詳了一回，然後以訝異的神色夾了夾眼皮。

「問訊嗎？」他天真地發出尙帶乳氣的聲音。

「是的，我問你，有位吳芳老師在你們校裏教書嗎？」

「吳先在嗎？」他遲疑了好一回，我不知道我們的校裏有沒有吳先生。」

「難道你不在這個校裏讀書嗎？」

「不，」他搖搖頭說，「我們校裏的先生太多了，我弄不明白，你自己進去問門房吧。」

「唔，」我點點頭，放開他，便一直朝向那屋子特低的司閘室去了。

門房還是那個年老的浦東人，一聽口聲，便分辨得出。鬚鬚似乎更長得多了，將曲得很利害，兩支眼睛光是忒楞忒楞介轉。他對於我早已不認識了，現在他見一個女人大清早直闖進校門中去，自然不免好奇，於是便擺動那曲背的身軀，從那狹隘的門口裏塞將出來。

「噲，找誰找誰？」

我陪上一臉的笑，迎面趕上前去。

「對不起，我請問你，吳芳先生在貴校嗎？」

「吳先生他……」這老頭兒遲延了片刻說：「他已經不在我們的校裏了呀？你找她幹嗎呢？」

我驚呆得頓時連臉色都蒼白了，「想不到變化竟是這末地快！」我自語說，隨即向這老頭兒說道：「我找她有重要的事情，對不起得很，你可知道她的住址嗎？」

「有，有，」這老門房彷彿早已預備了接受我這個問話的，他轉過身，回進那黑暗的房間中，在一疊舊報紙的底層下，搜出一張用紅色鉛筆寫上地址的紙條，他一邊給予我，一邊却認真地向我說：

「吳先生臨走的時候說，留下這個紙條，要好好的保存起來，萬一有誰找吳先生的話，那可以給予小姐，你自己去找吧！」大概他的感覺上覺得我並不像個教書匠，所以便立刻又更變了話頭。

我沒有心緒去多較量這個，接過紙條，把全神都灌注到我的眼球上，我清楚地讀着這上面

的整齊秀麗的字句：

琳妹：我已離學校，找我時可到××馬路四十二弄八十四號三層樓來。

芳留字

唔！我意識到芳妹真是一個穎慧的女性，她竟預料得到我會去自動地找尋她的。從這一點上，我不能不嘆息自己是不及她了。把這一張紙條兒小心翼翼地摺好了，便藏進袋子裏。側過身軀，向那曲背的老門房說了聲打擾的話之後，我便如同腳心底下塗了油垢似的，很迅速地離開那個校門口了。

街上依舊清清淡淡的，上學的孩子們，還在零零落落地向校門內去。

風，不像是深秋的，簡直如寒冬般的，刮上面，覺得有點麻麻木木的。陽光雖然已經從地平線上起了丈把高，然而溫煦似乎消失了的，一點也毫無暖意。

枯落的無處歸宿的路旁高樹上的黃葉，偶而有一兩片打到我的曾經燙過的髮髮之上。

——秋深了，我將如落葉之永無歸宿處嗎？
不覺深深地喟嘆了起來。

然而這不是個哼詩句，發牢愁的時間呀！

現實的波折，把這個蕭索之感擊得粉碎了，我却感到目前我所應有的行止。

把納在衣袋中的那張字條重復取出來，連一接二的地把那個住址瞧得再清楚沒有了，於是拐了一個彎，鼓足了勇氣，決計去拜訪我的闊別多時的芳姊。

——也許她會跟另一個人發生了關係吧？也許可亭和她組織了小家庭吧？也許……：……我不能，也沒有時間多多地考慮這些新生的疑問，我想還是讓現實的情態來給我以明確的答覆吧！

於是舉起沉重的步履，迅捷地朝向××路的入口處曲折地前進了。
士清跟狄資的影子，此刻是暫時被拋入九霄雲外去了。

二

當我的足尖踏進四十二弄的時候，我的心緒正如那天去找堂兄一般的忐忑難安，甚至混身的肌肉，都不免有些顫抖起來。

這是什麼原因呢？惟一的不安，便是深恐一旦碰到可亭果然在那兒，那我將怎樣應付裏個局面呢？我雖經私誓永不再見他的面，難道爲了生活，我就非再跟他會見不可……：

這樣一想，我就幾乎消失了全部的勇氣，再也沒有那付顏臉瞧去我的表姊了。

我預備退出去，我甯可漂蕩街頭，最多如一個乞丐似的成爲街頭的最下等的兩條腿。然而想到未必可享正會在那裏，而且即使在那裏，我只當他是一個前世裏的冤家，這就又有什麼妨礙呢？

我的意志爲自解所動搖了，總於，我的一股剛愎的勇氣又攢將上來，因此，我就坦然地找尋那四十八號三層西式洋房的門口了。

那個在門口洗着碗筷的老媽子倒是個殷勤的人兒，聽我一說出找尋的對象時，他的枯黃色的眼仁向我瞥了一下，便含笑着說：

「姓吳的，有在三層樓，你自己上去吧！此刻也許她還沒有起來呢！」

「謝謝你！」

爲了想探察一點秘密，我就並不急急乎拾級而上，我以微笑的臉色，向那老媽子打量了一下，便問她道：

「你知道這位吳小姐是一個人租住在上面嗎？」

「這，不大清楚了，」老媽子放下了手裏的那隻墨綠色的豎口鉢頭說。「不過好像有一位

先生的，但也說不定。我年紀老了，管不了這許多閑事。」彷彿她很嫌我太會嚼味了，立刻把另一個鉢頭又浸到那裝有自來水的洋磁缸裏。

——這一定是可亭無疑的！

我一壁跨上樓梯，一壁暗中喃喃說。

——但願這冤家不在樓上！

我在祈禱着上帝使我這個期望一點也不要撲空。

收拾得異常精潔的三層樓房的外形，已經是露出了我的眼前了。那是整理得那末精雅，比了從前我所居留過的公寓，更要雅潔萬倍；而且一無喧擾的雜聲。在四大的都會之中，這樣的寓所，是當得上「鳳毛麟角」的四個字的。

我輕輕地敲着門，沒有一些應聲；一直到第三回敲擊的時候，便聽到一個從睡夢中發出來的問話：

「誰呀？」

這聲息再熟悉沒有了，除了芳姊，還有誰的呢？

「我，芳姊，你好夢方甜，給我打擾了！真對不起！」

「琳妹嗎琳琳！」

一陣急促的拖鞋聲之後，「司潑潑鎖的門聲一响，便有一條瘦瘦的人，穿着單紡綢襯衫的身軀，撲向我的懷中來了。

「琳妹，來，你叫我找得好苦哇！」

她差不多連拖帶擁的，直把我拉往那張雙人座的沙發上。

我一時想不出用什麼話來作爲見面禮最適宜，瞧她連衣服也不想穿，便推開她說：

「你快去穿了衣服再說，芳姊，你要受寒了。」

芳姊這才意識到她還沒有穿起衣裳，便走到那張紅木的床舖上，一壁穿衣服，一壁問話像連珠炮似的直投送過來了。

後琳，你這些時到底往那兒去了呢？爲什麼你不給我一個信？我着急得以爲你也許會像一般固執的消極的人，走上不幸的路。黃先生究竟找到了沒有呢？他現在怎麼樣？有一點信息嗎？有人說你回返了故鄉去，那會是真的有這個謠傳嗎？……告訴我，琳告訴我呀！」

我並不立刻回答她的問題，却憑着自己犀利的目光，先把房間中的一切講究的摩登設備，作了個巡禮；隨後又在每一塊牆壁上努力搜索，我希圖發見這裏會有一張相片——是可亭的，

或者……

然而，我的企圖是失敗了！

於是回轉頭，望了望兩目就有些惺忪之態的芳姊，把她所發的問題一一解答之後，末了我嘆了口長長的氣息說：

「芳姊，別的別去多說他吧！關於士清，到今天還是影踪全無，這……」

「我想，」她沉着地不脫故態地說：「只要他在上海，總有一天會會面的！」

「想我也這末想，可是……」

「別可是不可是的，琳妹，過去你曾經救濟過我好幾回，今天起，讓我報答你過去的幾分大恩吧！」她鄭重地說，也不去漱口洗面，却跑向我的沙發處來。

「芳姊，可是我先要請問你，幹嗎你棄了教書的生活？你難道已經得到了永久的歸宿？」

「是的，」她笑了笑，你別驚駭，「琳，你是我的親妹妹一樣的人，你聽我說。」頓了頓，芳姊更把身軀偎近我的一旁，顯得那末活潑，絕非獨居時代的模樣了。「你一定想不到可亭已經同我……」

「唔？」我霍的直立起來。

「我說你別驚駭。」

「他已經跟你結婚了？」

「一點也不錯，琳妹！」

聽着這，我倒安了心，我證實敏哥所得的消息確實了，我覺得我如同釋了一身的重負，從今以後，我可以的的確確地跳出那個悲劇的陷阱了。不過，士清却還是杳然地抱着誤會的心，不知躲在那個角兒裏。

芳姊開始述說，從不幸的事件發生後，可亭急得死去活來，還是我不懈的勸戒，才算安了他的心。他感覺他對於你已是絕望了，這才把那顆心從你的身上移轉到我的身上來。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本來我就愛着他，所以便立刻很自然地，很迅速地結合起來了啦！」

「那末，琳妹，你同你婆家有沒有辦過什麼手續呢？」

「辦過，可亭給了他們一千塊錢，這就什麼都沒有問題了。她很坦白地說。」

「我覺得我的身上從此可以輕鬆多了，只是士清……」

「別傷感，琳妹，可亭也在四處托人打聽你跟士清的下落。」

「謝謝你！」

「從今天起，你在這裏住下去，琳妹，一直到士清找到那一天。現在讓我們多多地談一談別後所發生的一切的變故。」

「不！我決不住在這裏！」我毅然地說。

「爲什麼？琳我的好妹妹！」

「我決不願意再跟可亭會面！」

「你懷恨他？」

「這不是，並不是的！」

「那末？」

「我除非找到了士清，三面解釋清楚，我才跟他會面。」

「這你太迂拙了！琳妹！你太……」

「原諒我，芳姊，你會得洞察我的心的。」

「當然，可是我不能讓你跑。」

「但我却非離開不可！芳姊，你老實告訴我，什麼時候可亭回來呢？」

「晚上七點鐘以後，他從來沒有超過這個時間的。」

「那很好我們有一天的敘談時間呢」

「琳妹，難道你留一兩天都不可能嗎？」

「你已經了解我，那爲什麼還要說這個話呢？芳姊，我做入最直爽，要是你能夠暫時在經濟上給我的一些援助，那比了強留我在這兒居住，好上千百倍呢！」

芳姊早已了解我這言外之意了，她撩着蓬亂的頭髮，（那還沒有動手梳理的電燙髮）以誠摯的目光，向我投了一個同情萬分的瞬視。

「唔琳妹，這個便是不開口，我也早已存着心了。而况可亭是個絕不吝嗇的人。」

「那真是謝謝你的美意了！」

「謝？提起謝，那還該我謝你才來得確切啊！」

芳姊現在開始走到梳妝台那兒去，梳理她的頭髮，同時又跟我不住地談着話。

利用這一段時間，我向她詳細地報告了自己這一段時間內的生活狀況，她也詳細地報告她的生活，自然是幸福，的而我却充滿了淒涼與酸苦。當我告訴以狄資的遭遇，並說明我想接濟他一下的意念時，芳姊却搖着頭說：

「你與其去救濟這樣的一個無情的動物，還不如去報答一下你的堂兄，他至少救濟了你

一些日子啊！

「不，」我說：「對於一個能懺悔罪的人，我是該救濟的。」

「這又是教徒的口吻了。」

「倒並不是，芳姊，至少他是一個還有天良的人，可惜的是他悔悟得太遲了！」

「那末，隨你吧！」

談話又轉到別的問題上，當我問起小丫頭阿紅的時候，芳姊慘然地說：

「阿紅這小丫頭失蹤了，是在你失蹤後第三天走的。有人說跟那公寓的茶房走的，大致很確切，不過可亭去報告捕房，却到現在還沒有一點下落。」

「唔啊！真想不到這小丫頭！」

「隨她去吧！只要她生活得好，跟個有良心的人也是個辦法。」

「萬一像狄資一樣的人呢？唉！她太年輕了，今年也不過十四歲呀！」

「唔！」芳姊隨口回答，旋轉身，她到樓下去打水去了。臨走時，她說：「你坐坐，坐坐！」

我在這鬧靜的片刻中，真是萬感交集，心裏充滿了一種描繪不出的痛苦的情緒。

——真想不到，短短的幾個月中，人事的變動，竟會如白雲蒼狗，這樣的倏忽無常啊！

芳姊從樓下上來的時候，一眼瞥見我在那裏呆呆地出神思索，就放下了那隻白磁的面盆，

「琳妹，呆想些什麼呀？」

「不，」我說：「我想走了。」

「走琳妹，我無論如何不會放你便走的。」

「可是我覺得……」

「至少你讓我留你吃一餐飯，然後，我陪你去找一間住房。」

「這倒不消得，對於上海，我比你熟得多。」

「好吧，琳妹，你簡直是變了！」

「我也知道我是變了，不過這是環境的責任。」

「當然，當然；我不反對，我也覺得如此啊！」

「廢話少說，芳姊，乾脆說，我只需要你金錢上的幫助，其他我會自己料理的。」

「錢，你別慌，不過你一個人去找住處，難道你要把你的行踪永遠向他保守秘密嗎？琳……」

「不，我決不會守秘密，只要一有住處，我立刻通知你！」

「真的？」

「琳沒有向你說過謊。」

「唔！」

等芳姊洗梳完畢，差不多時間已經九點多了。她穿起那件新裁的（大概是當新娘所穿的）南京緞黑色襯絨旗袍，提起那隻墨晶色的美國貨紋皮皮夾，

「走，」她說：「我們去吃早點，琳妹，你一定還沒有吃過點心。」

當然我到現在還是腹內枵然，然而我却正正經經地說我已經老早使用過了，我堅決地拒絕她的提議，甚至連臉色都變了。

「芳姊，你決不要同我來吃什麼東西，我的最要的目的是先設法找一個安置的地方，我還有許多事情在纏繞着，過天我會同你去暢快地喫次東西的。」

瞧我這樣地意志堅決，芳姊不免軟化了，她不能堅持她的主張，便頹然地癱軟在沙發場上。

「好吧！我拗不過你，琳妹，你沒有改變你的迂拙的脾氣，好好……」

她「啪」地把那隻皮皮夾打開了，十張十元錢的綠色法幣，便重露到我的目前了。芳姊不愧是個慷慨的人，我想。

「琳你先拿去用了再說。」

我一些也不客氣地說：「謝謝你芳姊！」

「這你不像把我當作姊姊看待了。」

「唔！」

把十張法幣鄭重地納入我的乾涸了多時的衣袋內，雙目射出了感激的光芒，向芳姊深深地點了一下頭。

「那末，芳姊我去了。」

「便這樣匆促地去了嗎？」

「我還是要來的啊！」

讓芳姊陪送我走出弄堂口，我揮一揮手，便逕自走了。

我不敢旋轉頭去，爲的是怕瞧見芳姊的難過的臉色。

我的身軀重復投到馬路上時，不覺重重地喘了一口氣，彷彿我從一個令人窒息的密窟中走出來的一般。

——唉！什麼事情都是難以預料的！

來到芳姊的新居，我是準備在她那兒居留多少時光的；然而結果我却在最短促的時間中離去了。感謝仁慈的上帝，終於使芳姊跟可亭有了個愛的歸宿，我祝福他們愉快，永遠地愉快，過着最美好的日子。

芳姊已經找尋到她的歸宿處，我呢？我的士清呢？難道他永遠在茫茫的人寰之內情願過着孤獨的淒涼的生活嗎？

我的傷感症又發生了，我茫然地走着。

手指在衣袋內觸到那厚厚的，質地堅硬的一疊法幣時，我意識到我目前所急需幹的工作。於是開始計劃着，今天所應當處理的事件了。

三

這是一間湫隘的暗黑的房間，占的只是那間客堂の後壁，陽光永遠沒有機會能漏進這兒的空間，風寒冷的，帶着尖利似的風，却時時冷颼颼地飄進裏邊來，而且晚上二樓的孩子的哭聲，在閤靜的深夜，陰慘地從下屋擴散上來，就會使我想起我的天折的孩子，一想起我的孩子，便自然地又聯想到我的士清了。

這房間便是在那天離開芳姊後所租定下來的，價錢是相當便宜，然而生活上的條件是在

在缺乏的，甚至連那盞電炬也陰黑得可怕。

房東是揚州人，一個挺爽快的老太太，這在我所遇見的二房東之中，要算是個千中揀一的善女人了。她說得七分的上海白，懂得窮人的苦楚，——爲的是她跟她已死的丈夫，是從貧窮裏超度出來的。

爲了她很關切我的生活，我便把我的過去的身世，向她作了簡直的報告。當她聽完我的故事之後，那一團憐憫的神色，便如彤雲密聚的罩上臉門去了。

她說她的孩子在一個成衣舖裏當師父，要是我能夠做點針線生活的話，那她願意介紹我在家里做女工。

「奶奶，做得好，也有六七角錢一天哪！」

最後她這末說。

「謝謝你的好意！老太太，我想我是做得來的。」

我說。我過去在沒有進學堂門的時候，是曾經有一個時間學着做這個營生的，雖然生疎了多年，但我想那是不難重新練習得熟練的。所以便一口應允了下來。

這老太太哆嗦着兩片肥大的臉頰肉，當時便笑眯着一對多肉的眼球，向我笑了笑。

「那末，明天或者後天，我叫我的孩子拿些縫紉的東西回來。」

「好的，」我說：「我是如何地感激你啊！」

「別客氣，住在一宅裏，便是自家人了啊！」

這老太的確還不脫內地人的本色，換了真正的上海人，她會得來留心這份閒事嗎？

這房東老太退入她自己的房間中去後，我感到異常的痛快，因為由此我可以靠自己的精力來解決自己的生活，我不需靠芳姊，靠可亭的資助來贍養自己了。雖然這生活是痛苦的，貧乏的，然而我的良心上却絕端獲得乙安慰了。我決意這末幹。

芳姊處我應當馬上給她一個音訊，否則她一定會罵我欺謊了她。但如果芳姊一知道，可亭是無論如何一定會同來的！這怎麼辦呢？

最妥善的辦法是等士清有了下落，然後再去告訴她們，但我能保證自己會立刻找尋得到他嗎？

唉！還是先給她一個音訊再說吧！好在可亭已經和她配成了婚姻，不至於一見了我，會又死灰復燃起來的。

於是我草草地寫了一封短的信札，先給芳姊以一個消息；之後第二件事情，是先找狄資

去——我身邊還有剩餘的錢，瞧上帝的好生之德的分上，我該救濟他一下在是。雖然他的壽命是遲早要宣告終結了。

我想這墮落的傢伙，一定會在埋怨我的欺騙，負約吧？從那天離別他到現在，差不多已經十多天了呀！

我鎖上了房門，便急忙忙地離開了我的新居，朝向那狄資所告訴我的地址前進。

氣候已經踏進了初冬，然而溫度却反而比前幾天上昇了一些，這真奇怪，連天也變得反覆無常了呀！

——狄資會離開那個住處嗎？士清會不經意地碰到嗎？

撩亂的思想又堆上腦門，以致行走的疲乏，也便消失在無形之中了。

——我該多給他幾個錢，對於這樣的一個能夠悔罪的人！雖然他是一向爲我所咀咒的。當我行近那目的地之前，我數着衣袋中所帶出來的十元錢，便這麼想。

抱着一種莫可名狀的心緒，——連自己也不知是憐是愛的，我行近了那間狄資所告訴我的矮屋之旁，把兩顆眼珠裏的精神提一提足，我努力搜索這落難者的枯瘦的影子。

我一走近這個居留區便覺得心噁難受。那種觸鼻的腥穢的異味，早已證明了這兒連空間都是那末的腥臃，別說這兒的茅棚內的光景是怎樣了。

我爲了要救濟這個悔罪的人，離死期不遠的人，便忍着難受的髒味，終於迂緩地接近那破板片搖搖欲墜的矮屋門口了。

「資資」回答我的只是沉寂的空氣。

「狄資，狄資」

感覺到好奇起來，我便努力地高聲吼叫，我想即使他熟睡在屋子裏，那樣的尖聲咻叫，總不該會趕不開他的瞌睡虫吧？

「狄資！狄資！」回答的依然是冷寂的空氣。

現在不能使我不感受到詭異了。

——難道他沒有在屋內嗎？難道他怨恨我的失信而已經另遷了一個適宜於乞丐生活的地方嗎？

我留神地瞥視了這兒的四圍，却很難發現有什麼人跡，因此我就不得不動手推動那扇搖搖欲墜的門，以便向漆漆黑的屋內探察一個究竟。

當我的手觸着那扇破門的時候，我不覺得幾乎驚駭了起來——一顆像從棺材裏伸出來的骷髏似的頭顱，從門縫裏探了出來，臉色黃得像蠟，滿面給泥灰漆得像帶毛的豬頭。「呀！我」尖聲地叫了一聲，起初還以為這定然是病倒了或者癱倒了的狄資；及至仔細地予以審視之，我才發覺我的料想完全是錯了，這還在吸着空氣的人是個近四十歲的叫化，長得抹滿了嘴巴的焦黃鬚，有如刺蝟皮樣的駭人。這餓乏的，完全失了人形的乞丐，艱難地泛動那對杏黃色的眼仁，昏昏花花地向我注視了半頓飯的功夫，然後幽幽地用微弱的聲息問道：

「你……找誰呀？」

我簡直駭得想逃避開了，但我想到我的以摸到這兒來的目的，便用手帕努力地掩住了鼻子實在那種臭味太強烈得過分了。微微地退後了一步。

（「我問你，有個從古虞縣流落到上海來的人，住在這兒嗎？」

「…………噢…………唔…………」他的話聲顯得異常費力的，「有……有一個，姓狄……狄？」

「對一點也不差！」我焦急地說，忘記了他的可怖的垂死之態，「他在那兒？你告訴我，謝謝！我可以給你一些錢。」

「我是閻羅王的點心了……錢 要……他也沒用……的了！」

「那你告訴我這個姓狄的。」

「他，你……你找不到他……的了。」這枯槁樣的活屍的頭顱，漸漸倒下去，病，在他的每一處肌肉上表示出來，他很難於昂起他的頭，像方才伸出來時一般的。

「他到那兒去了？回到鄉下去了嗎？你說，你快說。」

「他……唉……」頓了好久，「他……死了！」

「真的？」

「我難道同你……尋開……開心？」

天哪！他終於逃不出破滅的絕路！是他完全自己的過失呢？還是這不合理的社會造就他的呢？

我沒有心緒研究這個問題，我只覺得眼前無限的茫然——我的對於他的救海，終於是茫茫了！他到底是飲恨而亡了！那是一定的，他會在臨終時還以為我是一個不肯饒恕別人的女人呢！

不需要再站立在這兒嗅那作噁的腥氣，帶着一顆失望的心，我茫茫然地退走了。

終於我又旋轉身軀，向那垂死的病丐丟了身邊所剩餘的幾隻角子，「晶——晶——」的聲響

在他的毛茸茸的頭顱邊响起來，在一般的乞丐聽來，這一定是個興奮的聲音，然而他却寂然，連眼睛也沒有轉動一下的，又把那髒黑的頭顱縮進了門縫裏。

隱約聽到一個人間的最陰慘的喟嘆，從那破門縫裏幽幽地透露出來。

——難道這垂死者也像狄資一般的曾經享過清福的人嗎？天，你爲什麼要罰他在人間獲得這樣的結果呢？

心緒和來時成了個絕對的反比，懶洋洋，昏沉沉的，彷彿從一個噩夢中回復到現實的境界裏。感得格外的悽愴。

——一個青年又從此完了錢，造成了他的享樂；也促成了他的滅亡！

回家走到那後客廳的暗屋之中，倒頭便躺了下去。

縫紉的營生，等明天開始吧！

狄資總算有了一個下落，士清呢？會不會像他……哦！不會的！絕對不會的！

我努力自慰着。

想起狄家的毀滅，資的死，格麗的慘斃，阿紅的失蹤……這種種淒涼的圖影，一幅幅地從腦海中浮現出來，真是萬感交迸！我不相信這是宿命，我很清楚這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不可想的罪

過呀！

四

身軀才從硬礪礪，冰冰冷的木板舖上爬起來，突然聽到門外有切切喳喳的答話的聲音。靈敏的聽覺告訴我，那個我所不願意會見的人，却同着他的新婚的夫人，光降到我的下等居處來了。

「琳琳，開門呀！」一聽便是芳姊的聲音，而且夾着了一種急切的氣息。

「芳姊嗎？」

「開呀！知道我來了，還不起身來？」

「唔！」

我披起那件還是從家鄉帶出來的駝絨棉旗袍，印花的色彩，已經退得差不多成了白色的了。從硬板床上跳起身，隨手扭亮了那盞慘澹的電燈，拔去門，兩條身軀便塞進這陋室中來了。

可寧以懷苦的目光注視了我好一回，那視線彷彿是頭鷹犬搜得了獵獲物似的，一絲一毫地不肯放鬆着我。他的面貌一點也沒有變動，祇似乎略為消瘦了一點兒。我彷彿遇見一個從來

會面的陌生客人似的，以冷淡的目光注視着他。

可亭把那根一向掌握的粗手杖戳到那木板壁的一角，然後他走近我的身前，包涵了淚珠的眼角下透起了一陣陣強做出來的笑容，他伸出那隻粗壯的手掌，企圖和我行一個見面的握手禮，這禮，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回士清介紹我和他見面的時候，我們是行過的。

我並沒有順從他的默默的請求，我退後了一步，旋轉身，用我的近來越變得消削的背部正對着他。

芳姊一直注視着可亭的動作，致於忘記了該由她來打開這個僵局。瞧我這樣的對付着可亭，才意識到她應該來首先打破這屋內的沉默。

「好啦！琳過去的事是死去了，別再叫他掛在心上了！可亭是來向你懺悔的，你爲什麼不睬他呢？」

「芳姊！我……」我撲向了芳姊的身上，幾乎痛哭起來，——幸虧我的剛復的力，把牠鎮壓住了。

「琳，」可亭開口了，「你原諒我，過去是我的錯，我懺悔了！我對不起你，更對不起我的老朋友！」可亭走向前來，又迫近我的跟前，「你相信我的懺悔決不是虛偽，至少，芳是會向你保證的。」

你饒恕了我吧！把我們的友誼恢復轉來！」

「……………」

「琳你向我說一聲話。」

「……………」

「琳妹，我知道你決不會不肯原諒可亭的。」芳姊插着嘴說。

「琳上帝也能赦免十惡的人，只要他肯懺悔，還是讓他進天國的，難道你……」可亭幾乎要跪到我的面前似的說。

「不，」我再也不能以啞口對待他了，「我不怪你，可亭，我只怪我自己，做了造作這個悲劇的主人。」

可亭用絹帕抹了抹他的額角，他吁了口氣，

「琳我知道，現在你赦饒我了，那末，讓我們來痛痛快快暢談一回，以作恢復我們友誼的紀念吧！」

「對呀！這是應當的，可亭。」芳姊說。

可亭坐到我的床舖上，開始說明他在我走後是悲傷到怎樣的地步，幾乎要真的自殺以了

此殘生，以贖回自己的罪過。他再說明自己雖經化費了最大的努力，找尋我和士清的下落，然而結果是徒然。他雖經幾次想用和第一次同樣的方法，到報上去登載尋人的廣告，但想到我是那樣的決然離開，決不會爲了一紙廣告而竟翩然回歸的。

「現在，」他的笑容顯得很自然地說：「好了，我總算又遇見你了，這是上帝的幫助，否則我想是不會這麼快便重遇你的。琳！一切我都了解了，所以我斷然和芳結婚，讓我們以友誼來維持我們彼此間永久的聯繫吧！我想這個要求一定會獲得你的同意的。」

「可亭，」我愀然地說：「要是當初你能夠這麼設想，那何至於會發生那個悲劇呢？」

「這大概是天所安排的吧？」他從無可解答中找出了這個回答。

「我不能相信這是命定……」

「好啦！過去的還去談牠什麼呢？」芳姊打起了圓場來，「琳！今天我們的來意你能夠猜想嗎？」

「我？」我異常訝異地注視着芳姊的臉門，「你們要我離開這地方和你們一起生活？」

「一點也沒有差，琳！你真是玲瓏人。」

「琳！你應該生活得好一點，這樣缺少空氣的地方，是會妨礙你的健康的。」可亭說。「我決

不會使我們的悲劇再斷續地行進的，上帝保證我，決不含有半點欺誑的元素。」

「謝謝你們的善意，琳是心領了，請你們放棄了這個念頭吧！」

「琳！你別這樣的固執呀！你還是不脫姑娘時代的脾氣。」

「這一點母性的遺傳，我是應該保留的。」

「琳！你應該生活得好一點。」可亭說：「你瞧，你比三個月之前消瘦得多了。」說時，他免不了流露出傷感之態。

「對的，可亭說得一點也不差。」芳姊接着說。

「不！」我堅決地拒着。

「不，我們已經給你預備了一間房間，便在那座住宅的二樓，琳！你去吧！」芳姊說。

「不！我已決定我應該以痛苦的生活，來贖回我對士清的罪過。」我說。

這一對新婚的夫婦互相呆瞧了刻把功夫，他們知道那種固勸，對於我是絕對不會發生什麼效力了，於是出現在他倆的臉門上的，是一種無可奈的絕望的蒼白色。可亭低下了頭，目不轉睛地不知在注視些什麼，隨即頭顱兒搖呀搖。

我斜靠在那張破桌子（還是由那好心腸的揚州老太借予我的）旁，以堅決的目光，交替

地望着這一對夫婦的表情的變化。

「琳你梳洗了一下再說吧。」末了芳姊說。

「不要緊的。」我說，隨即轉問了可亭說：「可亭，你上公司去吧！時間已經不早了！你不能爲了些小事，誤了你的辦公時間。」

「放心吧！琳你太關切我了，我今天特地請了半天假才來的呀！」

對於他的這種誠意，我再也沒有什麼話呢？

我默默地梳洗了一下，是那末的草率與魯莽，這不免使得目前這位雖經熱烈愛我的可亭感得不勝今昔之感了。是的，在我和他同居在那個大陸公寓裏的時候，我是怎樣重視我的妝梳呀！而現在，我彷彿轉了個胎，完全不是過去的琳了。

可亭在瞧得不住地搖頭，芳姊却在幫着我梳理那毫不勻整的長髮。她很少說話，我知道的，這是爲了我不肯依從他們夫婦倆的邀請，所以在心頭發生愠怒吧？

「琳妹，你決計不願意聽從我們的請求嗎？」芳姊終於忍不住地問。

「原諒我，芳姊，你們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性情。」

「可是讓你過着痛楚的日子，我們沒有這分忍心。」

「琳說得一點也不差。」可亭接着她的話。

「我覺得你們只是在壓迫我；假使你們愛一個不幸的琳的話，那末你們應該讓她度那痛苦的生活，好使她贖回對於丈夫的罪過。」

我的回答立刻發生了甚大的反應，可亭和芳姊彼此交互了兩道視線。

「琳妹，既然你固執於自己的意見，自然我們不能強迫你。那末，關於生活上的消耗，這個讓可亭負擔吧。這是他向來已經說過了不知多少遍的了。」

「謝謝你，可亭，」我決絕地說：「我已經謀得了一個可以瞻養自己的營生了。」

「什麼？」可亭張大了一對眼珠，「我不相信，我……」

「琳妹，你別哄我們吧！」芳也泛起了疑慮的神色。

「真的，那位二房東揚州老太太，已經替我謀得了個縫紉的工作。」

一敲。

「不，我並不是個沒有世故的女孩子，我不會像我們所知道的那位格麗，上二房東的當，你們放心吧！」

「便算是有那份營生，琳，可亭懇切地說：「一天能賺得多少錢呢？」

「我可以過着最簡陋的生活的呀！我坦然地說。

「……」他沈默了。

「琳妹，你今天簡直是在拒絕我們的任何請求嗎？」芳姊顯然感得痛苦起來。我很知道這個緣由——她的能夠同可亭結合，完全是我的關係；現在，她過着舒適的生活，却瞧我墮進困頓的淵海，自然，她的心中怎麼能夠安放得下呢？但是我呢，我也有我的主張，我要讓痛苦的生活來折磨我，假使一旦有破鏡重圓的一天，也好對得住我的士清呢。

「芳姊，我是有一樁事情要請求你的呀！」隔了一回，我微笑說。

「什麼？什麼事？你說。」她急迫着問。

「無論什麼事，那怕是赴湯蹈火，我一定要替你辦到的。」可亭說。

「我要請你們幫同我努力探訪可亭的下落。」我說。

「這個，自然是我們的責任。」可亭與奮地說。「便是你不說起，我也不會把牠擱置到腦後去的。」

「好，這比你們給我以生活上的資助要好得多啦！」

這一對夫婦以點頭接受了我的回答。

忽然那位揚州老太的頭向裏邊伸了一下，差不多給她瞧清楚了這兒來的是什麼樣的客人之後，這才把那顆頭顱退縮了出去。

「這便是我所說起的房東老太。」我說。

「她嗎，人倒是挺老實的，滿面厚道，一點也不海派的。」可亭說。

「你倒會相面了？」芳姊嘆了他一下。

「面帶善色總不是個壞坯。」可亭自信地說。

我漸漸地消失了對於可亭的那分憎惡，覺得今天的他，絕然不是過去狂戀我的他了，十分慶幸，上帝終予慈悲我，把他的一分狂熱消散了。

他們執意非要我去吃一頓早點不可，我固拒着，我說油條大餅，儘足塞飽自己的枯腹了，何必去浪費錢呢。我再說明，借的一百塊錢，我已經非常難受，要是以後有能力的話，我一定會設法歸還的。

這個話却不料動了可亭的怒。

「琳你以爲我是個放債吃息的人嗎？真是你也迂拙得太不近人情了啊！」

「琳妹，這個話，無論如何你是不應該說的。」芳姊也說。

「好，那未便取消牠。」

「這還像個話，還像是自家人。」

「那末，你答應我們一同去吃早點吧！」可亭催促說。

我沒有勇氣再拒絕他們這個請求，——我已固辭了他們的兩個計劃，現在如果連這最低限度的請求也拒絕他們，那的確是太過不近人情了。

於是我便隨隨便便的整了一整衣服，把坐在床沿口上的身軀，勉強地彈起來。

「好吧，不過我想這時分，士清也許在過着比我還不如的苦生活呢。」

「我對不起他！」可亭恨恨地自個兒譴責說：「全都是我的罪過，——我太年青了，我做事太那個了！有一天能夠遇見可亭的話，那我一定如面對上帝，羞愧交併地請他寬宥我！」

「你現在說有什麼用處呢？」芳姊向他白了一白眼珠說。

「是的，是的，我明白。」頓了好一回兒，「唉！那天要是我能虔誠地向他懺悔，努力留住他，不

放他跑走，那何至有這樣的大亂子出來呢？歸根說起，琳，我對不住你們啲！」

「別說這些吧！」我反轉慰安他說，「只要士清有一天能夠重逢，一切的障翳，終不難化除

的。」

「但願有這一天的來到。」

「好了，走吧！時間不早了。琳也許餓得很呢。」芳姊披起了那件絲絨大衣說。

「對的，走吧！琳。」可亭一壁說，一壁幫她穿好大衣上的腰束。

三分鐘之後，我們已離了那所居宅，而投入潔淨寬闊的S. F.的馬路上了。

突然，可亭的嘴裏高聲吼叫了一聲「前面走的好像是士清吧？」隨即不待我們回答，以最

速的飛步，奔向側旁的馬路中去。

我和芳姊彼此都緊張地遙望着，充滿了但願是真實的期望。

「會是真的嗎？有這樣的巧遇嗎？」芳姊呼吸急促地說。

「但願會有這樣的邂逅巧遇，像我碰到狄資那般的。」

「瞧呀！可亭回來了。」

「唔，光景是認錯了。」

「不差，唉！我的天！」

可亭漸漸地接近我們的跟前了。

「不是的，」他連連搖着頭。「我太魯莽了，險些兒招來一頓臭罵。」

「你也該認認清才是呀！」芳姊埋怨他說。

「不過他的背影和側影太相像了！」

「唉！再不會有像碰到狄資那樣的巧遇了！」我長嘆了一聲。

「這是什麼話呀？」可亭還是氣喘吁吁的說。

「到茶室裏去時再說吧！」我傷感萬狀地說。

「唔！」

轉過兩條馬路，於是我們便投入那所相當華麗的茶室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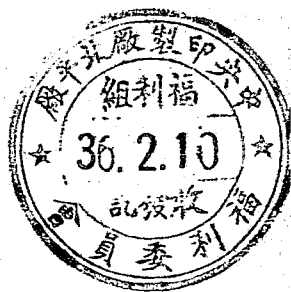
駭人的惡消息

現在，我是在正式度着孤單淒涼的生活了。

青燈如豆，照着我的瘦影，想起——去的種種，無限的淒楚之感，便一齊兒上我的心中來了。可亭，大概是爲了悔罪的緣故吧，每天他在努力探訪着士清的行跡，從朋友處，同鄉處，只要他們認識士清的，什麼地方都打聽遍了，終是音訊杳然。他疑心也許士清看破無情，埋名更姓，離開了這個罪惡的都市也說不定。我想：這推測也許正確，但我的內心却虔誠地希望這推測不要成爲真正的事實。

最後的一着，便是登載訪人的巨幅廣告，錢可亭化去了不少，但結果還是毫無音訊。芳姊在懷疑他也許自殺了；但我却不能相信——士清決不是個消極的，抱厭無思想的青年，雖然他痛苦，絕望，可不至於會以自殺來毀滅他的生命。

幾回我想給他母親以一個消息，提起了筆，却終於又了放下去。



——我不能寫，老年人那裏經得起這度的刺激呢？等到士清有了消息，再從頭至尾告訴她也不遲呀。

我這末決定着，心裏却越發急於要獲得他的下落了。
黃昏是暗澹的，我手內在縫着東西，心却不住地跳盪：

——士清真會產生消極的思想嗎？

這幾回給我鎮壓下去的思念，時時在腦際盤旋，去了又來，老是不能消滅。

雙手是在不住地工作，然而一幕幕的幻象，却在我的腦中不住地盤旋着，起落着。窗外的寒風在陰悽地慘號，這更助長了我的幻象的悲劇的氛圍，尖銳的針頭，銳利地不時劃破了我的肌膚，一陣疼痛，把我的意識又回復到現實界中來；但這短暫的創痛立刻便消逝了，而我，却又不覺地沉入幻想的境界中去了。

彷彿 士清這骨骼魁偉的形象出現在我的目前了，他以猶笑的目光，在透視着我的內心，用他宏亮的聲音在諷刺着我：

——好啊！你這虛榮的女人，愛情終究是金錢的奴隸，我非常清楚，我的地位，我的金錢，決不能比得上可亭，所以甘願退讓，好得你享受一輩子的富裕的生活。

一瞬間，這幻象如電影似的消逝了，然而另一個鏡頭，却又出現於我的目前。

一個鳩形鵝面，消瘦孱弱的身軀，迷迷糊糊地來到我的目前了，不用瞬視，我便判別得出這是士清。爲飢寒所交迫的人，流浪於鋼臭氣滿空的花花都市中，他那裏不被折磨得成了個病患者似的呢？他似乎顯得異常的衰老了，焦黃色的鬚鬚，爲了多時的沒經修剪，亂茸茸地如同亂柴把似的。兩顆失神的眼睛內，透射着淚瑩的淚液，襤褸而破殘的衣縫中，露出那雙瘦細如竹筒似的腿，他瑟瑟地顫抖着，幾乎不能用他的力氣，來平衡地支撐他的身軀。他的嘴巴裏在吐露出鮮紅的鮮血，彷彿雖經受過一頓重打而現出傷勢非輕的情態。

——好你嘎琳爲了你，我不辭勞苦趕往南洋去；爲了你，我努力企圖弄好我們的生活，以求一個光明的前途，使我們得以彼此再求深造，而將來爲社會盡幾分心力。然而，終究女人是狠心的，這，這，我的努力全成了泡影。

我幾乎驚心動魄地尖叫了起來，我的毛髮直豎，再也沒有那分甯靜的心緒，可以讓我工作下去了。

我把縫着的衣服拋到一邊去，定一定神，把兩支眼睛睜一睜大，可是這幻象却立刻消滅了。我非常明白，這是一種下意識的作祟，雖然我的神志還相當清醒。可是我的心，不免爲這幻

象所攪得震驚動盪了。

幾分鐘之後，這些幻象又重來兜襲我的腦部，而且顯得比方才更活躍而迅速，一串串地，一幕幕地，是那末地變化得倏忽無常啊！

突然，士清的血淋淋的屍身，滾進我的門口裏來了，帶着一陣慘悽的風，之後，又什麼都沒有
了！

突然，在無數的築路工人中，透起了士清的高大的身子，他的目光搜尋到了我，便以一塊巨大的石塊向我扔了過來，我努力地躲閃開，等我的目光重復注視時，却又飄然遠去了。

一條盪擁着無數短裝工人的海輪在噴着白霧，在船的甲板上，却出見了士清的身影，他以怒悞的眼睛，瞭望着西方，慢慢地他的身影，隨着輪船的遠去而變得細小模糊，甚至完全逃出了我的視線之外。

一羣襤褸的工人，在發生着暴動，士清在登高演說，他的聲音是那末咆哮，他在指揮着工友

們應當怎樣堅持要求，以爭得最後的勝利。「啣——」一顆子彈從他的背後飛上去，他倒下了台的底層，無數的羣衆在奔向那武裝的，敵方的御用警衛隊……

還有……

還有……

天哪！我簡直記不清楚這許多了，我要倒下去，我的靈魂彷彿逸出了我的軀殼，我再也沒有勇氣來記述這些可怕的幻象了。

我昏昏然地，橫斜地傾軟到那硬繃繃的板鋪之上，兩行熱辣辣的眼淚從眼眶下掛下來，我終於嗚咽地情不自禁的哭泣起來了。

我不敢出聲，怕驚動了前樓的那位揚州老太，累得她這麼冷的天，跑過來問長問短的，這於心何忍呢？

極力忍住了那過度的悵鬱與震恐，只讓那兩行清淚，面對着孤燈，交流個不息。

我意識到這決不是個好的朕兆，要是士清堅挺地還留在上海的話，至少他走上了一條可怕的，路——那是一定的。

回想從前在故鄉中出亡的光景，愈覺得萬分的對不起他了。

——是我負了他喇！

我原諒他的不肯饒恕我，我將以純潔的心，永久向他的靈魂懺悔我的罪過。

風號嘯着。

是萬籟俱寂的深夜了，人躺進了被窩裏，然而怎樣也投不進睡鄉去了。

睜着眼等黎明的來臨吧！

明天，我得放下活計，消耗全部的時間，再去誠誠心心的尋訪我的士清。

二

從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領域中蘇醒轉來時，那個前房的房東太太，已在勤謹地做她不變的晨課——拖擦地板了。

我知道光景至少是近九點了，索落地從舖上爬起來，開出門去，正巧那個年輕的房東兒子——便是當裁縫師父的——預備上工去了。他一瞧見我，用自然的笑容迎面打了個招呼，隨即問道：

「嫂子，昨晚的那件馬甲可縫就了嗎？」

我頹然地撒了謊：

「沒有，真對不起，昨夜爲了身體不舒服，所以沒有趕好。」

「吓，這不要緊，慢一兩天不關事的。」

大概那位揚州老太太已經聽見了，她便放下了手裏的工作，搬過那雙伶仃的小腳來，直逼近我的門口。

「黃師妹，你不大舒服嗎？」神情真是關切到極點了。

「唔，可是今天却好了，老太太。」

便在這個時候，她的兒子向我點點頭，就離開了。

「黃師妹，你大概是在想念你的先生吧？好啦！別弄壞了自己的身子喲！」房東太太微拍我的肩膀說。關於士清的失跡，我是曾經向她隱約地提起過的，所以她有這句慰藉的話了。

「不。」

「你別騙我，我瞧得出你的面色的。黃師妹，黃先生吉人天相，自然會有一天和你見面的，你不是說過，黃先生有挺好的心腸，挺好的志氣？」

「嗯！」

「那就得啦！就想用些啦！」

「謝謝你，老太太。」

這善心的老太點點頭，那多肉的下巴抖呀抖的便離開我的跟前重復去繼續進行她的晨課了。

我退回到那張壞腳矮凳的底下，拖出那柄烏煙瘴氣的鉛皮水壺，便癩洋洋地去打一點熱水，預備粗粗地梳洗一下，好去找尋我的土清。

當我提着鉛皮水壺，緩緩地回進我的後客堂小房間中時，我不免驚呆了一下——料不到我的芳姊却在這一剎那間，已經在我的房間之內守候着我了。

她的面色是緊張到一百二十分，每一根神經似乎都在躍動起來似的，張浪式的電燙髮，顯得很零亂，一望而知是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故遭遇到，以致忘却了必要的梳洗工作。她的俏麗的眼睛，那藏在別有風緻的睫毛裏的一對俏眼，流露了惶駭的光芒。那件玄色嚶曦的旗袍上綉綉的紊亂得很，這又證明她是匆遽得連換上衣服的時間都沒有了。

瞧着這種匆遽的情形，我的心頭勃突地跳動起來，有如受到了飛天大禍一盤，手裏的鉛水壺不期然地跌落下去了。

說得遲，那時快，芳姊一瞧見我跨進房間之內，她便以最迅捷的步法跳到我的跟前，也管不得白緞的鞋底上會浸濕了水分，她撲到我的身上，兩手帶着高度的抖瑟。

「琳妹，事情壞了！」

「難道……可亭出了什麼亂子？」

「不，士清入獄了！」

「什麼？芳姊，你再說一遍！」我的雙眼泛動得可怕，——滿充了高度的駭怕。

「士清入獄了！」

「天哪……」我狂叫了起來，致於那位房東老太也奔了進來，她急速地詢問着芳姊。

「什麼事呀？這位師妹。」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芳姊！芳姊！」

「好鎮定一點，鎮定一點。琳你太激動了！太，這不行，你要冷靜一點，因為事情已經如此了！

「告訴我，芳姊，」我點點頭，「這消息確實嗎？你從那兒得來的呢？」

「唉，琳妹，你瞧吧！」她把一張塞在衣袋裏的新聞報紙挖出來，便攤開到我的手裏，「你瞧

吧！」

「究竟什麼天大的亂子呀？」那位揚州老太還在嘮叨地問，字又不識得，只好緊急地瞧住

我。可是，這當兒誰有那份閒心去回答她呢？

一行登在顯著地位的驚人的新聞標題，便躍入我的眼簾了

「維新紗廠工人黃澤培被捕入獄

意圖擴大工潮

被廠方密報解送法院」

我等不及細看下文，便說：

「芳姊，難道澤培便是士清嗎？」

「你瞧下去，自然會得明白。」

「黃師妹，你的先生坐牢嗎？爲了什麼事端呀？嚶，這個世界真是什麼世界！」揚州老太緊張

地問，貼近了我的身旁。

「老太，你別盤問她，」芳姊阻止她說：「停回我會告訴你。」

「好的，真是我也替師妹急死了，唉喲……」

我的目光急遽地在那塊新聞上起落着，我的手顫抖得利害，那整張的報紙似乎給風吹得

瑟瑟地波動波動起來。

那排得緊密的文字，一個也不放鬆地都跳入我的眼眶之內。這新聞對於我是個重要的文件，我不能不保留牠在我的這一本供狀裏。

「本埠維新紗廠，近因工人要求改善待遇，提高工資不遂，發生怠工行動，已誌前報。昨日下午四時，該廠工人代表八名，在××路第××號，秘密舉行集會，該代表團領袖黃澤培（原名黃士清曾在南洋服務）竭力主張實行罷工示威，否則不足以爭取勝利，事為廠方密探所悉，急派警前往，當場拘獲黃澤培一名，及其餘殷志豪，蕭三恩，范得報等三名，一併解院究審。聞工友等現正設法營救云。」

等我把整篇新聞讀完之後，我把大概的情形向急於要知道底細的房東老太太略講了一下，便急急地拖住了芳姊的手臂說：

「這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別着急，着急是沒有用的，得想個營救的辦法。」

「芳姊，我真想不到……」我想起了昨晚所胡思亂想獲得的幻象，覺得這真是一切可怕的朕兆，唉，難道冥冥中真有神在指引我嗎？

「黃師妹，你得趕緊想法呀！」揚州老太富有經驗地說：「最好在牢之前先想法子，一判

決了，便沒有辦法的喇！」

「是的，是的。」我說，隨即我轉向芳姊說：

「這件事情可亭知道嗎？」

「是他第一個在報上發見的。」

「那他呢？」

「他立刻叫了汽車，去瞧他的朋友樊剛大律師，叫我來通知你，你瞧，我連衣服都沒有換一件，便乘着黃包車趕來了。」

「那我是怎樣的感激你們喇！」

「現在不是說這種廢話的時候，琳走，回到我那裏去，先聽可亭的消息，瞧有沒有營救的希望。」

「可是……」

「士清已經有了下落，你還不願意上我那兒走走嗎？」

「唔」

覺得我是應該立刻聽取消息的，於是便連梳洗都忘記了，匆匆忙忙地隨着芳姊，離開我的

寓所。

臨走時，我拜托房東太太代爲照料房內的一些什物。她熱忱地回答說：

「放心，黃師妹，我會照料的，你晚上早一點兒回來，求天拜地，黃先生能夠逃出那個難關。唉！這年頭兒，窮人都沒有命，要加點工錢，便弄得吃官司，真是……」

我無心多聽她的嘮叨，便趕快離開了。

三

坐上那輛人力車，雖然這車夫已用盡了平生之力，飛也似的急急地拖去，然而我却總是感覺到遲緩，恨不得在兩三分鐘之內，便跨到了可亭的那間三層樓的洋房之中，聽取一個究竟的消息。

心，怦怦然地跳躍着，彷彿自個兒遭受了什麼飛天大禍的。其實，士清的禍事，還不是像自己的一般嗎？我們是兩位一體，我們的心臟中是依舊交流着愛的與液的，即使他的外表上冷淡到極點。

芳姊的車輛是在前面，彼此的距離，常是保持三四尺的模樣，她時時旋轉頭，向我警視着，彷彿

彷彿她在說：

「琳你別急壞了呀！最多吃一兩年官司，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重刑的，販賣嗎啡，白面的重犯，也不過一年零幾個月的刑期吧了，你放心大膽吧！」

我向她點着頭，彷彿我們在默談着似的。

當車子轉折到一條××路的時候，突然，我發見了一個極熟的面孔，她的頭髮燙得異常鬆曲，夠得上說極髮美之致的。那雙櫻桃大的秋波，似乎比從前我所認識的她更要俊俏了。海虎絨的大衣一抖一抖地簫動着，高跟雞皮的皮鞋極有韻律地起落在柏油馬路上，當他的頭蓋骨旋轉來，用那對俏麗的瞳人，向我瞬視的時，彷彿一個刺激在刺激得他全身一凜，我立刻本能地狂叫了起來：

「瑩是瑩嗎？」她，便是我在初中畢業之後所常來往的瑩。想不到竟然會在這大都市之內，碰到了她。

「琳嗎？」李瑩立刻奔到我的車旁來了。流露着一種自然的，動人的，少婦所特有的俊俏的笑容。

雖然爲了士清的事，我的心血滾沸着，但是達到了過去的知友，怎能不談說幾句話呢？於是

我便喊住了芳姊，叫她暫且等待一回，壁撲地跳下車子，緊緊地握住了瑩的白嫩的，戴着內亮的全鑽戒指的手。

「琳你瘦得多了！」

「唔！是的，黃金時代過去了呀！瑩。」

我想這不是寒暄的時候，然而又不能不說幾句。

「那裏話，琳你變了，告訴我，這些時候，你在怎樣生活呀？到上海來了多少時光？聽說你的生活很有許多離奇的變化，可是我又碰不到你的面，真不大清楚。」

話聲一疊連從她的塗着腥紅唇膏的嘴唇皮裏吐出來，簡直使我無從作回答。——一言難盡。

「一言難盡，瑩這不是在短促的時間裏所能說得完了！」我傷感地搖着頭，「而且今天真太不巧，我有緊要的事情在身上。」

「什麼樣的重要的事情呀？琳那末，你告訴我你的住處，明天或者後天，我來拜望你，我們舒舒暢暢的談一整天。」

「好呀！你肯屈駕光臨，那真是歡喜之極了！」我說，同時用手指着站到我一旁的芳姊，「我

常到這位吳芳表姊的家裏，找我，只要向她就是了。」

「哇，好的，密司吳！」瑩立刻退左一步，活潑潑地和芳姊握了握手，並且多情地笑了一下。

「唔，密司李，不過舍間太髒了一點。」

「太客氣了，密司吳。」

我因為急於要趕回芳姊的寓所，而且「拉塊：拉塊」的人力車夫又在一旁不住地催：

「快些！阿拉還要去做別注生意哪，講不完的鬼話！」

我向他們彈了一眼。

「再等一回，到了加你們幾個酒錢。」

隨即我向瑩說明了芳姊的住處，差不多反復地說了三遍，（預防她不要忘懷了）瞧着瑩的瑩已經耳熟能詳了，這才彼此再熱烈地握了握手，在幾聲高音後的再會聲中，我揚一揚手，

「瑩，不要忘記了來望我！」

「一定來，明天，至遲在後天的午後。」瑩的聲音顯得漸漸地輕微了。我的身軀還在向後遙望，遙望着。等我的頭轉正了方向時，我發現我們已經接近了芳姊所寓居的那條馬路的口頭了。

「琳這是從前的同學嗎？」芳轉過頭來問。

「唔，還是同鄉呢！」

「我可不大認識她。」

「她是李道台家的千金，你怎不知道？」

「哇，聽是聽人說過，所從來沒認識過，真是個闊綽的少奶奶，想來她一定已經有了丈夫了。喲！我想她倒也許可以作爲我的朋友吧？」芳姊說順了口，橫一句豎一句的訴述着，大概她忘了士清的亂子吧？——唉！這也難怪，她和士清沒有什麼感情，當然不會像我那樣的着急得要死了。

我只要是「唔唔」的回答着，心已經早飛到可亭那邊去了。

——究竟瑩會來瞧我嗎？

當我從人力車上跳下來，投進那個雅潔的芳姊的樓房時，我心裏忽然想起了這個疑問。

——隨她瞧樣子她現在更闊了，一定她的丈夫供給她生活得再滿意沒有的！要是她發見我的寒酸，能會保持過去一般的友誼嗎？……

四

當然和我芳姊以急速的脚步跨進門去之後，我們發見這精潔的房間之內，是闕寂得連樓下的一些微弱的聲音都辨別得清楚的。

芳姊坐到那張綠絨的沙發上，吁了口氣，彷彿回復到久別處似的。瑩的影子大概從她的腦筋中退散了，她開始意識到她是爲了什麼事情而出去，現在又爲了什麼事情而重返家門。

「噫！怎麼可亭還沒有回來呢？」

「難道沒有營救的希望嗎？」我的語音顯得發抖了。

「不會的，無論有救沒救，他一定立刻回來的，他知道你會着急得什麼似的。」

「唔！」我點了點頭。

「琳！你還沒有吃過點心，我去叫一點來，馬虎地塞飽了肚子再說。」

「不！」實在我再餓一點也吃不下什麼東西去了。

然而芳姊却不待我的回答，便衝下樓去，那步履聲是顯得非常急促的。

呆呆地在這陳設得相當富麗的房間中，我的血液在強烈循環，我不時探頭到兩扇玻璃窗格之外望下去，那是可以清晰地瞧見前邊的馬路的。

然而寂然，別說可亭的影兒沒有半點，便是芳姊也不知走向那兒的點心店裏去了。

不願再鵲候在窗口上，我還到那張芳姊坐過的綠絨沙發榻上，幽幽地自思自量起來。

——會糟糕嗎？會有長期的刑罰嗎？唉！全是我害了他，不爲了我，他不會從南洋半途而返；不會和我決裂，也決不會有今天的不幸，降臨於他的頂上去……唔！我對不起他！我對不起我的！
清天！你最好分一部苦痛給我承受，否則我簡直要忍受不住了呀！

……

時間從默默的自譴自責的思想中滑過去，而芳姊却還是不見回來。

——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呀？難道她上大館子去叫什麼酒菜嗎？

才這末想，樓梯上却突然發生了響聲，而且是不止一個人的腳步聲，我驚奇了，立刻奔出房門，匍到那梯檻的把手上，向下一瞧，唔，兩條人影在急速地向上爬，前面的是芳姊，後面那個撐着粗黑手杖的人，無疑地是可亭了。

「芳姊！你回來了。」我衝動地叫了。

「是，正巧得極，路上便碰到了可亭，琳妹，你候得心焦了？」

「不！不！」我的心定了一定，然而一道怔忡，却立刻又鑽了起來，我的語聲含着發抖的音波

說：

「可亭，事情怎麼啦？沒有審訊嗎？」

「放心，琳還沒有呢！」可亭把手杖丟過了一旁說。同時他以嚴肅的面貌正對着我，從那凝集於眉宇間的深思的狀態看來，我可以決定他所得的消息，不見得會怎麼好的。

「可亭，你瞧見士清本人嗎？他所受的待遇怕是不堪設想的吧？」

「不，我沒有碰見他，我想你許會等得太心焦了，所以先回來給你一個信，免得你太悲傷過度，以致影響了身體的健康。」隨即他辨轉頭去，向芳姊眇了一眼，芳怎麼點心還沒有來呢？」

「馬上便會得送來的，你別焦急呀？難道你也沒有吃過點心吧？」

「沒有，我到現在還沒有吃過一點什麼東西呢！」

「那真對不起你了，」我同情地說，想到現在士清不知受着怎樣的苦痛的私刑，我的眼淚便止遏不住的簌簌地交流下來了。

「琳吉人自有天相，」芳姊的眼圈兒漸漸地紅潤了起來——她到底是個軟心腸的人，怯懦成性的人，終於她的眼淚也伴隨着我交流起來了。

「我老實告訴你們吧！」可亭一本正經地說：「我聽那個律師說，廠方已經化了運動費，說不

定士清兄會多受一些無辜的刑罰呢！」

「那難道沒有法子想嗎？難道……？」

「琳，你還不明白，這兒是個特殊的環境，而且，廠裏的老闆，對於當局的各方面是有些面子的，所以……」他躊躇了一下，終究盡情地吐露了，「我怕我的營救也許會徒勞無功的。」

「那，那……」

「急是沒有用處的，琳，我想下午再去拜訪那個市商會裏的秘書……」

「那不是要累得你今天不能上公司去工作嗎？」

「我想這一點義務我是應該盡的，至少可以贖取我的對於你們夫婦倆的一些罪過。」可
李衍在對面聖主，懺悔似的說。」

「現在他到底在法院呢？還是在捕房裏？」我忽然想到一個思念，便這麼的問。

「說真話，這拘留在捕房裏呢！你問他幹什麼？」

「我想去探一下他。」我站起身子，沉着地說。

「不，現在還不是時候。」

「爲什麼？」

「因爲手續太麻煩了，不過過天我可以陪你去的。」

便在這個時候，那被芳姊所喚來的點心，送上三樓來了，那是三客蝦肉包子和一鍋腰片炒麵，熱氣蒸騰地在桌上發着引惑的力量，然而我對着牠，只覺得腹脹欲絕。

「琳胡亂點吃一些吧！別飽壞了身子。」芳姊說。

「謝謝你，這是我吃得下東西的時候嗎？」我悵鬱地說。

「唉！琳你是個曠達的人，怎麼也……」可亭說時，皺了皺眉頭。

我沒有回答，但始終沒有那分食慾，無論可亭和芳姊怎樣敦勸。末了，可亭抹着那吃得油垢糊滯的嘴唇說：

「我立刻去瞧那位俞秘書吧！也許他倒可以給我們幫一些忙。」

「好的，」我完全沒有辦法，我在上海灘上認識的人太少了，——尤其是那批特殊的上層階級的人物，所以我只能讓可亭一個人去化費救濟士清的腦力了。

「琳你鎮靜點。士清已經有了下落，這是天大的幸運！即使失去若干時間的自由，但你們將來總有破鏡重圓的一天了。」說吧，他拄起了那支漆黑的手杖，擺動他的相當健碩的身軀，當他走近門口時，却又旋過身子，用懇摯的耳光，向我和芳姊，重重地一瞥，然後那對藏在墨眼品鏡片

中的圓眼珠游移了一下。

「琳，你今天住在這兒吧！」

「對的，琳妹，你的那位朋友，說要來瞧你呢。」

「不，你們的好意我是明白的，可是，這不是時候，我……唉！我的命運太壞了！」其實我一向是個否定命運的人，然而到此卻竟也不脫一種宿命論的口吻了。

芳姊和可亭是頂知道我的習性的，他們彼此相視了一下，默不發言地便沉倒了頭，再也不開口了。

於是他便匆匆地跑下樓去了。

「琳妹，你東西總不能不吃一點下去，」芳姊也沒有了吃的胃口了，對着多餘的早點，牠不免發了個長長的喟嘆，噢……」大概牠也體念出我的對於士清的愛情的深厚，而不免同感起來了。

「琳妹，士清還沒有對於他饒恕呢！第一，我以為你應該利用探監的機會，去向他赤裸地陳述一下，把彼此間的芥蒂，彼此間的隔膜消除掉，以後便可以重獲真誠的結合，同找永久的光明，登上快樂的生之前程。在現你光是悲傷有什麼用處呢？」

「唔」

我給她的勸告所提醒了，似乎凜然地受了個重大的戟刺，致於全身不免哆嗦了一下。

「是的，芳姊！」我發洩了感奮的耳光，走過去，熱烈地握了握農她的柔靱手腕，「芳姊，你指示了我，你是我的一盞明燈。」

芳姊漸漸地以理智的話語，跟我作繼續的談話，她說。

「我非常清楚，這因士清的不幸，一部分的原因是由於失戀而起的；否則他不會激烈到那個地步的。」

這而我反對她的這個見解，我知道士清的情性，他一向抱着爲大衆謀幸福的心，便是沒有失戀，只要他投入集團的生活圈中，那他是隨處會成爲一個領袖人物的。過去在糖廠裏服務的時候，爲了工潮而致於失業，那便是一個絕好的明證呀！

我的辨論剛才終結，獲得了芳姊的首肯，却突然想到我的堂兄敏哥對租界當局是不乏熟人的，於是便站起身來說：

「芳姊，我想去拜托一下我的堂兄，他也許有營救的法子。」

「這很好呀，雙方並進，總比較地可以多一些生路；不過，你不是說過你對於堂兄，早已看穿

了他的爲人嗎？再去落得一個自討沒趣，那……」

「嗯，」我沉吟了。

「再說，他對於士清歸根結底總是沒有好感，你不是雖經告訴過我嗎？所以……」

「這，」我立刻爲他的指示所覺悟了，我感得自己怎麼這時分腦筋會變得個未簡單。

「好吧！聽可亭的回音吧！」我頹然地精神萎靡地說。

五

黃昏，抱着一顆失望的心，我踉蹌地，滿懷悽愴地轉回我的寓處。

布商會的祕書是答應可亭的請求的，不過依他的意見是希望怕不會得多，照此看來，士清是逃不過坐牢的劫運了。——原因是據可亭的調查，士清不但犯着煽動工潮的罪名，而且他還有危害工廠的重大罪名，所以他的坐牢是難以倖免的了。

唉！天哪！一個爲大眾，爲被剝削的勞苦工友伸長正義的人，會不容於這個社會，這又有什麼話好說呢！

不過，暫時我不能多向這方面深思細索，第一我要重獲士清的心，一顆亮入於我的靈魂中

的心，便在經受磨難之後，共同去找光明的道路去。

我在暗黑黑的房間內苦坐了半晌，擱在舖下的那件馬甲，再也沒有心借去完成牠了。

——我一定得去見他一次！我要安慰他，雖經一度自陷的琳，終究是士清的她的，永久烙印着士清的印象的！我要他忍受，不要細餒，我們還有光明的未來。

我跌入深長的自思的領域裡去了。

那位多情的揚州老太太，突然又出見在我的目前了，把我的孤獨的思潮趕走了。

「黃師妹，怎麼樣了？你出去了一整天哪，有法子可以想想嗎？」牠的昏花的眼睛裏，漾出同情的，極度關切的光芒。

「難，恐怕難得很。」

「唉！現在世界，天老爺也沒有眼睛了，你家黃先生這樣的好漢子，好心腸，想不到天老爺偏會不照應他，還有什麼話呢？黃師，妹氣惱是白白的，便是坐牢，也總有出頭的一天哪！」

「是的，老太太，你說得對，一點也不差。」

「那件背心，你今天預備縫好牠嗎？」

「哇！真對不起，譬如店裏不等着要，那我想再緩一兩天，因為我實在太沒有心緒了！」

「不要緊，不要緊，黃師妹，我的孩——會替你去說明的，你放心。」

「謝謝你，老太太，在上海，我是第一次碰到像你這樣真心誠意的老太太，這也算是我的一個幸運。」

「那裏那裏，在上海，大家都是出門人，幫點忙算什麼呢？」她大概爲了我的恭維，而越加博到了榮譽，皺老的嘴角邊，流涎出一絲一絲的笑容來了。

她繼續談了不少的話，全都是安慰我的，這越使我感到在此驕橫欺詐的環境之中，她是個不可多得的老人家了。

這一晚真是個最難受的時刻，昨夜是在胡思亂想中過度，而今夜則在恐怖與慘怛的氛圍中推着遙長的冬夜了。

螢的援助

士清已經被解送入法院去了。

工潮獲得了勉強的解決，大部分工友都一致地慰問過受頭的代表，這在士清的心上，可以獲得了萬分的慰藉吧！

我們已經都絕望了，只有等待判決的明文出來的一法了。

唉！仁慈的天，希望你在未來的時間內，降幸福於這苦難的，能堅忍奮鬥的青年人的身上吧！是士清被捕後的第三天，我和芳姊兩個人苦悶地在房間內呆坐着，爲了要解我的苦悶，她特地開起了收音機，使那喧鬧的，繁擾的交響樂曲的聲浪，布滿了整個房間的空間。我興味索然，只感得反而增長了我的苦痛。——我在這兒享受自由的娛樂的空氣，士清呢？……

我請求芳姊把那收音機的開關扭滅了，我需要冷靜，我甯願在冷靜中捱度心痛欲絕的時刻。

一個在房間門上的剝啄之聲響了起來。

「請進來呀！」芳姊高聲地叫。

門一推開，一個活潑的，摩登的人物便跨了進來。臙脂滿塗的臉上，透起了令人羨愛的笑渦，那是瑩，我立刻急識到。

「瑩，你來了，」我立刻起身，努力把內心的痛苦壓抑着，露出笑，然而這笑在任任何的眼睛裏，都會感覺到是不自然的。

「我沒有騙你，可不是？」

她和芳姊打了個招呼，便輕盈地坐到沙發榻上，和我並着肩，却把頭顱傾斜着，不住地注意於我的面部的表情。

「琳老同學來拜訪你，怎麼不高興呀？」瑩還是小鳥似的伶俐，她的身軀微微地上下顫動着，那件厚駝絨皮領的大衣略了地裹緊了一下。

「密司朱，你還不知道琳妹遭受了天大的不幸呢？」

「什麼？什麼樣的不幸呀？」瑩的眼睛裏，頓時射出了訝異的懷疑的光芒，她的笑渦從雙頰上隱藏去了，牠把我的身軀拉過去，（這在過去是一向如此玩兒的）正對着她的臉膛，「你告

訴你的老同學聽聽呀！怪不得我一進來，便瞧出你是滿腹的心事。」

「瑩！你是我的老同學，」我說：「我們別後的波折太利害了，一時也無從說起，說實話吧！那天遇見你，要不是爲了一件天大的禍事，我當那樣地便和你匆匆分別嗎？」

「唉！廢話且不要說牠，你快告訴我，我是個性急的脾氣，你很清楚的。」

「嗯，……我躊躇了一下，「我的丈夫入獄了。」

「噯！」她大大地震驚了一下，「爲了什麼事呀？你說，也許我對你會有一點幫助。」

「真的嗎？」我敏感到了一種駭異，同時便有悔那次在路上相見，不該不告訴她。

「說了再作道理呀！」

於是我便把士清的不幸的禍殃，作了個報告，末了，我說：

「瑩！你可有什麼法子可幫助我嗎？現在還沒有正式判決，也許還來得及。」

瑩以鄭重的態度點着頭，完全掃除了那付少奶奶式的派頭。

「琳！我實說吧！我的先生是丁且大學法科出身的，他的先生是全上海有名的律師，拜懇他去想法，把罪狀辨輕一下，那至少可以占不少的便宜的。」

「要是你肯幫這一個忙，那琳是決不敢忘記你的大德的。」

「好吧！今天是星期四，他早回家，我馬上托他想法子。不論成功或者失敗，我總會給你個回音。」

「這再好也沒有了。」

瑩等不及彼此訴談別後的一切生活變故，拾起那擱置於粧台上的手皮夾，「琳我回去，大概便可以碰見我的丈夫的，因為時候是差不多了。」

「瑩我還沒有盡一些主客之誼，却便僱着你走，真是！」

「這個話不像是老同學說的，以後日子多得很，我們儘有暢敘的機會呀！」

彷彿鴉事降到了她自己身上一般似的，這位老同學便急急匆匆走下樓房去了。——那盞擱在茶几上的龍井，兀在冒着一圈圈的氳氳之氣呢。

「琳不用着急啦！我看瑩這位少奶奶倒是很熱忱的，大概她的丈夫很有一點來頭的，你想，她怎麼肯一下子便自告奮勇的幫你去設法營救呢？」

「唔，也許是的。」立即我更變了話頭，向芳姊說：

「我想我應當去探望士清一下，那怕手續有多少的麻煩！」

「你預備今天便去嗎？」

「是的，前兩天我已經決定了。」

「那等可亭陪你去，你一個人去是不大妥當的。」

「不，不！」

「別這樣的固執，琳妹，」她竭力地勸着我，說明在這兒大都市中不比內地的衙門，一切門檻不懂得，那處處地方是會碰壁吃虧的。這些，可亭是很明白的，所以還是等他回來再作計較爲是。

我不能再反對她的意見，便沉默不作聲了。

我意識到近來我是很有些變了，彷彿我給什麼魔鬼碰了法術似的，精神是那末的消極與頹長，動作是那末的遲鈍呆拙，甚至連說話也都現得滯澀艱困……唉！我只是個二十多歲的香春的少婦，然而我的靈魂却變得那末的蒼老，彷彿已歷盡了人生所有的甘苦的歷程了。

爲了士清的犯罪，我已停止了三天多的做活，生活費用早已雖見了乾涸，那幾套春季的衣服，都進了當舖，幸而天時離開陽春還有兩個月的光景，暫時可以不必去憂慮這個。

芳姊早已意識到我的生活的貧乏，她幾次要給我以資助，然而我拒絕了，拒絕得那末堅決，我說我應該用自己的力量維護自己的生命，我決不能再像過去似的過寄生蟲的生活，這話自

然不免對於芳姊是有些刺的，但她了解我，並不由此而對我有芥芥，這真是人世間不可多得的好姊妹了。

我悵然地靠在沙發背上，腦中盤旋着這許多思想，久久地沉默着，連鼻息聲也似乎停止了。一般的。

空氣凝靜着，彷彿給寒冷凍結起來的。

二

下午五點多鐘的模樣，室內由芳姊生了個炭盆，便覺得融融然有些暖意了。

這樣痛苦地期待在芳姊的暖室裏，究竟有些什麼意思呢？我真想不透。然而離開她吧，到那兒去呢？回轉自己的寓所，可也別想能做得出多少活，所以索性躺在沙發榻上，讓無情的時間過去。

芳姊給了我一本殘破的封面頁零零落落的罪與罰，想把我的傷感，由於這名著的魔力而減少幾分，但我的夫，我怎麼能看得下去呢？書籍近來彷彿和我絕了緣似的，已往我還有研究文學的夢想，現在，爲了活，我早已沒有了這種情緒了。

在芳姊加進木炭到火盆裏去的時候，一陣熒熒的紅光突然亮了起來，使得那玻璃窗格上也現出了一些淡淡的紅色。

「琳可亭馬上要回來了。」芳姊瞧着粧台上的擺鐘說。

他說今天一定去探望士清——那怕士清爲了記着他的罪惡；所以我想他是會得帶回一些新消息來的。」

「嗯，我想只要可亭開誠布公的說明，一切過去的不幸，那士清不會永遠固執而不知解的。」

「對呀！我也這末想。」

提到曹操，曹操就到。便在我們談話聲中，可亭的鞋聲咕咯着，推進門來了。

我把罪與罰去過一旁目不轉睛地瞧着可亭臉上的表情。

今天他穿的是一件厚呢大衣，墨晶鏡片裏的那雙黑眼珠，顯得深思玄想似的；把皮手套脫下來丟過一旁，便坐到那隻炭火盆的一旁，讓熒熒的炭火爐着他的手背，手心，以及那冰冷的手腕處。芳姊早已把一盞預備好的茶，端到他的跟前。幾口熱茶呷進了喉嚨，加以炭火的溫熱，驅除

了他身上的寒意，他就漸漸地變得活躍了。

他的話匣子還沒有打開。姊却已搶先開了。

「可亭，探望着士清嗎？」

「探望着……」他拖長了個尾音，我猜不出是怎樣的用意。

「他還不至於吃什麼苦嗎？」

「還好，琳」可亭轉向我說：「他消瘦了，頹廢了，假使你一下瞧見了他，那也許吃驚於他的形容蒼瘦，彷彿病後的光景一般呢！」

芳姊聽得有了味道似的，便拖過一條矮凳，貼近了可亭的一旁，希望一種新奇的故事，迅速地從他的嘴巴裏吐露出來。

可亭又呷了口茶，嘔一嘔嘴巴，然後打起了精神說：

「我初去見他的時候，他閉起了眼睛，只裝做不認識我似的。當我再三地喚呼他，以真摯的聲調招呼他，他再也不能機械，便用苦悶的目光，望了一望我，隨即靜靜地點點頭，於是我知道他至少我還有一點友誼存留於他的腦膜之上。乘此機會，便告訴他以我的來意，並且說明琳是如何的找尋他，如何的痛苦與絕望，他沒有一句話，然而從他臉部的表情上，我默察出他是被我的

言語所感動了。

「士清，」我說：「過去是我的錯誤，責任全在我的身上，請你寬宥了琳琳的心，永遠是屬於你的，明天或後天，琳會得上你這兒來的。士清，你把過去我的罪過一筆勾消吧！讓我們重新恢復我們的友誼。」

「他抿着不開口，一直保持着沈默，對於我們過去的那一幕悲劇，他沒有插半句話，然而我知道他的內心是起了變化，一種激盪異常的變化，因為那道點頭諒解的光芒，從他的面部洩漏出來了。」

「我後來走得更貼近他的那扇窗門之外，我以抱憾的目光望着他。」

「士清，我真對不起你，我的甚大的努力，是終於向化了！對於你的官司，我恐怕沒有營救的希望了，因為廠方的老闆非要懲辦你不可啊！」

「聽着這，他的悲忿的目光注視了我一個甚長的時間。」

「我懂得，我能夠忍受，謝謝你！我讓他們宰割我吧！但我相信，終有一天，勝利是操在勞苦大眾的手裏的。」他說，聲音很低微，然而却充滿了沉着的調子。

「我點點頭，隨即說：『士清，你放心，我已經探聽過了，最多也不過一兩年的刑期，要不是廠

方捏造那個你的破壞工廠的證據，那最多不過幾個月的官司罷了。所以，你放心，我絕不會騙你的！」

「我明白，」他說：「我很明白！可亭，我一進此地便準備以忍受來應付任何的苦難。」

「我全放了心，我知道他一點也不消極，他的頰表顛軟，只是肉體上的表見，他的熾熱的心，是依舊活躍着的。」

「開始我再回復到我們之間的那樁不幸的事件上去了，我想琳要去探望他，重復獲得彼此之間心的相互的諒解，同情，慰貼，那我是要先向他再三懇切陳述的。」

「士清，請你忘却了過去我們的悲劇，我懺悔，我請求你原諒了不幸的琳。」

「我早就諒解了。」他出靜地說。

「『早就諒解？』我顯出了甚大的懷疑，我注視着他的枯黃的臉色。」

「『因為我雖經在報上端見過那張廣告。』」

「『噯！你瞧見的嗎？』我幾乎跳了起來，興奮得每根神經都脹粗了。」

「『唔，是的。唔。』他的說話很少，顯然對於這件事情，不願多開什麼口，我是瞧得非常清楚的。我想關於我們之間的那層障翳，最好還是由琳去開解吧，當時我便摸出了一捲鈔票給予他，

並說明刑期判決了，我會再來望他的。然而他却固辭了，那樣的堅決，使我無法要求他收受，因此便只得離開他了。」

「真是個意志剛強的人！」芳姊嘆了口氣說。「在裏邊是處處地方需要依賴錢的神通的
啣！」

「還不是嗎？」可亭點頭說：「然而他那樣的固執，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我默不一言地在一旁聽着，等他們的話聲告一段落的時候，我站起身，軟洋洋地挺了挺腰
肢。

「可亭，明天我上那裏去望他。」

「好的，我陪着你。」

「最好你還是別和我一起見他。」

「這……」可亭沉吟了一下，「也好，那我陪同你到法院去，我不和他會面就是了。」

「好嗎？」

「可亭，營救完全沒有希望了嗎？胡芳姊現在又回候到那回事件上去了。」

「沒有，因為……」

「那方才琳的朋友來過，她說她的丈夫的先生是也許會有些路道的。」

「真的嗎？」

「他方才來過，大概明後天也許會有回音。」

「這好極啦！我們現在的希望，惟一的是減輕他的刑期。樊大律師不肯出力，所以我的努力是得不到什麼好的成就了，這真使我感覺得很難過的。既然別人有辦法，那我虔誠地祝禱他的成功。」

說吧，可亨緩緩地站起身，抽出了根「老球牌」的雪茄，擦地刮上火，濃了地吸了一口，一團白煙向我的處所噴過來，而人就就迂徐地貼近我的面前了。——現在他是那樣的莊重與嚴肅，如同我們過去從未發生過半些情愛的，我感謝天，他挽回了已經墜入陷阱中去的兩顆靈魂了。

「琳」他從衣袋裏掏出那捲鈔票，約摸有五十多元的光景，是中國銀行的簇新的紙票，他慷慨地是獻到我的面前來，「這個，你去給士清吧！你不能推阻，要是像士清一般的拒絕我，那……」

我呆呆地注視了他好一回功夫，我無論如何提不起那隻手，——我怎麼能再收受別人的汗血錢呢？

「拿呀，琳錢是身外之物，你不要瞧得他太重了，我們是好朋友，一些兒的通財之義，稱得了什麼呢？」

我的勇氣鼓動起來，從無言的械鬥之中，我接受了他的資助。

「謝謝你！」我想我無論如何不要用這裏的一個小錢，我將全部給予士清去作獄中的費用。「假使士清固執地不願收受，那我仍歸要還你的。」我說。

「好吧！」可亭傷感地說。「今天你在這兒吃了晚飯再走吧！琳士清已經諒解我們了。」我點了點頭，芳姊站起身，便到樓下去準備晚膳去了。

寒氣兀在不住地撒佈，然而房內的空氣，却益發充作了煖意，面對着這曾經似瘋狂的熱情，問我追求的可亭，我激發了無比的感動。

——可亭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我爲身世淒涼的芳姊慶幸，終究她獲得了一個最滿意的歸宿！

可亭也在以默的目光，注視我的情態，好像有無限的思潮在他的胸頭洶湧着，我想我應該安慰他一下，於是我說：

「可亭，我不會忘記你的善意，過去，我們譬如已經毀滅了吧！」

「是的，琳，我現在時時刻刻在想怎樣贖回我的罪過，士清的不幸，全是我所造就他的，這是我畢生的絕大的憾幸！」

.....

三

想不出瑩倒是個那樣熱腸的人，她還是像過去讀書時代那末當心着我的事情，這真是令人怎樣地感激涕零呀！

便在當天的晚上，我拒絕了居於芳姊的屋中而轉回了孤寂的住所，大約在九點鐘的模樣，芳姊突然陪同了他，衝進我的黑越越的客堂後房間來了。

瑩一進門，衝口便說：

「琳，怎麼你住在這樣的一個地方呀？」

「唔，請坐，真是太糟塌你了！」

「這裏不單單狹小陰暗，而且空氣也太缺少了，唉！這是有損你的健康的。」

「可是這裏却還有一份人間的難過的同情，瑩，你坐坐吧！到這裏來一定有很好的消息吧？」

「是的，否則我也不會要求密司吳陪我上你這兒來了。」

琳妹以無言的悅色，望着我們的臉膛，坐下去，瞧着我的一疊堆在床鋪一角的信札——那是士清在星加坡的時候所寄給我的。我不去阻止她，相反地我感覺到她是應該瞧瞧這些信件的。

營坐下那張硬冷的板凳上，還不肯把她的來意說出嘴來，却兀自喃喃着。

「這地方太糟，琳你的生活太苦了！真想不到，幾年的別離，你竟嚐盡了人間的苦味！」

我知道她的生活是優裕的，（雖然我們還有詳談彼此間別後的狀況）只要從外表的裝束上作推測便可以知道。由此可以測知她的丈夫的家庭經濟狀況，至少不會比狄賓家相差多少的。

我不耐煩她的這種不要不緊的嚙嚙，我握着她的手掌——那隻戴有粗粒金鑽的白嫩的如蔥尖樣的手指，在我的掌心中迸發着一股沸熱的暖意。

「營說吧，你先把正事告訴我，我是怎樣地焦急着你的報道呢！」

「唉，不差，我這個人真是的，差點兒我把到這兒來的主旨却忘記了。不過，琳我的琳，你別躁急，我先告訴你，你得換個地方，暫時可以先到我的家裏去住幾天，讓我們可以彼此相互訴

述別離後的一切悲歡的故事。」

「謝謝你的善意，瑩他還是在校裏的那種脾氣。我不歡喜你也把說的主題丟到後邊去。」

「我告訴你吧！琳琳！她在校裏最歡喜這末樣叫喚我，而我呢，話常常以瑩瑩叫喚她。同學有不少懷疑我們的姊妹，（而且我們彼此又是同姓）呢。」黃先生的事情已經鄭重地托過那位先生了，你放心吧！至少可以減輕一部分的刑期，這不能不稱是個好消息吧？」

「真的？瑩你不是來故意誑騙我的吧？」

「你真是在鬧笑話了，琳據我的丈夫說，他已經托過他的先生，而且把這個事件仔細研究了一番，他們認為減輕的目的，無論如何是達得到的。所以我才一鼓勇氣連夜來告訴你呀！」

「感謝仁慈的天，」我無意識地在胸前劃着個十字，一種虔敬的神色，完全透露到面上來了。

「琳想不到你成了個十足的教徒，什麼時候進的教堂呀？」

「說來太話長了，是我當初出嫁的那一年便受了洗禮。」

「那現在的黃先生是……？」

「你是聰明的人，你不難猜得出我的這幾年的離合悲歡的事態了。」

「喂，」瑩緊皺了皺眉頭，我想她不難猜知我跟狄資離婚的那幕悲劇了。

我的心內的一塊沉重的岩石，似乎給端去了似的，輕鬆了不少，雖然士清不免於受刑，但是由於瑩的加以援助，至少可以少受一些鐵窗生活的痛楚呢。

「琳，我的丈夫很想請你過去敘敘，因為他還沒有認識你呢。」

「唔，好的，過天我會來拜訪你們，同時答謝他的厚意。」

「那麼今天便去，密司吳一同跑一次，我們以後可以時常彼此走動走動，想來你們不會拒絕我的提議吧？」瑩活潑得小鳥似的，轉動着墨黑的眸子，只願向我們的臉上射來掃去。

芳姊一直沒有開口，現在可不能不說話了。她一壁放下看完的信件，抬着頭，一壁却婉辭地說道：

「我一定和琳來拜訪你們，不過今天太晚了……」

「喂，密司吳怕先生等得不耐煩吧？」瑩嘻嘻地說。

芳姊忍不住臉色微紅的，「不，密司李真是個愛笑話的人。」

「瑩，你別開玩笑，我們以後會不止來一次的，也許會來得使你討厭呢！」我說，「不過，今天實在是太晚了！對於你不辭勞悴，黑夜裏跑上我這兒來的好意，真是萬分的過意不去！」

「老同學了，說這個話算什麼呀？」瑩說：「那我要回去了。」站起身，她拉着芳姊的手，「密司吳！我們一同走吧！」

「好的，好的。」

我並不故意地強留她們，——像我這樣寒冷骯髒的地方，配強留人們在這兒談天嗎？她多感受冰冰冷的寒氣，倒過意得去嗎？

送着他們直走出衙門口，在再會聲中，我默默地退回我的寓所裏頭。房間顯得陰沉的，電炬只吝嗇地發射出暗澹的光線，想起士清在失去了自由的暗獄中的生活，淚水便不住地掛下來了。

明天，我非去探望不可，我要把我們的隔膜消除掉，我要報告他的那個喜訊，使他多少可以感得一些安慰。

天，你保祐士清忍受着苦難，平安地度着獄中的生活吧！

探 監

昨天，爲了一種特別的事故，絆纏着可亭，以致準備到法院去探望士清的那個願望，撲了個空，心是不免難過得什麼似的，以致到瑩處去的興趣完全索然了。

其實我近來也太變得孤僻了，相差也不過一個日子，爲什麼便那樣的覺得心緒麻躁，難以甯靜呢？

今天，可亭特地請假了一個鐘頭，從公司裏直奔赴我的住所來，天是寒冷得可以，他的手指都有些僵硬得不如意了。一進門，他便懇切地向我說。

「走吧！琳。」

我正在檢點着一疊當票，冷不防可亭會這麼早便闖了進來，等不及把那些剝人膏血的紙張塞進袋內，便給可亭敏捷地搶了過去。

「什麼呀！」他失神地張大了那對多情的眼珠，「當票，哦，琳你……你，唉！這都是我的罪過，

我的罪過！」他不免歛歛了起來，「給我吧！琳，明天我給你贖出來。」

「不，可亭。我會有力量贖取牠的。」

「琳現在我們已經赤誠地重復燃起了友誼的火燄，難道你還在提防着我們會重新扮演

一幕不幸的悲劇嗎？」

我搖了搖頭說：「不！」

「別再這樣吧……琳，我想不到，唉！真想不到，你是這末樣剛強的一個人物！我愈覺得過去

我的行為太荒唐了！」

「別再提那這話，可亭。」

「好的，走！」

一刻鐘之後我們兩個人投入了那麼建築宏偉的院門之中了。

二

可亭沒有陪同我走向那個拘留的地區，他在另一個地點等待着我。

一個武裝的警士以和善的態度導引我進入那間陽光缺乏的房間，他不大喜歡說話，只用呆木木的眼睛不時向我溜視着。我想，大概可亭已經對於他施行過一點什麼交道，所以他才對

於裝束得萬分樸素的，我並不含有什麼樣的鄙視。

一切的設備，隨處使人感到有些凜凜然的，——真是一個消磨人們意志的所在呀！我不自覺地生起了這個感想。

我爲那個警士指定在一個警區以外駐立着，他說在這兒便可以會見所要探視的人了。

他的身影向裏面消失了，然而有到三分鐘，在他退出來的時候，我瞧見有一條身軀，在隨着他蹣跚地走將出來。我不自禁地如同發見了綠洲似的高叫起來。

「士清，士清！」我想撲過去，然而我的身軀爲一道無情的防堵物所障礙了。熱淚從我的眼眶內滾滾而下，自然悲傷的情緒，此刻是占有了我整個的胸部。我發見他變了，確如可亭所說的，顛軟頹喪，絕不是離別那天的模樣了。他的背微微地佝曲着，我想像一種非法的苦楚，大概他是沒有能夠避免得掉吧？他的睫毛緊緊地狹了起來，那雙陰沉沉的眼珠，沒有露出什麼怨懟的光彩，我知道我們之間的那層隔閡，他大部分是已經消失了吧？

漸漸地他走近我的面前，鎮靜地望着我，那對瞳人連動也不轉動的。

「已經的一切我都明白了，琳！」

「士清」，我的熱淚再也熬不住的交流了，我的喉間似乎給什麼東西哽住的，「我知道你

已經饒恕了我的錯過了。」

「是的，琳」，他顯出完全放棄了過去的惱怒的情緒，「而且我知道你當我失跡之後，你是那樣的忍受着痛楚，在贖回你過去的罪過。」

「那你是完全寬宥了你的琳？」

「……」他深深地點點頭。

我伸進自己的那隻乾燥的右手，握了握他的手掌，心裏如絞裂着一般的，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片刻，我遏止了淚泉的迸流，說道：

「士清，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你會遭受這個不幸。」

「然而，你記住，」他剛烈地說，還是從前的那種神態，「這是光榮的有幸，因為我是爲勞苦的工友而受難，却並不是爲了自己的權利。」

「士清，也許有人可以給你設法減輕刑期呢！」

「那自然是我所企求的。早一天出獄，早一天可以讓我繼續奮鬥，用我的殘餘的精力。」

「是的，士清，在這兒還不至於受到十分不堪的待遇吧？」

「你要明白。我們這國土之內，那一個執法的機關是能提商對犯罪者的優遇呢？」他抿緊了嘴唇皮，現得非常忿忿的樣子。

「……」我的嚙泣又開始了，未見之前的千言萬語，這刻兒早已不知飛向何處去了。

「你……士清，你珍重着你的身子。」

「我懂得，我決不至於會糟塌了自己。」

我知道談話是應當遵守法定的時間的，我已經在這兒消耗了不少的時間，妙在以後可以時時來跟你會面，又何必定要吃他們的逐客令呢？因此，我便掏出了那捲可亭所給予我的鈔幣，對直塞了過去。

「士清，這是可亭的錢，他非要給你不可！」

「可亭這里不是個化錢的地方，要他什麼用呢？既然他一定要給予我，那末你收着吧，弄一些小菜和吃的東西，倒是我所希望的。」

「好的，」我把手縮回來，仍將牠納入我的衣袋之內。

「琳，你走吧！你別爲我而痛苦，過去的不幸，我全忘掉了，我所忘不掉的是這世界上有許多費了汗血依舊吃不飽肚子的可憐的大衆。」

了。

「你的意見我懂得。」我說：「士清，你的精神是偉大的，我慶幸我重復獲得了你的愛。」

「廢話別多說，代我謝一謝楊可亭。」

「你想不想見他呢？」

「不！我知道他一見我便內疼得什麼似的，那又何必相見呢？好在以後還有相見的日子。」

「是的！」

「那你應該走了。」

我也知道多留在這兒，多接觸這些慘淡的景象是沒有意思的，便遵照着他的意志而退去

「回來，琳我忘記了一件事。」

我立刻旋過身去，靠近那座障礙物的跟前。

「什麼事？士清。」

「我的不幸，最好別給媽知道了。」

「我想她老人家並不會知道的。」

「不，報上的消息，難保不傳進故鄉人們的耳目之中。」

「這……」我頓了頓，感到究竟他比我精氣得多，他想得到這些。「那末萬……」

「這也沒有辦法的事，只有希望你寬慰她的一法了。」

「是的，我會得，你放心吧！」

便這樣，我們彼此以點頭作爲分別的教禮，而我便急匆匆地退了出來。

可亭已經候得十分不耐煩了，一瞧見我退出來，便急促地問：

「瞧見嗎？他完全寬恕了我們，可不是嗎？」

「是的，可亭，你想像得一點也不差。」

他顯得寬放了那顆緊繃的心，吁了口氣，我們走出院門，跳上汽車，便轉回了他的家中去了。

三

回轉自己的寓所，心頭帶了一團輕鬆之感，幾天來的愁慘，由於得到了士清的真正的諒解而欣然了。這是我的顛沛的生命史上的一大轉捩點，我怎能不用我的純潔的心來紀念牠呢！

我的焦躁的、悵鬱的心緒是消走了，贖下的是未來的期望——有一天士清能夠安然出獄，光明還是不會在我們的生上歷程上消失去的。

暗澹的燈光上下，我開始拿起了那件幾天來沒有縫過一針的活，針線從我的手裏縫開去，甯靜的心中透起了種種的思潮——從過去想到現在，更從現在想到未來……

現在我預備更用無比的忍受的力量，來接受生活的痛楚，我知道要求未來的光明，應該是從痛楚裏來磨鍊的。

窗外的朔風呼呼地號嘯着，四壁悄然，唉！什麼時候士清能重復投入我的懷抱中呢？我幽幽地語着。

房東老太又進來談了一回的話，牠說的不外是祝禱菩薩有靈，保佑善人的安慰的話，雖然不免在聽覺上感得嘮叨，然而那樣的慈悲心腸，我是深深地體感到的。

瞧我露出那種倦怠的神色時，牠便站起身，提着那個白銅的腳爐，搖擺着肥胖的身軀，「睡吧？黃師母，明天也儘有時光可以縫呢。」這樣，便緩緩地提出房間去了。

「老大，你也睡吧！」把房門關上了，我便脫下衣衫，鑽入很冷的被窩之中。

這一晚我做了個夢，夢裏瞧見我的士清已經刑滿出獄，他拉着我的手，說是逃出這地獄的天堂樂土吧！遠處有光明的地區，有極端自由與平等的世界，那裏的人們互相親愛，絕沒有剝削，壓迫的暴行會表現出來的。我驚異地擁住他的身軀。

「親愛的，那我們趕快逃出這污濁的、冷酷的地土吧！」

我狂吻着他的嘴臉，他那乾瘦蒼白的臉上，立刻展示了一種從心所發的笑容，他拊摸着我的烏黑的長髮。

「琳，我們更生了！我們生活過兩個世界，過去的是黑暗的，未來却是光明的。」

「親愛的，你告訴我你在南洋的生活吧！」

「南洋，只有海是可愛的，唔，海呀……」

我正想聽他陳述那海的可愛的佳景，突然一個重大的聲音，把我的夢境破碎了。我張大了失望的眼，在黑暗裏注聽着樓上的聲息，那是鞋匠們在不知弄着什麼玩兒的。我想罵，但又覺得何必多此一舉呢？

但願我的這個夢境是真實的，我頌禱着。

這一晚是特別的睡得濃酣，直到翌晨的上午十點光景，強烈的陽光，偶而有一兩道透進後房來時，才蘇醒轉來了。

光明的期待

一

今天，十二月四日，是我的期待光明開始的紀念日子。

士清的刑期已經判決了，是一年零二月的有期徒刑，要不是瑩的援助，說不定再加一倍的刑期也是可能的。

唉！一年零兩月，四百二十多天的暗獄生活，能說是一個短短的時間嗎？然而這社會是必需苛罰他受這個罪，有什麼辦法呢？

廠裏的老板也許在暗中大呼倒竈吧？他們的期望——最好活動的份子，永遠失去了生活的自由呢！

我咀咒他們，我想我不單單咀咒地，我應當有暴露他們的罪惡的必要！

下午，芳姊披着灰背大衣，在寒風中來到我的寓所，一開始便把一大包的衣服擲給了我。

「什麼？」

的丈夫，致我的謝忱。

從璧處回轉芳姊的家，却遭遇了一個意外的奇跡，我竟然今碰到那個年老髮花的士清的母親。

這還能說不是意外的萬萬料想不到的奇跡嗎？

事情太湊巧了，當我們回到三樓上的時候，她却正在那兒衝下樓來。我一瞧見她便緊握她的粗糙的乾枯的手。

「媽！怎麼你會找到這兒來的？」

「唉！我急死了，我聽到隔壁的柳阿叔說，清兒出了亂子，當時便急得死去活來哪！」說着，我已擁她進了房間，坐下來，她便接着說：「現在清兒怎麼樣呢？」

「一切都還好。」我安着慰她說。「媽，怎麼你會上這兒來的呢？」

「柳阿叔告訴我，楊可亭是黃士清的好朋友，可亭一定不會不知道這件事情的。虧得他知道楊可亭的住處，當場便抄了個地址給我，所以我才能摸到這兒來呀！」她的惶急的眼睛裏露出了焦急的顏色，又把主題回到士清的身上了。「李小姐，你陪我上監牢去，我非瞧一瞧我的兒子不可！好小姐，你要陪我去的！你一定要！」

「當然，我決計陪你去。」

於是我把士清的不幸的，始末開始向她作了一番細細訴述，當她聽到惟一的愛子判了一年多的刑期時，她不覺放聲慘泣了。

「唉喲！他能夠吃得消嗎？」

「不要緊，他的身體還結實，不致於會病倒的，媽，你放心！」

「那末，今天我便想去瞧他一下。」

「可是時間太晚了，媽，明天去一樣的。」

「唉！」這老人家嘆了口氣，「我以為他在外頭這些時間一定可以發達了，誰知道哪！他竟會碰到這樣的惡運！這也是命該如此，命宮裏犯了牢獄之災。唉！」她若有所思地說：「怪不得幾個算命先生說他犯大難關。」

我想辯證一下，然而這雖然是迷信，却也可以使老人家反轉有了個安慰，所以就終於不去反駁她了。

芳姊預備了些菜餚，請這位十足鄉曲的老婆婆吃一餐飯。可亭爲了有什麼宴會，到八點過後，還沒有他的影子回來呢。

「你忘記了？這是可亭給你贖出來的東西啊！」

我恍然大悟，「謝謝你！」我說，接過手，便把他投到了我的床角裏去。

「琳！你以後決不再要固執不化了，缺少錢，可亭和我決不會吝嗇半個邊的。」她有些埋怨地說。

「我知道了。」

「以後可還要再去當質嗎？琳！你向我發個誓。可亭爲了這，他難過了老半天呢。」

「不。」

「這才對呀！琳！你不想上瑩那兒去走走呢？」

「隨便，走走也好，不過我想今天最好把一件縫工完成了，明天去怎麼樣？」

「那種勞什子別再去做吧！琳！一些生活費用，可亭是決不會至於不能負擔的。」

「可是我……不！」我肯定地拒絕了，我不能夠成爲一條寄生蟲。」

「好，隨你吧！那末，今天晚上你到我那兒去吃晚飯，順便去瞧一次電影。」

「這你只是在增加我的苦痛了。」我埋怨地說。

「爲什麼？爲什麼？」

「在士清沒有恢復自由之前，我是決不會發生這個情與的了！」

「唔！」她給我的回答感動了，默默地弄着那灰背大衣的鈕扣，「琳你真是個奇特的人！我欽佩你，無怪當初可亭要熱戀你了。」

「別再提這些話！」我阻止她說下去。

大概她還有別的正經在等待着她，所以不到幾分鐘，她便跟我辭別了。我是不固留，我願意把做活來消度我的生活。

可亭不大到我的地方來，無疑的，他怕跟我多接觸了，也許會弄得死灰復燃呢。

我但願每日純在平靜的期待中過下去，直到士清出獄的一天。

故鄉沒有半個信息送到上海來，我猜想也許士清的母親並沒有獲得那個不幸的消息呀？天但願這位老衰的太太，沒有得那霹靂樣的惡耗吧！

二

真是不巧得很，誠心誠意地專神去拜訪瑩，結果却撲了個空，她到什麼公館去打牌了，使我和芳姊都發生了一種很不愉快的感受，只有希望明天她不要再離開她的居處，以便早日向她

菜餚是備得相當地豐盛的，然而爲了自己的兒子，在嚐受那悲慘的鉄窗風味，叫她怎麼能吃得下去呢？她僅僅吃了半碗，便放下了筷！再也不能接受這豐美的菜餚的誘惑了。

她要我告訴她士清下獄的詳細的情節，並說要是可以贖罪的話，她甯願把自己的那座僅存的破屋地窖變賣出去；否則要是士清在獄中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她怎麼能見得老祖宗的面呢？

我和芳姊再三地安慰着她，並他入獄的情節，作了個詳盡的報道。

「這是冤枉的，我不能讓他吃沒頭的冤枉官司。」這老婆婆涕流交流的說。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這兒不比別處呀！」我說，「好在士清總有出頭的一天的。」

她無可如何地點着頭，隨即沉倒了泣不可仰的頭顱，致於使我和芳姊也陪了她淌不少的眼淚。

這一晚，士清的母親，住在那間陋室裏，差不多直到天亮，這老人家沒有闔過眼皮。

唉！天地間母子的親愛，有什麼能比得上這個呢？

我不自禁的想起我那不幸的母親來了。

我想：明天得陪她上監房去，然後勸她仍舊回到故鄉。士清的一切，我在上海是可以好好兒

照顧他的，不勞老人家再費心了。

三

今天，從監房處回到寓所中，黃老太太的眼淚一直沒有乾過，因而那雙眼睛益發顯得血紅而昏花了。

「唉！我的孩子全不像從前了，琳好心的姑娘，我怕他也許有病吧？臉黃得像塊蠟。」

「不，不見得，這是貧血的現象，牢獄中的營養太缺少的緣故。」我安慰她說。

「那好吧？」

「不碍，媽，你放心。」

「我其實怎能放得下心呢？」

我簡直再一回答不出什麼話了，我的晶瑩的眼睛，苦苦地盯着這年老髮花的老太，半句沒有下文。

但是，終於我把她勸走了，便在當天的下午四時三十分，我陪她上了火車，在一聲「笛——笛——」的狂鳴聲中，那噴着白霧的怪物，使用無情的速度，將她送回故鄉去了。

「你要時時寫個信給我的母親，安慰安慰這傷心透了的老人家！」

這是士清所再三叮囑的一句話，我不能忘記，我不能使士清常常抱着擔憂的心。

四

人生真如同一個夢境哪！過去我期望到了大都會中，可以有光明的獲取，結果是……

現在，我期望光明是在罪惡的都市之外，那遙遠的風沙迷月的境域之中，可不知將來究竟能得到嗎？我禱祝着，但願未來的光明，不致於成了泡影。

每天或間隔一、二天，除了去探視士清之外，我簡直很少出外，便是芳姊那兒也難得去一次，盪的地方去得更少了。我把那陰暗的房間，作為相同於士清所拘留的監獄，讓我在這裏受盡折磨，也算在良心分了士清的一份痛楚。

芳姊勸了我不知有多少次，也雖來勸過了我兩三回，目的是要我去跟她們同居，不要一個人呆在家裏，弄出毛病來。然而我拒絕了，這當然是有拂盛意，然而我的良心，驅使我不能如此幹。

每一個禮拜，我總有一封書信給士清的母親，除了報告平安外，我便請她老人家珍重自己

的身體，將來總有骨肉團聚的一天。

近幾天已是寒盡春始的季節，氣候不見得有怎樣的暖意，還是酷寒之至。一個人呆坐在暗室之中，而對那縫着千針百孔的衣料，——沒有一件是給予士清的；爲了活，我只能這麼幹。我的因拒芳姊和可亭的資助，而甯可與酷寒奮鬥，換取一份生活的資源，讀我這手記的讀者，想來是會得洞察我的內心的。

直到現在，故鄉的父親處，沒有半點音訊，想來生活不至於會怎麼壞。我想他知道了狄家的家破人亡的凋零之景，或者會了解女兒的苦心之萬一了。

幾回想寫一個信給他，又想托同鄉們帶一個口信給他，——無論他認不認我是他的女兒，——可總缺乏勇氣。我要期待，等士清有出獄的一天，我們在離開這大都會到遙遠的地區之前，不妨去探視他一次。

心是如同止水一般的甯靜了，我的心頭是只有期望的光芒來閃爍着，在黑暗之中亮起一道通紅的光。

長夜漫漫何時旦？

士清，我期待你重入我的胸懷。

什麼都是暫時的。

——惟有水久的真愛！

讓牢獄的劫難，

磨煉你的青春。

將來，有一天，

你的宏願呀，

會如明月似的發生燦爛的光明！

我的三部曲的手記，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了。

等士清出獄，恢復了我們的活躍的生命，那我將有新的手記和親愛的讀者相見。讓我向每個愛我的人行個告別的敬禮。

第三部完

510644

(4)

